

目 录

FEBRUARY 2026

contents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 中国网络文学交流中心（温州）授牌暨
温州大学中国网文国际传播研究院成立4
浙江作家服务营走进温州5
院地合作、馆城融合新模式！
2026“文学迎新音乐会”成功举办6
徐志摩、丰子恺两大名家展在浙江文学馆同期开展 ...8
王蒙文学数字体验馆接入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 ..9
全国青年三行诗大赛颁奖典礼在台州椒江举行9

潮新闻
省作协创联部

浙江文学馆
浙江文学馆
浙江文学馆
椒江区文联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评 论 PINGLUN

- “守望”与“创新”10
纸上湖心亭：一座城与千万个灵魂的温柔相遇16
史诗的肌理，散文的呼吸17
克制与通透18
游移在生命对话间的多角度叙事23

楼倩等
张抗抗
韩石山
谢冕等
王学海

序跋 XUBA

- 《荧光海》序.....26
《琵琶起舞》序.....27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记忆 JIYI

- 高尔基的画册与图片展：重现他的精彩文学人生.....29

印象 YINXIANG

- 孙建江其文其人.....35

谈话 TANHUA

- “莽”进江湖后，想和具体的世界对话..37 烽火戏诸侯 等

闲读 YUEDU

- 山河为证，英雄铸魂.....42
当历史照进山河.....45
人与自然的智性之光.....47
在盐碱地里种下“情感之果”.....49
爱与勇气的代际传承.....51
渡船、命运与故乡的回响.....53
“九问”之答：重访思想史上的任继愈 .55

麦家
赵和平

徐忠友

冰波

许彤
徐闻见
赵莹
陈伟华
郝双双
陈宣蓉
莫婉清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作家园地

ZUOJIAYUANDI

虚构 XUGOU

- 西门螺.....58 楼科敏
小小说两题.....63 钟燕
寻找刘芳.....67 马朝虎

散笔 SANBI

- 彼此的秋天.....72 傅爽
旋涡.....74 孙敏瑛
唱词先生.....79 应辉景
裁缝鲍林德.....82 小路

汉诗 HANSHI

- 从临安到徽州.....85 谢健健
空性六谛（组诗）.....87 徐徐
春天是一种说话的方式（组诗）.....90 李晓春
共用大地的颜色.....93 徐铿
握着一缕秋风.....95 老狼

中国网络文学交流中心（温州）授牌暨 温州大学中国网文国际传播研究院成立

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和出海实验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响应政策号召，温州加速文化“新三样”出海布局。

1月20日，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齐聚瓯越大地，共同见证中国网络文学交流中心（温州）授牌仪式暨温州大学中国网文国际传播研究院成立仪式举办。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指导，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大学联合主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温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承办，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宣传部协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彩莲，温州大学党委书记钱强等出席活动并为研究院揭牌。

“这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对文化‘新三样’乃至全球范围内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对文化业态创新产生引领示范作用。”胡邦胜指出，得益于突出的创作成就、IP视听转化的辐射放大效应、顺畅高效的国际传播渠道建



设，网文、网剧、网游等文化“新三样”已列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这标志着中国的数智文化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他高度肯定了浙江在互联网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航作用。他表示，中国作协将大力推动中国网络文学的国际交流，大力支持温州大学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的建设，相信温州依托8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一定能够实现海外的落地和本土运营，助推浙江和全国文化“新三样”出海迈上新台阶。

“‘中国网文国际传播研究院’这一金字招牌落户温州大学，是对浙江

网络文学工作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叶彤在致辞中表示，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和刚刚闭幕的省两会对推动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出海做出专门部署。浙江是网文出海大省，一批网络文学及影视、网剧、网游转化改编作品从浙江起步，正成为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鲜活样本。这一进程中，温州始终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在“网络文学+”发展上做出生动探索。

叶彤希望，温州大学中国网文国际传播研究院要坚持内容为王、融合赋能、人才优先，持续加大文化“新三样”建设和出海力度，推出彰显中国

精神、浙江韵味和温州气派的精品力作，不断衍生“创作+转化+出海”的全链条，积极探索网络文学国际化传播的实践样本，向世界讲好温州故事、浙江故事和中国故事。

现场还举办了中国网络文学交流中心(温州)授牌仪式、中国(温州)网络文学海外协作中心授牌仪式、中

国网络文学交流中心(温州)与网文平台签约仪式。

启动仪式后，第二届新媒体时代文学生态创作与研究论坛·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暨海外传播论坛在温州大学召开，与会专家代表结合各自经历以及对文化“新三样”发展历程的观察发言，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新

大众文艺”的时代命题，探索创作优秀作品、打造文化品牌的新路径；从文化内涵、产业转化、传播方式等角度切入，聚焦媒介革命背景下空前激烈的文化竞争，勾勒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全新图景，呈现“网络文学+”的无限可能。❏

(潮新闻)

浙江作家服务营走进温州

1月23日-24日，2026年第一期浙江作家服务营走进温州市瓯海区和龙湾区，开展文学服务基层活动，浙江省作协副主席钟求是带队，杭州日报副刊中心编辑李郁葱、《西湖》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李璐、《野草》杂志社编辑赵斐虹、《交通旅游导报》记者谢宝光、《文学港》杂志社编辑王轲玮等参加本次活动。

钟求是在瓯海区图书馆作了题为“文学的出发与修炼”的专题讲座，瓯海区及周边县市100余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活动。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回溯了从平阳昆阳故乡走向全国的文学之路的历程，强调故乡情感是其创作的重要源泉，作家要有宽广的视角，要带着热切的情感，深刻体会自己生活的世界，慢慢扩大视野，站在世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故乡。他结合作品实例，分享了小说创作的心得，提出了“出远方、高站位、挖内心、出新意”的文学



寄语。讲座后还进行了互动与签名赠书环节。

李郁葱以“寻找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为题，在龙湾区图书馆分享了创作感悟。他提出诗意藏在烟火人间的细碎美好中，打破了“诗意只在远方”的认知，强调文学创作要忠于内心、贴近生活，既要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度，也要注重文字的打磨与沉淀，鼓励在场听众尝试以文字定格瞬间，赋予平凡生活以文学温度。

在瓯海区作家作品提升会上，李郁葱、李璐、赵斐虹、谢宝光、王轲玮等5位专家分组与30余位本地创作者开展作品提升交流。围绕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创作门类，从主题结构到细节文字，进行了一对一的精细剖析与指导。作者们表示，此次“问诊”为基层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让自己对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更清晰的方向。❏

(省作协创联部)

院地合作、馆城融合新模式！

2026“文学迎新音乐会”成功举办

1月17日下午，“宋韵双城·向春而歌”2026文学迎新音乐会在浙江文学馆举行。本次活动创新艺术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文化盛宴。它不仅演绎了常山“宋诗之河”的深邃，表达对新年的美好祝愿，更以现代音律为媒，完成了对千年宋韵、浙江文学最青春、最生动的多元演绎！本次音乐会由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音乐学院指导；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中共常山县宣传部主办；常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常山传媒集团承办，活动也到了杭州市作协，西湖区文联、作协以及转塘街道、双浦镇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浙江省作协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朱丽军，浙江音乐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施莹，常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育娟，浙江文学院院长、浙江文学馆馆长程士庆，浙江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纪云飞，浙江省非遗馆馆长郭艺，浙江省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崔砺金，浙江音

乐学院团委书记徐晓昀，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党总支书记叶坚琳，西湖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宋静，浙江文化空间发展公司副总经理陈雄，西湖区双浦镇党委委员冯眉子等领导嘉宾，与浙江音乐学院师生、省作协和浙江文学馆代表、杭州市作协作家及各地读者、在杭青年人才齐聚现场，共赴这场视听盛宴。

下午两点半，音乐会在“宋诗之河”文学旅游线路推介中精彩启幕，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悠悠宋诗古韵和现代音乐交汇的美感，深度感

受常山“宋诗之河”文化品牌的独特魅力。现场，由AI先导片《遇见常山》引导开幕，将台下观众带入一幅古韵新风交融的常山画卷。整场演出以“常山宋诗十二少”IP为主线，改编自宋代诗人曾几、杨万里、辛弃疾、苏轼代表作的现代风格音乐，经由《流觞·诗河寻源》《回响·风骨长吟》《新潮·共赴春歌》三大篇章的徐徐铺展，得到生动演绎。整场音乐会创新和融合了流行、民谣、摇滚与新民乐等多元音乐风格，引人注目的曲目比比皆是：《三衢多碧轩》《宋韵今澜》等



曲目, 饱含浓郁地域风情, 唱出了常山的山水灵秀;《西湖的抒情诗》《常山的宋诗之河》《招贤渡怀古双篇》等诗配乐朗诵, 声情并茂, 勾勒出文脉赓续的古今脉络, 尽显宋韵文化的深沉厚重;萨克斯管重奏《赛马》, 以别样演绎点燃现场激情;《三衢道中》《行香子》等原创佳作, 则为经典注入时代活力。作为此次音乐会的总策划, 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主任王滔分享了创作背后的巧思, “在本次音乐会上, 我参与创作了三首歌曲, 把常山的一些人文景点和文化故事进行了艺术化提炼与现代化转译, 我希望打破传统诗词与观众之间的壁垒, 用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语言, 让千年宋诗从书本里‘走’出来, 让常山的宋韵文化真正‘活’起来。”演出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共鸣。“我觉得今天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文学和音乐去做了一个融合, 跟流行的结合, 同样也有吟诵, 我是学美声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更好去传播宋韵文化也好, 更好的去传播宋诗也好, 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观众柯婧睿直言这场音乐会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音乐会精彩演绎之外, 在浙江文学馆的大厅, “常山宋诗之河”文化主题市集同步开启。市集设有 12 个对应“常山宋诗十二少”的特色摊位, 观众和市民们可通过领取任务手册、逛摊位互动、集齐印章等步骤, 兑换限定主题纪念品。

2023 年开馆以来, 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按照省作协“五大工程”建设目标, 努力建设新时代文学高地, 持续打造“文学四季在浙里”



文学品牌, 创新打造了“中国诗教大会”“文心大讲堂”“江涵读书会”“青年文学之星”“儿童文学嘉年华”“春天请你写首诗”等文学品牌, 其中“文学迎新音乐会”是联合浙江音乐学院和地方共同打造的一台融合诗、乐、曲、舞的文学+音乐盛宴节目, 带领大家在文学海洋里聆听历史的回响, 感受文学的温度, 追溯和致敬那些塑造了我们文化灵魂的文学巨匠以及他们的传世之作, 共同开启文学与音乐的华彩篇章。

本次“宋韵双城·向春而歌”2026 文学迎新音乐会, 既是推动文学+模式创新表达、破圈传播的有力举措, 也是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响应中国作协“馆城融合”和“大文学观”新要求的积极实践, 标志着以文学为核心内容, 携手开启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人才共育、成果共创的新的可能探索。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 9 月 29 日, 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主导的 2025 中国诗教大会系列活动在常山举办, 以文学凝聚时代磅礴之

力, 以诗教接续南孔文化根脉, 以常山“宋诗之河”为纽带, 共同探讨诗教的历史渊源、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让千年诗韵在当代诗教实践中焕发新生;本次文学迎新音乐会, 不仅是一场充满年味的迎新演出, 更是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联合地方探索文学破圈传播、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

“浙江文学馆作为文博场馆, 一直在加强与地方的合作融合, 去年我们把首届中国诗教大会放在常山, 再加上主办这次音乐会, 这也是双方深度合作的一种延续,”浙江文学院院长、浙江文学馆馆长程士庆透露, 未来“常山宋诗十二少”形象将在文学馆宋韵文辉常设展厅展出。古代常山优秀文化遗产和符号, 今日常山对文学工作的重视, 以及常山人民对优质文学资源的渴望, 这三位一体、体现人民性的新时代文学工程, 将通过浙江文学馆这一平台和媒介, 得到广泛传播。■

(浙江文学馆)

徐志摩、丰子恺两大名家展在浙江文学馆同期开展



1月16日，“云游：徐志摩与世界文学的交响”和“永恒的黄金时代——丰子恺文学展”两大展览在浙江文学馆同期开展，为期三个月。其中，“云游：徐志摩与世界文学的交响”展览以徐志摩最后一部诗集《云游》为题，串联起徐志摩的文学人生，通过丰富史料勾勒其往来东西方的行旅轨迹，呈现其对中西文学融合的探索和对中国新诗阵地建设的贡献；“永恒的黄金时代——丰子恺文学展”依循丰子恺“人生三层楼”哲学渐次铺陈，通过书籍、画作、译著等百余件展品，回溯其笔下“童年黄金时代”。双展同期启幕，既是文学经典的当代活化，更是人文精神的深度传递。

值得一提的是，两场展览都设置了精彩的互动环节。在“云游：徐志摩与世界文学的交响”展中，观众可以通过扫码电子屏生成一份《新月报刊》的头版，进行一次跨越百年的诗意对话。

而在“永恒的黄金时代——丰子恺文学展主题展”中，摇一摇丰子恺《护生画集》设计而成幸运转盘，还有机会获得丰子恺画集版画周边。



据悉，两个展览都将持续到4月16日。这个春节，热爱文学的你，不妨暂时栖息，来浙江文学馆进行一次“文化跨年”，与两位先生一起回望精神故乡的渡口。☑

(浙江文学馆)

王蒙文学数字体验馆接入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

日前,王蒙文学数字体验馆在新疆建成开放,并接入落户于浙江文学馆的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该馆以王蒙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边风景》主人公为原型,运用大数据可视化、沉浸式交互影像等

技术,打造 AI 数字人,不仅能讲述王蒙在巴彦岱的生活轶事,还能与观众进行智能对话;AI 图像生成技术将小说中描绘伊犁风情的经典段落,转化为油画、水彩等不同风格的艺术画面,实现了“文学动起来,数据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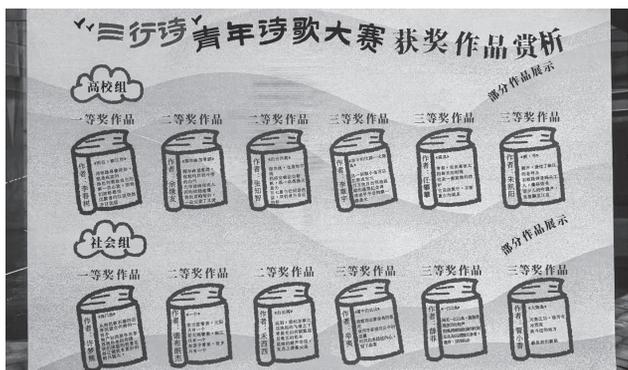
接入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后,该馆相关文学活动数据将不断汇入中心数据库,持续构建多维度的王蒙知识图谱。☑

(浙江文学馆)

全国青年三行诗大赛颁奖典礼 在台州椒江举行

1月31日,“新时代的诗意在椒江”三行诗全国青年诗歌大赛颁奖典礼在台州市椒江区举行。本次活动由《江南》杂志社指导,《江南诗》与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的433位青年诗人积极参与,覆盖了全国68所高校的学子。最终征集到2276首有效诗歌作品。经专家评审,高校组、社会组分别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活动当天还同步启动青年文旅体验官活动,并举行《那时我们正年轻》专题音乐诗会。☑

(椒江区文联 通讯员:张力予)



主持人语 方卫平（主持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11月1日至2日，新童年与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发展交流会暨2025年浙江儿童文学年度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者就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话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本期继续发表会议的部分发言稿，均根据录音整理改定。

“守望”与“创新”

Article- 楼倩 Lou Qian 方卫平 Fang Weiping 黄晨屿 Huang Chenyu 汪芦川 Wang Luchuan



（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
《浙江作家》编辑部联办）

儿童文学之“守望”与“创新”

楼倩

近年，国内童书出版面临了新媒体渠道转型，儿童文学出版一枝独秀的现象不复存在，市场占比从近四成跌至不到两成；另一方面，主题出版和精品出版逐渐成为行业共识，整个童书市场正在经历从“黄金十年”的飙升期转向寻求高质量发展的蜕变期。

童书市场的骤变，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难度。一方面，图书渠道从实体店急速转向线上，并快速更迭至新媒体，使得童书的直接受众少年儿童很难直

接参与选书，购书权完全掌控在家长手上；另一方面，校园阅读过度谨慎，作家与读者在校园面对面的机会越发缩减，诸多优秀现实题材作品难以触达小读者。“功能化阅读”成为新媒体渠道的宠儿，儿童文学的“无用之用”很大程度上不被看见。根据开卷数据显示，畅销书排榜行上，无版权书占据绝对比重，甚至超过80%，原创性强的作家作品正逐渐被低折扣销售的新媒体渠道挤出畅销书行列。短视频娱乐化内容充斥，又在不断挤压少年儿童阅读的时间，消解孩子们的专注力，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市场沃土逐渐消失。

主题图书和精品出版“唯获奖论”的功

利诉求,也在加剧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主题出版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童书市场低迷期的重点和亮点,部分创作者和出版人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从“唯市场论”滑向“唯获奖论”的浮躁。主题出版从初期旨在反映国家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逐渐发展成为涵盖社会、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既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又聚焦民生热点、文化遗产、科技创新等。少儿主题出版结合自身发展特点,找到了“小切口”折射时代的特色,将宏大主题进行童年化书写,进一步拓展儿童文学创作的题材边界,取得了诸多阶段性成果。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游过月亮河》、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额吉的河》等都是少儿主题出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一窝蜂地观照主题创作,也带来“命题写作”的一些弊端,很大一部分主题创作并不能将宏大叙事与少年成长有机融合起来,反而形成一种“架空式写作”。孩子在很多作品中只是作者的“嘴替”,是创作者进行宏大主题叙事的“工具人”,它不是基于童年成长规律的,这样的作品并没有真正地去看见生活,看见童年,是一种非真诚的写作。叙事方式往往采用双线叙事,简单将少儿视角和宏大叙述杂糅,缺乏创新。

出版端亟待重建价值导向与筛选机制。出版社应该摒弃为了冲奖夺杯,将儿童文学的精品出版倒逼成“短平快”的节奏。部分出版单位,为了申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级重要工程项目,不断压缩作家创作周期,使之放弃具有挑战性的“有难度的创作”。部分命题作文,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或革命题材,甚至出现了仅靠历史资料、新闻报道拼凑转化的现象,作品的历史感和真实性无法呈现,读了令人乏味。应当鼓励作家深入生活,细致调研,融入个体化思考,编辑与作家携手站在更为高远的立场看待现实题材,沉淀阅历,将现实思考与文学创作相融合,突显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进一步拓宽“中国式童年”书写路径。

编辑一方面在出版过程中要扮演好“儿童文学守望者”的角色,在图书面向市场、走向读者之前,把好自己的



关。当部分创作者“呕吐式创作”粗制滥造时,编辑不能“捏着鼻子”就把书出了,让一些不符合常识的片段和文字毫无障碍地流向小读者。当创作者面对不熟悉的题材无从下笔时,编辑要给予作家足够的创作周期和探索空间,并陪伴他一同克服困难,寻求突破。创作和出版是一体的,作家和编辑需要共同守护儿童文学的艺术园地。另一方面,新时代的儿童文学编辑还需要能借助人工智能新技术,去化解 AI 写作带来的原创性危机,规避信息爆炸带来的原创盲区。

创作端鼓励一切形式的叙事创新与边界突破。儿童文学虽然是面向青少年的写作,但它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不容“低智化”。无论是题材宽度、叙事手法还是创作边界,艺术表现力的探索是创新的核心。鼓励文体实验和叙事创新,更要锤炼文学语言,追求一种既符合儿童认知特点,又具有文学美感、韵律和表现力的语言,让文字本身成为吸引孩子、滋养心灵的源泉。成人文学作家涉猎儿童文学创作,为儿童文学的书写注入了鲜活能量,带来了别样的面貌。近些年也出现了一批不断拓宽叙事边界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胡永红《上学谣》,以 27 种壮族风貌的物件进行物化叙述,用一种博物志式的叙述创新书写了一名壮族少年与奶奶相依为命、自立成才的故事。

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童年”书写的体裁均衡。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申报作品 725 部,其中小说 310 部,而幼儿文学作品仅有 21 部,更为古老的寓言体裁则只有 5 部。各类体裁发展明显不均衡,也直接导致了最终获奖作品寓言和幼儿文学体裁缺失。专业的、独立的儿童文学评论阵地亟待加强,以犀利、真诚、专业的批评,引导创作、启迪读者,形成创作与评论良性互动的健康生态。

优质的儿童文学,能为人的生命初期打下明亮的精神底色,塑造未来公民的精神品格与审美素养。它的品质,影响着—个社会对未来的想象力和文化温度。从“黄金十年”的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深耕,这是一次必然的转向,也是一次艰难的攀登。

儿童文学的面目

方卫平

当下是儿童文学的“大时代”,创作、出版、阅读一片蓬勃。正是这种繁荣景象,反衬出其对其艺术性“苛求”的必要性。面对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空前繁荣,值得思考的是,在数量庞大的作品背后,儿童文学的艺术面貌是否足够健康?让我们以“面目”—词来审视儿童小说的艺术肌理——儿童文学的“面目”,是一个作品由语言、细节、人物、对话等共同构成的整体文学肌理与艺术气质。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主要谈谈语言问题。

应该看到,当前不少儿童文学作品“面目”模糊、平庸,其根源之一,在于文学语言出了问题。我们的儿童文学,乃至语文教育,正处在一个被“好词好句”轰炸的时代,华丽的修辞和冗长的关联词堆砌,取代了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表达。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持续自我语言复制中,儿童文学领域可能变成一支“自娱自乐”的封闭队伍,其创作无法与时代、读者形成有效的审美对话,甚至可能被远远抛在后面。

当前创作中存在几种典型的语言弊病。

第一种或可称为“公文式写作”。这在今天一些走向偏误的主题创作中尤为典型,其语言表达充满了标准化的宏大词汇和架空句式,看似庄重,实则空洞,抽离了具体的情感和真实的细节,是有才华作者的偷懒写作,或是无才华作者的装腔作势。

第二种是“年龄错位”。儿童文学对特定儿童的表现,应与该年龄儿童的认知、感受方式等保持基本的统一。这种统一的要求看似基本,却要求作家对特定的儿童状态有准确、可靠的把握。现实生活中,一个幼儿不会以青少年或成人的方式感知和讲话,反之亦然。在一些儿童小说中,我们恰恰看到了作家在代入儿童想象过程中的明显错位。例如,一段关于一个七岁女孩心理活动的描绘,充满了“富有魅力”“值得探索”“听凭内心的召唤”等高度成人化、文艺腔的表达,完全脱离了特定年龄儿童真实的认知与表达方式,显得虚假而造作。

第三种是“惯性语言”或是“公共语言”,其描绘乍看上去似乎很通顺,仔细察看和推敲则可发现,其中的词语和句子都是信手拈来的“公共语言”,缺乏创意,自然也缺乏独特、丰厚的情感和思想内涵。这种写作依赖于语言的惯性滑行,无法为读者提供任何新鲜的、具有冲击力的审美体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典作品所展现的语言魅力。以萧平先生《海滨的孩子》中的片段为例,其语言短促、生动,充满天真感与海滨海腥味的地域气息,是真正成熟的文学语言。在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我非常欣赏刘海栖的创作,他的作品语言干净、简洁、生动、幽默,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艺术水准。

好的儿童文学写作是“文学性”与“儿童性”的创造性结合与互塑,一方面需要符合普遍审美经验,即符合艺术规律与文学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具备儿童读者的适切性,内容与表达应契合儿童的认知和情感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幼儿至小学阶段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典型儿童文学写作(不包括青少年文学),应追求四个“更”:—

是“更简练”，如汪曾祺在写作中倡导的那样，让语言干净利落，同时富有节奏感和表达力；二是“更天真”；让文学心灵和语言底色回归儿童本真的好奇、幽默与想象，而非成人的世故与矫饰；三是“更朴拙”；摒弃过度精致和油滑的语言，追求一种憨厚的、有生命质感的味道；使用简洁、短句、生活化的语言风格，而非“好词好句”堆砌与翻译腔；四是“更生活化”；让人物的语言和行为贴近真实的生活逻辑，戒除那种不自觉地“端起来”的演讲腔。同时，注重语言的地方特色与个性表达，避免使用千篇一律的公共话语。

以上批评，并非否定文学风格的多样性，而是针对那种弥漫于创作中的、习焉不察的惯性惰性。我呼吁那些有才华、有理想的作家，从出版的狂欢中沉静下来，慢一点，再慢一点，用心琢磨语言的滋味，精心构筑作品的肌理。唯有如此，儿童文学才能洗去浮华，展现出其应有的、纯正而鲜活的“面目”，从而真正与这个时代的儿童读者建立起深刻而真诚的审美对话。

浙江儿童文学创作题材的“在地性”

黄晨屿

在一项颇受关注的短篇儿童文学赛事中，每年的参赛作品数量可观，其中小说的创作题材却集中于传统文化、少数民族生活、残障疾病儿童成长这三类题材。若将其中两个题材叠加，更近乎成为“王炸获奖公式”，相应的作品频频出现在获奖名单之中。关注此类题材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此大面积的聚集，或许会窄化创作视野，从而让儿童文学创作陷入的一定的误区。那应该如何去拓展创作题材呢？

浙江的儿童文学创作，或可在“在地性”上做进一步的开采和挖掘。这种“在地性”指向的是一种“近水楼台”的特殊性。在当下并不十分理想的出版环境下，这也是值得作家、出版社合力探索的方向和路径之一。



作为浙江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坚持儿童文学创作伦理、追求文学性的同时，可以把笔触更深地扎进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去寻找、去书写那些带着我们浙江独特体温和印记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题材选取，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自觉。它要求我们的作家和出版社，去主动挖掘和构建具有“浙江基因”的选题。之前我们总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冒昧把这句话借来一用——“浙江的就是中国的”。浙江因为其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因素，是拥有非常丰富、广阔的写作资源的。

先举一个令人感到些许遗憾的例子。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而浙江是被日军攻陷较早、侵略时间较长、受战争灾难颇深的省份之一，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除了陈天中的《乘风起》，似乎并没有看到有同等分量的、由浙江作家创作的，或者由浙江专业少儿社出版的，深度讲述发生在浙江这片土地上的相关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事实上，浙江不仅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更拥有像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受降村这样极具历史张力和叙事潜能的写作资源。这些资源不应该只存在于纪念馆和史料里，更应该通过我们作家的生花妙笔，转化为孩子们能够

理解、能够共情的文学世界。真诚地期待在未来抗战胜利 85 周年、90 周年，我们能读到相关根植于浙江大地的、沉甸甸的佳作。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浙江儿童文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恰恰相反，在“在地性”的书写上，我们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精彩的、值得深入探讨的实践。例如，张婴音的“小鱼灯诗路漫游”系列，便巧妙地将“唐诗之路”、浙江文化名人等浙地历史文化这些看似厚重的题材，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幻想形式包裹起来，语言清浅有味，可读性强，真正做到了集趣味性、知识性和文化寻根于一体。例如，吴洲星《紫云英合唱团》的原型就是宁波乡村的一个童声合唱团，其选材相当巧妙。这部作品也成功摘得了“中国好书”等重量级荣誉，这本身就证明了“在地性”的书写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和广泛认可。又如，王轲玮的长篇儿童小说《大山来的小岛主》取材于镇海、凉山“山海协作”成果和本土创新创业实践，讲述彝族手工艺在镇海生根发芽的温情故事，从小切口展现了另一种浙江风貌。再如，梅瑜“双拥题材”的《你好，海鸥班》，灵感来源于大榭岛中学师生与南海赤瓜礁守礁官兵之间延续 37 年、跨越 3000 多公里真实书信往来。作品生动讲述“海鸥班”孩子的成长，也深刻展现了军人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与军民鱼水相依的深厚情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叶萍即将出版的《炒青》为浙江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思路，即紧紧贴着“西湖龙井手工炒制”这一浙江元素的“技术脉络”去书写。我们知道，在纯文学领域，王旭烽老师的“茶人三部曲”已为西湖龙井文化树立了一座高峰。然而，在儿童文学领域，前有徐鲁的《小菊的茶山》写英山云雾茶，后有王一梅的《茶乡少年》写碧螺春、李一《春蕊》写陕西茶文化，却暂未出现深度书写西湖龙井的儿童文学作品。叶萍的《炒青》在书写西湖龙井炒制技艺时，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贴地感”——它不仅仅是“关于茶的故事”，更是“沉浸于制茶技艺之中的成长故事”，它努力把茶的意象、炒制技艺和人生况味三者有机统一了起来。这种对地方特

有技艺的深度聚焦和文学呈现，正是“在地性”书写走向深化的一个攀登与尝试。

综上，浙江儿童文学的“在地书写”，既要有意地回望历史，又要冷静地观察当下，应超越地方元素的简单点缀，走向深度的文化浸润与文学转化。作家们或可利用各自所在片区的地缘优势，通过系统性的实地走访，亲身感受地域的“体温”与“脉搏”；同时，需进行严谨的地方史料与口述史整理，为创作夯实历史与文化的根基。在艺术呈现上，应聚焦地方独有的技艺、风物与精神内核，并善于将厚重的文化题材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幻想、冒险、推理、成长等叙事形式进行巧妙包裹。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从“写浙江的故事”到“以浙江的精神和方式讲故事”的升华，让“浙江基因”成为故事流淌的血液，而非附着的标签，由此打造出既有全人类共通情感，又带着浙江独特气息的，真正属于浙江孩子的，也属于所有孩子的中国故事。

烽火中的童心回响

——2025 年抗战题材儿童小说观察

汪芦川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已迎来数次创作高峰和研究热潮，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的重要分支。抗战胜利 80 周年的历史契机，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界形成了创作与研讨并举的纪念热潮，儿童文学界展现出对历史记忆的自觉传承与艺术探索的集体共识。这一年度的抗战题材儿童文学，不仅在出版规模上呈现出系列化、规模化的特点，更在叙事视角、媒介融合与主题深度上实现了显著突破，标志着此类题材书写进入一个更为成熟与多元的新阶段。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陈天中和吴洲星都在这一年推出了抗战题材的儿童文学新作。陈天中的长篇小说《乘风起》将革命历史与书写当代少年儿童强国梦和航空梦相融合，具有浓重历

史感和时代感与独特的现实意义。吴洲星的《钟声》以“灾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视角，聚焦战争孤岛中的人性光辉。此外，多个出版集团都推出了以抗战为主题的系列长篇。以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例，方冠晴的《二月谣》、李鲁平的《江上谁家少年》、任富亮的《守书人》等作品，分别从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长江流域游击战争、上海“孤岛”文化抗战等不同地域和角度，立体展现了抗战时期儿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成长。在形式上，作家们勇于突破传统边界，如何南的长篇叙事诗《号角》通过“纸质阅读+数字AI+有声悦听”的全媒体模式，打造沉浸式红色阅读体验；马三枣的《芥园花铺》则采用跨文化双视角，同时展现战争对中国普通家庭与日本孤儿的创伤，拓宽了作品的国际视野。围绕《秋月高高照长城》《孩子剧团》等新作举办的系列研讨会，进一步凝聚了创作共识；强调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平衡，坚守儿童视角的主体性，并注重将抗战精神转化为当代儿童可感知的成长力量。

在主题表达上，2025年的作品从以往侧重于前线军事对抗的“英雄叙事”，转向深入挖掘“文化抵抗”这一深沉而坚韧的“第二战线”，从而实现了“叙事转向”。英雄不再仅仅是持枪的小战士，更包括了守护文明火种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乃至所有普通儿童。他们以戏剧、音乐、古籍保护等文化行为作为武器，进行着日常而隐秘的抗争。例如，《守书人》以上海“孤岛”时期抢救珍贵文献的真实历史为蓝本，通过少年阿煦的视角，揭示出守护书籍即是守护民族记忆与文明根脉的深刻主题。这一转向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叙事的内涵，它告诉小读者，抵抗侵略不仅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更存在于对文化根脉的坚守之中，儿童同样可以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文明延续的守护者。

回溯历史，中国抗战儿童文学的叙事范式经历了清晰的嬗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作品构建了以革命理想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英雄叙事”，人物往往承载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功能。进入新世纪，



殷健灵的《1937·少年夏之秋》、黄蓓佳的《野蜂飞舞》等作品逐渐开始凸显战争中的个体创伤与心灵成长，叙事走向人性化与复杂化。2025年的创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致力于实现英雄性与人性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在叙事伦理上，当代作家也展现出更为审慎和成熟的态度。他们不再像早期作品那样，通过“过滤机制”将战争简化为正义与邪恶的对立，或用大团圆结局消解死亡恐惧，而是开始以“留白”“象征”等艺术手法，审慎而克制地呈现战争的复杂性。在尊重儿童心理承受力的前提下，传递出历史的沉重与生命的韧性，这种克制的表达往往比直接描绘暴力更具艺术感染力和思考深度。■

纸上湖心亭： 一座城与千万个灵魂的温柔相遇

——评竹雪芹《谁入钱塘棹雪来》

Article- 张抗抗 Zhang Kangkang

五月，《谁入钱塘棹雪来》出版没多久，就收到雪芹从杭州寄来的书籍。装帧很精美，封面上是一个倒写的“之”字，它既是钱塘江流域的杭州印记，也是深入解读杭州城市的“源代码”。

展读《谁入钱塘棹雪来》，仿佛被一只温柔而笃定的手牵引，缓缓拨开西湖千万年来的烟雨迷雾。这不是一部寻常的游记，也不是一本严肃的地方志，而是一座用文字砌成的、浮于时间之湖的“湖心亭”。人们得以在此暂泊，环顾“绕亭之外皆水，环水之外皆山”的浩瀚历史，更于“太虚一点”的方寸之间，窥见无数灵魂跃动的微光。

作者的笔触，有着女作家特有的细密针脚与绵绵思绪。她写湖心亭，不只于考据它“苏轼立三塔旧址”的源流，更着意于捕捉那一瞬的“风月无边”——张岱的雪、乾隆的碑、徐志摩眼中金银变幻的芦荻晚霞。她将地理坐标，转化为了情感与美学的坐标。

因此，我们看到的贺知章，不仅仅是“浙江省第一状元郎”的标签，而是那个在一步宽竹桥上、前箩挑母后箩挑书的清瘦少年，他的狂放与他的至孝，在此处同根而生。作者让我们明白，一个人的精神气象，早在他生命最初的负重与爱里便已奠定。而释皎然的故事，则更显幽微深邃。从谢清昼到皎然，从一个“误报山花发”的失意士子，到“素舸漫流间”的禅者，其间心灵的困顿、挣扎与超脱，被作者娓娓道来，他的茶禅一味，也因此染上了生

命的苦涩与回甘。

当作者将笔触转向李清照时，那份贯穿全书的、对漂泊灵魂的深切凝视，便达到了一个令人心颤的程度。书中并非仅仅将她作为“婉约词宗”来礼赞，而是以近乎疼惜的笔调，勾勒出她寓居杭州的漫长二十余年——一个惊魂甫定、身心俱疲的“北人”，如何在这座“暖风熏得游人醉”的临安城里，独自咀嚼着国破、家亡、失侣、受骗的百般苦涩。“过眼西湖无一句”，作者让我们看到，杭州之于李清照，并非一个提供慰藉的温柔乡，而是一面映照其人生悲欢与坚守的、清澈而冰冷的湖镜。

作者如一位耐心的绣娘，以时间为丝线，将散落于典籍断章中的生命光点——秦始皇的缆船石、白居易的堤、岳飞的碧血、张岱的雪、高士奇的归隐等一一拾起，绣成一幅气韵生动的“杭州心灵长卷”。作为一位读者，也同是一位写作者，我深深感动于这种“史笔诗心”的融合。这本书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一座城：不是爱它的盛名与标签，而是爱它每一道皱纹里藏着的往事，爱它孕育出的每一个独特生命所绽放的光芒。

《谁入钱塘棹雪来》便是一座纸上的湖心亭。它屹立于覆盖着现代信息的喧嚣之湖中央，为我们提供了一处沉思、感受与怀想的宁静所在。合上书页，你会感到，西湖的月光，从此有了历史的重量；钱塘的潮声，仿佛夹杂着亘古的心跳。这便是一部作品能赋予一座城最珍贵的礼物。☞

史诗的肌理，散文的呼吸

——评竹雪芹《谁入钱塘棹雪来》

Article- 韩石山 Han Shishan

在泛滥着浮光掠影的城市游记与堆砌典故的地方志书写之间，《谁入钱塘棹雪来》带来的，宛若一泓源自历史深处的清泉，以其独特的叙事气韵与宏阔的时空架构，完成了一次对杭州城的“生命史诗”式重构。这部散文集绝非简单的掌故汇编，而是一场以瑰丽想象为舟楫、以严谨考据为罗盘，穿越万年时光隧道的深邃航行。

首先，其最显著的品格，在于一种“史诗性散文”的文体自觉。开篇《取自天神光明之火》，便定下了全书的基调：它将笔触毅然伸向1.7亿年前的侏罗纪，从地壳的裂变、火山的喷发、海侵的律动写起，将西湖与湘湖的洼地，置于宇宙洪荒与生命萌芽的宏大剧场中。作者将地质学的冷峻时间与“火神崇拜”的人文炽热熔于一炉，使得杭州的山水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承载着亿万年记忆、具有自主生命与神格的“主角”。全书从“秦始皇亲赐钱塘名”到“拱宸桥里半点光阴”的线性铺陈，实则在每一篇内部都采用了时空交错的非线性叙事，如同为这座城市绘制了一幅立体的、可呼吸的“精神基因图谱”。

其次，是诗性语言与史家笔法的精妙共生。作者的文字，既有“宝石流霞闺中美人”这般古典意象的凝练与绚烂，又不乏对考古发现（如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理性观照。在描述先民生活时，它超越了史料的枯燥转述，而代之以充满画面感与戏剧张力的场景再现；书中对苏

轼、陆游、李清照等文化巨擘的书写，也非生平罗列，而是紧扣其与杭州地理、情感的血肉联系，捕捉他们在历史瞬间中的心灵悸动与命运回响，让掌故化为了有温度的“心灵史”片段。

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其对杭州文化基因的追索与叩问。“谁入钱塘棹雪来”这一书名本身，便是一个充满寻觅意味的诗意叩问。全书贯穿了对“杭州何以成为杭州”这一核心命题的探寻。它通过“火”与“水”（江、河、湖、海）的二元辩证，揭示了这座城市文明中刚毅（如钱王射潮）与柔美（如西湖烟雨）并存的底层代码；通过“城”与“人”的相互塑造，展现了从大禹到白居易，从岳飞到胡雪岩，历代开拓者、守护者、文人墨客如何将个人的才智、情感与命运，镌刻进城市的肌骨，最终凝聚成一种“人间天堂”的集体理想与生活美学。它写的不仅是历史的杭州，更是观念中的杭州，是中国人关于诗意栖居与文明传承的一个永恒的文化原乡。

《谁入钱塘棹雪来》是一部野心与匠心兼具的厚重之作。它以散文的灵动笔触，承载了史诗的磅礴气魄，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之间找到了一个优雅而稳固的平衡点。它让杭州从无数扁平化的旅游标签中挣脱出来，重新恢复其作为一个伟大生命体的深邃、复杂与辉煌。对于读者而言，阅读此书，不仅是在获取知识，更是在经历一场关于时间、文明与家园的庄严而优美的精神仪式。█

劳作与花开
卢文丽诗集分享会

克制与通透

——评卢文丽《劳作与花开》



Article- 谢冕 Xie Mian 沈苇 Shen Wei 高秀琴 Gao Xiuqin 孙昌建 Sun Changjian

落花时节又逢君



谢冕

(北大中文系教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昨天在上海参加国际诗歌节, 来杭州的路上, 我想起要见许多老朋友, 不由得想起一句唐诗: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今天是卢文丽的新诗集《劳作与花开》首发, 在北京时我读过她的一本旧体诗《只衔花气与多情》, 一年出了 2 本诗集, 我特地过来祝贺她, 与其说我是来杭州开会的, 不如

说是来看朋友的, 看卢文丽、沈苇、潘维, 还有江离等许多老朋友。沈苇就不用说了, 还欠我一碗杂碎汤, 至今未还, 今天听说他当年是因为初恋失败了, 愤而出走新疆, 我也就原谅他了, 失意之人, 难免顾不上这些。

认识卢文丽很久了。我早微信问她, 西湖诗会是哪年? 她说是 1990 年 6 月 12 日, 也就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日子。1990 年的杭州, 八十年代刚结束, 艰难年代刚过去, 那年 6 月, 就在杭州西湖边, 《西湖》杂志举办了“西湖诗船”大奖赛, 我和公刘、昌耀、唐晓渡等几位外地评委都来到了杭州。那次聚会, 像是对八十年代的告别, 也是对九十年代的迎接, 大家感慨颇多。卢文丽作为年轻获奖者

之一，我们为她颁奖，正是六月春尽，花事将了，落花时节又逢君，留下一段美好深刻的印记。转眼三十五年过去了，刚才有人说，卢文丽还是那么年轻，岁月对她似乎无效，是啊，岁月也让大家显得年轻，潘维连皱纹都没有，一头黑发，他平时话少，今天却说了一句：别的东西都不重要。

当年的卢文丽还是个小女孩，诗虽稚嫩，但我们愿意鼓励年轻作者，这一鼓励似乎起了作用，三十五年过去了，她因此成长为今天成就斐然的诗人，不仅写新诗，还写旧体诗，作为当年的评委和颁奖会的见证者，我也算是有一点功劳的。今天她的新诗集出版，我特地来捧场，不仅是为了祝贺，也是为了与朋友们相聚、读诗、喝酒，其他都不重要。潘维如果要向我学，卢文丽如果要向我学，就学学我的健康心态吧，学问我做得不好，这不是谦虚，学我怎么吃喝倒是可以。因为我天生爱玩，晚年又爱吃喝，喝酒也是五花八门，常被笑称像是开“三中全会”、甚至“五中全会”——白酒、黄酒、啤酒、洋酒各种酒掺着喝，这个你们可以学。

卢文丽的诗如今写得不错，旧体诗也写得好。《劳作与花开》我尚未细读，粗略翻看后，有几点印象较为深刻：一是温情，情感丰富，写故乡、亲人、老屋，皆带温度；二是文雅，格调高雅；三是语言精致、凝练。比如“慵懒的池塘 / 长街短巷 / 抒情着旧时光”，将“抒情”化为动词，体现了语言的精炼独特。这就是诗歌的语言，精炼的语言，清新的语言，很雅致，写诗就得惜墨如金，不能乱来。我记得当初读到沈苇的《一个地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但就那么几句我就记住了他：“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短短几行概括出中亚的风情。琢磨卢文丽的诗，你也会发现她有多么爱惜语言。

我近年并没有在讲课，更多的是吃吃喝喝、偶尔读读诗。80年代就有人喊我下课，那时我年轻，偏不下课，顶住了那些惊涛骇浪。现在我已经到了下课的年龄了，我还上什么课？我也用不着靠上课挣钱，我的退休金够用了。大家以为我拿了很多奖，其实我没拿过奖，我都是给别人发的奖，也从不自认为是诗人，人家也不承认我是诗人，我只是一个被遗忘的诗歌爱好者——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曾经写过诗。洪子诚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高秀芹的老师，洪老师在疫情期间翻到我的诗，惊讶于我

曾写了那么多诗，便提议将它们整理出来。于是，高秀芹帮我整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爱简》。这次在上海，赵丽宏把奖颁给了我，那么多中外诗人，偏偏颁给了我那本《爱简》。现在我不上课了，若是大家听到一些话，无非是我在一些会议上偶尔讲的几句对诗歌现象的看法。我说过：一是诗要写得少一点、慢一点、好一点、精一点，这我讲过；二是写诗不必故作深刻，要天真、纯粹，年纪轻轻的，你讲那么深刻的道理干吗？你哪来那么多深沉哲理？你瞒不过我，我懂的比你多，这我讲过。

最近还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福建邵武举办诗会，邀我参加。我是福建人，南宋诗评家严羽也是福建人，我们是老乡，他在南宋评诗，我在当代评诗。主办方提出用AI让我和严羽“对话”，我不懂AI，本想推辞，可他们说严羽等你快一千年了，我便只好对了几句话。我说严羽先生，你是前辈，我是后学，你推崇唐诗、注重性灵，不满宋诗议论过多，我深以为然，而今中国当代诗歌的碎片化、低俗化，同样令我忧虑，特来请教。后来他们做成了视频，并非讲课，只是与AI对谈。

我今天来这儿，主要是来看望文丽，祝贺她的诗集出版。她的诗写得高雅，有格调，语言讲究，这次来，我最重要的就是向她表示祝贺，其他都不重要，大家喝杯酒、品壶茶，就很开心了。很高兴看到浙江文学馆这么漂亮的建筑，这么丰富的展厅，能为卢文丽这样依然年轻的诗人开分享会，我特别高兴，见到这么多朋友我也特别开心。今年是2025年，圣诞将至，马上就是2026年，我借浙江文学馆这方宝地，提前祝各位圣诞快乐、新年平安！

“女人主义”的清丽书写



沈 苇

(诗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

卢文丽这本诗集的特点是温婉、雅致，我们也普遍谈



到她诗歌里的清丽、轻盈，还有抒情性、音乐性等，有些作品有江南韵味的古典意境，有古典溯源的特质。

诗集的名字“劳作与花开”取得挺好，“劳作”与“花开”，既可以理解成并列的动词，也可视为并列的名词，而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为关联——持续劳作，就能让“语言开花”；或者说，为了花开，需要“语言的劳作”。这里的“劳作”不只是土地的耕耘，更代表着诗歌艺术上的不断探索。这部诗集里，有三部分内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关于个人记忆的书写，二是对女性身份的思考，三是大量涉及自然的主题。

先说说个人记忆这部分。里面写了亲情、家族史，还有个人早年的经历和工作记忆。我觉得在家族里面，对文丽影响最大的是外婆和父亲。《千手观音》写心爱的外婆，把千手观音的手和外婆的手联系在一起——外婆的手会绣花、插秧、缝鞋子、腌火腿、包馄饨、铺地砖，是拥有各种才能的手，形象特别饱满、生动。外婆说“只要有一双手，苦日子也会开花”，无意中呼应了诗集的名字。

父亲是军人，对文丽的影响也很大。文丽是长女，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父亲节》有个很生动的细节：父亲家教很严，每次让他们三个走路，譬如去食堂打开水，要像解放军叔叔那样排成一列，能感受到父亲的威严和对纪律的要求。不过父亲后来也有变化，从军人变成了画家。文丽的诗歌写作，某种程度上好像还带点反抗父亲“列队要求”的意味。我觉得她写外婆和父亲的这些内容，其实可以拓展成散文，里面有很多生动有趣的细节，值得细细挖掘。

《清波门》写的是早年第一次看到西湖，想放声大哭的感受，还提到“铁栅栏困住的童年”，里面既有父亲带来的“纪律约束”，也有那个时代留下的生活印记。诗里写“过早地将桂花香 / 理解为忧郁。 / 潮水进行早教， / 以涟漪教会离别……”，在书写早年记忆上，这首诗是成功的，文字和表达都很自然。

关于女性身份的认同。文丽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从她的诗歌作品来看,更像一个“女人主义者”。《女人》《女武神》《现在让我们谈谈爱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我是一个绝对的男女平等主义者,但不反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在今天被妖魔化了,这是不公正的,女权主义主张的身体自主权、反对物化女性、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等,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大多数人大概更喜欢“女人主义”。《女人》中,“她看见灰烬中站着, / 另一个自己 // 左手握着词语, / 右手捧着劫后余生的火种”,这里的“女人主义”很形象,是超越自我、超越性别的,当然也是关于写作的一种自喻。

关于自然主题。文丽恨不得把江南所有的花都写一遍,她写草木花卉、时令节气、花开花落、岁月流变……是诗集占据最大篇幅的。《我得对春天的到来有所准备》写在院子里种樱花、桃花、杏花,其实是借花瓣寓意生命的历程如繁花盛放——不管是写作还是个体生命,都是一个“盛放”的过程,而院子里的这片花丛,也是安放自己灵魂的所在。另外,《清波门》里写到了(长桥公园的)玉兰花,说自己和玉兰花之间有“契约”,从“彼此的争吵”到相互接纳、相互认领,并“彼此珍藏”。写出了生命的和解,也写出了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主客交融状态。

去年4月文丽请我看她写给昌耀先生的大型组诗《时间的玫瑰》,我读后建议改为《荒野与玫瑰》,同时可以写得更大胆、野性一些。《土豆之诗》在这部诗集里是一个意外和另类——它和平时温婉文雅的风格不太一样,写得有力量,也比较大胆:“必须用一把铁锹, / 或一支笔, / 猛力切入生活, / 把土豆从黑暗中拯救。 // 必须像蛇一般, / 蜕去旧皮, / 凭借地面粗糙摩擦力, / 神情专注, / 却不能进食。 // 从底层挖掘隐秘的力量, / 从醒觉中探寻另一个自己。 // 行动吧,在尘土中醒来, / 且闪耀, / 像一颗刚出土的土豆。”“猛力切入生活”也是“猛力切入语言”,体现了“女人主义”的求新求变

这本诗集展现了一位成熟诗人的实力



高秀琴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

今天特别开心能参加文丽的新书发布会,这本诗集真的太美了。其实一开始安排这个活动时我是犹豫的,因为要陪着谢老师赴约,谢老师一直惦记着杭州,惦记着文丽,还有杭州这些年轻诗人,他是真心想来见见大家、鼓励大家。他一辈子太热爱诗歌了,像江离、卢山、潘维这些诗人,他都记着每个人的名字,甚至每一首诗,我真的特别敬佩我的导师。

说到文丽,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却是最深刻的一次。第一次是很多年前,在泸州,一个穿着白衣服的江南姑娘,低调又婉约,没太多交往。第二次是在北大孙绍振先生的研讨会上,她一出现就让人眼前一亮。

昨晚拿到诗集,我连夜品读并做了笔记,虽未完全消化,却有不少真切感悟。谢老师说文丽的诗温情,我却觉得更多情——这份多情,藏在对山河万物的热爱里,四季流转、花叶清风皆可入诗;也藏在对亲友长辈的炽热牵挂中。从诗里,我读到了一个真挚有义、守正创新的文丽。她的文字雅致凝练,不搞口语化,既尊重诗歌,也用自己的创作滋养诗歌。将西湖与杭州的灵韵写进诗行,丰富了当代诗歌的文学空间。

文丽的创作已然成熟,这本诗集尽显实力。诗集中长短诗兼备,长诗《荒野与玫瑰》篇幅达十页,短诗《树的宣言》则寥寥数语,以树喻人,道尽生命的坚韧与尊严。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文丽的诗极具语言功力,字里行间藏着不少警句,比如“无论如何,为了春天和人类,玫瑰奉献了太多”“一切都在来的路上,为你翻山越岭”,这些句子都能单独拿出来,成为当代诗歌的经典警句,要知道现在很多诗歌往往有篇无句,文丽能做到这点特别难得。

祝贺文丽！也感谢能与杭州的各位友人交流学习，盼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谢谢大家！

卢文丽的创作在不断突破



孙昌建

(诗人，浙江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

尊敬的谢老师、陈老师，各位诗人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文学馆参加活动，刚才听了谢冕老师的讲话，我感触很深。20岁那年，我读到谢老师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孙绍振、徐敬亚的同题文章，这“三个崛起”对我们这批写朦胧诗的年轻人是莫大的鼓励。彼时朦胧诗不被待见，正是谢老师的“崛起论”如导航一般，支撑我几十年来未曾离开诗歌。

谢老师刚才说的“写诗要慢一点、好一点、精一点”，还有关于哲理与天真的论述，皆是真知灼见。他与严羽《沧浪诗话》的对话也很有意思，在此祝贺谢老师斩获上海国际诗歌节大奖。

接下来回到今天的主题，谈谈卢文丽的新诗集《劳作与花开》。我和文丽既是老友，也是老同事，同在报业集团，有一阵子在同个楼层办公，平时碰到也不会聊到诗歌什么的，但她的作品一本一本本地出来，我想我是一个见证者，早年她还常和我推敲诗集题名。所以文丽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的确是很“劳作”的，而且这几十年来她在写作上一直在“劳作”，也一直在“花开”，且不吊在一棵树上，你看她写作的姿态是开放的，除了写作新诗，又出版了一本非常漂亮的旧体诗，之前她出版的长篇小说是十年磨一剑，叫《外婆史诗》，然后又写了中短篇小说，在《收获》上也有发表，散文亦有佳作，还有她的诗集还成为我们杭州的城市礼品书。报社也是文人打堆的地方，她能

平衡好本职与创作，着实不易。

第二点印象，关于这部诗集沈苇老师已做过文本细读，我只说三个特点。第一，是把人生的一些经历和阅历写进去了，比如说《邮局女孩》，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曾在杭大邮局工作过，是杭大的学生或者说是文学青年的梦中的这样一个女神，然后她甚至写到了《报人与诗人》，就是这样的两种角色之间如何切换，所以我觉得这本诗集就是说她慢慢地在回顾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和阅历，我觉得这是一个诗人创作源泉之一。第二，写了我们的山水风景，我们浙江的我们杭州的以及我们祖国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卢文丽写西湖、写西溪、写富春江、写余杭那么多，这个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刚才老师当中他们也提到了，特别是我感觉她写家乡的《东阳江》，是一首长诗，她还写了《东阳木雕》《金华火腿》、《蓝印花布》等等，包括刚才提到的写外婆、写父亲等等，题材非常丰富。

第三点，创作不断突破，比如说诗集中最后的一组诗，其实就是去年在杭州参加金砖国家的这个诗会，我跟她一起在现场，说实在我一首也写不出来，但是她写了跟外国诗人的交往，她写了巴西诗人、波斯诗人等一大组，这实际上是有难度的写作，所以我觉得她还是在不断地在发展和突破，且她以往少见的长诗创作，也在这本诗集中有所呈现。

最后，我想讲刚才谢老师谢老讲的，少而精，精而好，我觉得这个要求这个标准对文丽的诗也是适合的。她的诗清丽优雅，是本色流露，其旧体诗集也广受好评。有专家评价，她的旧体诗跳出“老干体”桎梏，诗意盎然，这正得益于她的新诗创作功底。我始终认为，诗心才是最珍贵的。☞

游移在生命对话间的多角度叙事

——评草白小说集《沙漠引路人》

Article- 王学海 Wang Xuehai



《沙漠引路人》书影

当生命化作梦魇去叙事他安身于生存的这个真实世界时，小说作者与叙事，犹似不羁的脸对应多变的天气，它让时间沉淀在作者的创造性中，并让时间的叙事性以活泼繁复与多变的形式，呈现在阅读的后叙事时代，这就是草白和她的小说集《沙漠引路人》，仿佛让阳光和大雨全都落下。

单篇《沙漠引路人》是由小说内推着文本叙述者，对读者做着不一样的“故事说”。都说后叙事时代是一个没有内在性的时代（韩炳哲），但在《沙漠引路人》中，草白以自我介入的内在性与他者主动与无奈的叙事，呈现出了一份生活的矛盾。这样的状态，确与当下一些你也欲读的新书，端起茶杯（或咖啡杯）淡淡一笑，然后一边看书一边想起另外事，实是大相径庭。阅读此篇最深刻的印象，是沙漠与她的四次接触。初次接触的那个夜晚，引出

的关键词是夜晚，冷却的沙地。其内在性，全在凝固了的夜的黑色里。第二次以一个自然的偏又鲜为人知的现象，溺水和溺沙，让沙漠自身的内在性，在人性深处的开掘中，交迭而又奇诡，把沙漠的波纹构建得神秘又色重。沙漠监狱作为第三次的接触，说的是一个男人在此等妻子出狱等了五年，既内涵着历史的真实与谎言成为沙漠的混合体，突显着心的力量不会被沙漏走，又溢出人体生存中人性原初的本真的内在性，与无垠的沙漠遥遥相望，隐喻着生活的苦难有时不可避免，但人性的坚守可以存在。在沙漠这个地理意义上，可说是一种让我们重温人类组成家庭的最早记忆。第四次与沙漠的接触，是拯救真相的错位之说，她和十六岁男孩红柳树边的神奇相逢，既是日常伦理中的一个故事的意外，更是超验与在场的隐性叙说，让人类之情意，做一重新结构。是

友爱共同体的本真联结之状,是男女之躯有时须非欲地共同相望的自身内在性的提示。也许,作者把12篇中短篇小说合集以《沙漠引路人》命名,其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也巧妙地寓意于此。

与之相同的还有《孤岛来的人》。小说讲述孤岛战士的妻子耐不住寂寞的事。“在他回家探亲时,女人又来了,流露出复婚的意思”。但这一刻,孤岛战士“他发现自己竟一点儿也不想了。甚至,他对自己这辈子能不能结婚这件事,也无所谓”。更令人震撼的是,“相反,他更坚定了留在部队的决心。他说,这辈子他从没有在别的地方获得过这种安全感,而在岛上,他找到了那种感觉”的内心叙说。其实,作者在这里的叙说,是让岛与安全感,找到一个一切都是可能的现在时,而这个现在时,敦促读者去思考的是,让它有意识地去理解生活。在人生对待自己的爱中,不是看它有多高多深,而是心灵暖暖的平和而非其他。这也正是爱去升华理想时滋出的怜悯,会让尼采痛恨的缘由。《孤岛来的人》中更有趣的事是,这位其独特安全感的主角的“后来”:他应该是结婚了,他六岁的女儿在上幼儿园;女儿掉进一口枯井,发现时已经晚了;探亲假没结束他就回来了,经常半夜起来爬山,去大海游泳——“后来,他就自己要求回家了”……当不是最后的后来,主人公以快递员的身份站在读者面前,小说的节奏看似和主人公的生活一样无序,恰恰是作者在不可能中,把生活的可能给展现了出来,这正如美国短篇小说理论家查尔斯·E.梅所说的,“真实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小说在日常与世俗间展开了张力,让做梦或遐想中的虚构人物,在叙事的过程中,让他成长为一位逼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而在情节的展开里,又去批判和排斥着现实中已成规律的那些生活的模式。

在大数据的时代,别看人们就这样便捷地在电脑与数据中简单地生活。也别看那些年轻人或在忙碌的往返中,以低头的惯性消费着生活。即使一时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手机与电脑同样不会让烦恼过多地纠缠在他们的生活里。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一种压力正在诉说沉默的背后,膨化地呈现着。《河水漫过堤岸》正是作者以轻松的笔调去叙述沉重的生活之事。那是当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被技术化的社会所融化,靠什么还能让身体具

有它的主体性和精神化?在大数据呈现的繁复多样性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又怎样能在保持自我性中跟上时代,活出它独有的与时代性合拍的多样性来?敏感的作家,往往会在作品中散发感触。《河水漫过堤岸》以轻松的叙述方式去叙事沉重。高建平先生曾在他的《回到未来的中国美学》中,说过一件事:他接待一位外国学者在九寨沟看演出团的演出,结束时,那些外国学者连说精彩,并说:“他们应该到纽约去演出”。高建平在书中质疑说,“为什么演得好,就应该到纽约去演出?”这正如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拼了劲读完大学,就得去外地找工作,而这份工作的“百玲三号”,又让人猜谜似的疑惑万分。当然,纽约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外面的世界,是多一份工作的希望存在。然小说的另一面,岂不是在暗示着我们什么——发展的天地,或许也就在你的身边。自然,生活不可能给你现成的东西,但一个未读完大学,又非常主动地去外地找工作、找希望的人,他能在生活大海中找到什么?其实,换一个审美视角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外部条件的创造是关键之一。同样,女大学生不走出去,就在家乡创业也未尝不可,这当然也得看地方的发展生态。用“未来”两个字再去思考,那么,小说开头作为银行行长的姐夫,昔日叱咤风云,今日身陷囹圄,然在她们探监时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临走递托的纸条却是“泪如泉涌”,强烈的反差中,寓意的真谛又是什么?这恐正是小说家的别一番用意。它在讲述故事外的故事,其实也是一篇回归未来美学的选题。寓意所指,似还可穿越到另一篇小说《离开父亲的家》中去,小说由主人公“我”“决定搬出父母的家”的那个冬天始,是其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时。这一“始”一“时”,一下把小说推向了高峰。而立志想当中学地理老师的“我”,把理想付之现实的当口,也是他人生遭遇大劫之时。幸亏发现得早,也遇到了好心的打扫厕所的阿姨,才躲过一劫。这其中,“我”对父亲情感的叙事,场景中临走想找父亲讨伐(未言说)时又偏偏呈现的父亲对事业的信心,对未来发展中的眼光的独到之处,虽父亲家有二处,又心不示虚面对儿子的状态等等,于我们的阅读过程,有着这一个时代人间缩影的意义。它表达的不是父与子伦理与情感的冲突,而是该时代伴随经济大潮必然或非必然来临的种种,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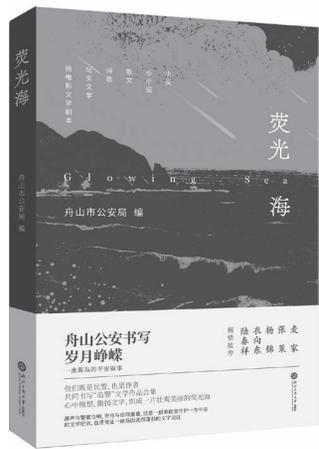
最后呼应前面的“一个冬天，我决定搬出父母的家”的最后，是由叔叔陪同“我”回到父亲生前在家乡为他买的现已呈衰败的大屋中。呼应的深远意义就在于，小说的写作还可让隐含的阅读潜质去刺激又一个更为复杂和具前瞻性的思考。就似在深秋的残余中，你撕碎花朵，让花瓣纷落深埋泥尘，让期待的眼光跳跃到下一个初春的熏光中。叔叔尽管只寥寥几笔，但恰是小说中人物。“我”的寻找、见父之真与车上“我”腹痛之假；父亲的创业，大腹便便与万达广场开业后又一新规划中的突然脑溢血，叔叔回老家养鸭，翻修老屋……随时被故事与情节所激活的这三个人物之间，生命的任意、精神的主动与生活的时空化，使身体在小说中，既有创业中的人的欲望与叙事的互补，更有身体的人的精神主动性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内外双层在小说技巧与人物形象的故事，恰恰是非故事化的美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本启示，以及在文化叙事特征上展开互动的可能性。

虽然《沙漠的引路人》的作者在“自序”中声称，小说集的诞生，有自梦境与迷离而恍惚间，然小说的文本，何以最后呈现的是一个斑驳陆离的世界，是真实生活中的艺术再现，亦是作者“自序”中不可为我们忽视的心声：“因被收进同一本集子里，这些短篇小说之间似乎拥有了某种秘密的联系，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分身。”好一个“分身”，是的，《嚶其鸣矣》以“像藏着一座山谷，可以吞下任何东西”的社会生活形态，让青春的幻想的叙述，复原青年未长成时的情景，让复杂的社会与各种人物的生活形象，在故作模糊处理的手法中，把生活中不易觉察的东西，让小说推到你思想的面前。《新年快乐》，以“死去丈夫的脸，宛如深红色浆果”的新奇象征性手法，把那些看似怪人的奇怪的举措，实证着生活多元的酿造法。那些像电影片段般不断呈现的，即使是你厌烦也还不得不装出笑脸去相迎的那些生活无奈，岁月与世事，就这么煎熬着每一个人，直至有那么一颗心，最终脱去世俗，修成良善，似灯塔般亮起。故新年快乐的寓意，也许正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吉言与寄托。《艰难的一天》本质与上一篇相似，但小说似在说，其实生活本身是艰难的，世上总有比你更艰难的家。《艰难的一天》，最终给读者的不是育训，而是心言：艰难的世道中，会走出平凡的神圣。它

让她走在病榻的儿子身边，每天让心灵的触觉去感应变异的儿子的病相与异音。红和妻子，也是生活中绕不开的艰难。平凡的神圣，本质的指向是顿悟，然这个顿悟并非禅宗所云的顿悟，而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之际的顿悟，所以，“他以为结束的一切，不过刚刚开始”，这恰恰可以使人无所畏惧起来。小说的逼真性与合理性，最后加针对性“三性”合一，也就把日常中的艰难，由平凡转向了精神的神圣。此外，《逐流水》配合时尚，写出故事里的故事，让妈妈买了房而没来得及睡的地方，由她在明白的过程中有了补睡的生活所指。尤其细节描述中的病房里，一个晚上来探望母亲的人，她由愤怒相对而走向平静，更在房屋转让中将利益与撒谎，最后归趋诚实，使短短的小说，瞬间充盈起了社会伦理的价值。由此，《在山上》梦魇般的感觉似更有深刻一面。它跳跃在现实生活祭祀节的山上，跳跃在小孩子与“我”与山野之间的旷达里。又让梦境与白日实景有机地胶合在一起，把小孩的新生与爷爷依旧在山上作为一种代际的隐喻——它从父亲的桥梁上走过，让读者感官的力量，在这个由作者文笔托起的桥面上，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人性的温暖感和血脉之间流畅着无穷的张力感。始知无限丰富的世界，它的支撑正在于不竭的情感。作者在这里把小说的强度加强了。所以，找不到爷爷的墓，实则上就是说，心中的留，才是比地上的墓更为不可殁没。

我们在作家草白的小说叙事中，在她笔下转喻或隐喻的曲折里，透过作者似在诉说的生命诉求与所经验的生活下流露出的忠告，虽时或模糊，时或荒诞，但一抹雾气，便见得着生活的智慧延续，可让理性再度去发现历史延续中的真与美。正若我们身处跨越时代湍急的潮流，小说集《沙漠引路人》，宛若是湍流中为我们踮着脚尖，走过湍流的一块有着沧桑苔痕的卵石。█

《荧光海》序



《荧光海》书影

Article- 麦家 Mai Jia

因为黄蓉的《讷河往事》——一个夺人心魄的故事，据说正在改编电影、网剧——我和公安文学结了缘。这缘是有生命的，像粒种子一样，扎了根，在发芽，在长大，在丰饶，有一种枝繁叶茂的空间拓开来，有一种切实的情感长出来。这则短文是这份情感的滋长，缘故因之变得越发深厚了。有道是，文字在侧，好人不寂寞，恶人不安耽。这是文字的使命，扬善答恶，助人求真、向善、爱美。

《荧光海》是一部向公安干警致敬达意之书。可以不夸张地说，书中所讲述的人和事，是舟山2000多个岛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底座、底盘、基座、保障。这些人和事，倘若没有被这些文字触摸、抵达、照耀，十有八九，将被风吹散，被尘蒙，被遗忘，被丢失。反过来，因为有这些文字——扬扬洒洒数十万字——抵达、触摸、照亮，这些人和事，这些值得纪念歌颂的人和事，将永久记录在册，汇入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深水大河中，润泽一代代人的心田。我们应该感谢记录、书写这些人事的作家们，当然更应该感谢他们笔下的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舟山干警”；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叫“平安舟山”。

马拉梅曾说过，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通往一本书，每本书都是为了通往读它的人。这本书通往了我，准确地说，通过黄蓉通往了我，而我通过它通往了舟山。舟山真是名副其实的群岛啊，有那么多岛屿，2085座；有这么多岛屿，就有这么多警力维系一方平安；有2085方平安啊！这似乎注定我们将读到一本扬扬洒洒的“大书”。这着实是一本大书，不仅字的数目大，文的体裁也多，从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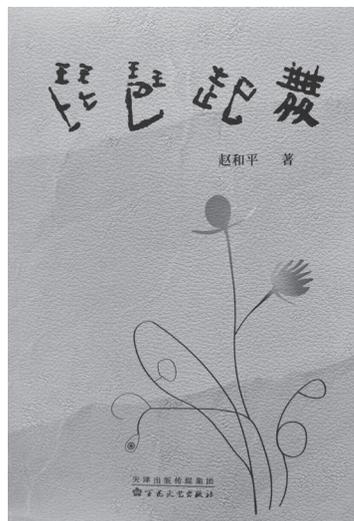
到小小说，从散文到诗歌，从纪实文学到剧本，散文中包括随笔、杂文、书评、影评，诗歌里包括现代诗、旧体诗等。总之，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是个标标准准的“大杂烩”。但就内容言又是纯得很，几乎只有一个声音，就是舟山公安干警最日常的工作生活——日常却并不平常，因为工作中总有无言的付出，付出的随时可能是人最珍贵的东西，乃至生命。

此刻，我想对舟山干警说：有关你们的事现在我了解一些，但并不算太多，而且永远不可能太多。因为你们是底盘，是基座，总是在“冰山下面”，在“雪线之上”，在我的视野之外。你们总是这样，在人迹罕至之处跋涉，在人群之中隐蔽，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在团圆之际不在亲人身边。我们已经习惯如此，仿佛你们生来如此，这是你们的天命。其实，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不，你们和我们不一样，你们把他人平安当作自己使命，把陌生人看作亲人，如春天之于每寸草、每片叶、每朵花一样，把使命看作天命，把付出当作天然。有一种说法，只要你每天都下决心要做个好人，你就是个好人。我猜测，你们一定每天都下决心要做一个保护好的人，所以你们才成为今天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值得我们认识，所以这本书值得我们读，写这本书的人值得我们敬。不知怎么的，我读这本书时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地狱是给坏人准备的，不是给狗，给猫。我不知这是谁说的话？不记得了，只知道，正因为有书中这些人，有灼灼警徽的照耀，坏蛋才下了地狱，人间才有一方平安。☞

《琵琶起舞》序

Article- 赵和平 Zhao Heping



《琵琶起舞》书影

清晨起来，我首先会喝杯温水，伸伸懒腰，做深呼吸，然后绕着院子慢跑，从西区跑到东区。今天不同，刚起床，赵先生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让我给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琵琶起舞》写序。这可不是我擅长的活儿，勉为其难了。

我叫吕梦琳，是赵先生笔下的一个角色，出现在《迎春花》里。其实呀，我是最没资格在此写序的，不是我谦虚，因为集子里的小说，《迎春花》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不像其他几篇，早就有了露面的机会，比如《捡漏》发于《收获》，《一辈子》发于《中国作家》，《角色》发于《上海文学》，《水竹开红花》《琵琶起舞》发于《江南》，等等。

为什么之前我没有机会和您见面呢？原因在赵先生。《迎春花》不到2万字，写写停停，老在琢磨，前后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当时，我干着急，怕赶不上趟儿。现在如愿了，我为能够加入集子感到荣幸。

集子里的小说尽管时间跨度比较大，但我认为还是有吸引力的，里面有什么？我来告诉您。有不一样的爱情、不一样的悬念、不一样的相遇、不一样的悟性。

如果您有兴趣，请允许我选几篇慢慢道来。《捡漏》讲的是“我”在古董市场买到乾隆年间的转心瓶，还是官窑制造，通过鉴定，价值超过千万。一夜间，“我”成了名人，出门要戴墨镜。偶遇初中时暗恋的对象，她风韵不减当年，长发飘逸，大眼睛依旧美丽。多年不见，她很热情，“我们”一起喝酒，她一杯下去就面若桃花，越喝越灿烂，“我”心里的那朵桃花也开出来了，落满地。她是开古董店的，从那以后，“我”经常去她的店里淘古玩，两人走得近，不知不觉成了她店里的常客。“我”捡了古董的漏，她却捡了“我”的漏。您说好玩儿不？

《水竹开红花》讲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地下工作者机智勇敢抗日的故事。离村不远



有日本人的机场。那天飘着细雨，村里突然来了位“伯母”，伯父在上海，新婚“伯母”只身回来，身份不明，很是可疑。“我”妈是地下党，“伯母”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觉。和“我”妈接头儿的是个叔叔。后来这个叔叔被“伯母”给杀了，妈和“我”发现后，报告给了党组织，党组织派人把“伯母”抓走了。不久，日本人的机场被炸。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我”进县公安局工作，妈在地区的一个部门当领导，她要求“我”查清楚“伯母”的真面目，可是九曲十八弯，总是没法儿查清楚，“伯母”老悬在“我”心里。几十年过去，“我”偶尔发现了端倪，终于真相大白，颠覆了之前的一些认识，让“我”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事情是怎样出来的？从一条信息开始，发信息的是刚从警察学院毕业分配到派出所的警察连江，收到信息的是一家制药厂的厂长杜钟。连江让派出所有空儿出去派出一两人。两个人一见面，东拉西扯，后来连江问杜钟有没有做过坏事，认不认识一个女孩儿。杜钟说自己遵纪守法，没有干过坏事，也不认识那个女孩儿。之后，连江又一次把杜钟请到派出所，提到了另外一个小女孩儿的名字。这个女孩儿杜钟认识，她涉嫌刑事犯罪跑了。

沿着这条线索往下探，连江提到的女孩儿是否和杜钟有关系？杜钟会承担刑事责任吗？

《琵琶起舞》中的季宏失去好友吕达，正焦虑间，他收到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一个多月不见你的踪影，很想念，感谢你在那个晚上让我成为女人！季宏没有过这样的艳遇，心想肯定是发错了，想删除，可一不留神按错键，给了她一个没有内容的回复。他立刻接到了这个女孩儿的电话。季宏说：“真不好意思，刚才按错了，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女孩儿坚持说，从语调上听出来了，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季宏要她说出他的名字，女孩儿说你没有告诉过我名字，只给了我这个电话号码。这个女孩儿叫马尾，是一个乐团的小提琴手。他们一个说“我不是你要找的人”，一个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为了搞清楚，两人在茶吧见了面。季宏的确不是她要找的人，电话号码却是他的！故事逐渐推进，马尾因和没有找到的男人有过一夜情而怀孕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季宏该如何面对？恕我卖个关子，这里就不点破了，答案在小说的结尾处。

其他的几篇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叔叔只在不开灯的明天》是一篇有悬疑色彩的小说，我被这篇小说搞得云里雾里，如果您看到一半，能够顺着故事发展的走向找到答案，那证明您的分析能力超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一辈子》《角色》是可以用来琢磨的，人生百态，世事冷暖，万般滋味，皆来自生活。

赵先生让我点评两句《迎春花》，我觉得说不如看，还是请诸位看吧，看我在里面的表现如何，能得到您的认可吗？

是为序。☞



高尔基的画册与图片展：重现他的精彩文学人生

Article- 徐忠友 Xu Zhongyou



回望刚刚过去的 2025 年，在浙江杭州举办的影响较大的活动是中俄文化年系列活动。为增进中俄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2025 年“大师对话”活动以“鲁迅对话高尔基”为主题，回顾两国文化交流的历程，展望未来的合作前景。浙江文学馆在活动中收到了多件珍贵藏品。

鲁迅与高尔基的“大师对话”活动丰富多彩

2025 年是“大师对话·鲁迅与世界文豪”国际交流活动举办的第 12 年。5 月 28 日至 5 月 30 日，由浙江省作家协会、鲁迅文化基金会指导，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院、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主办，杭州市

钱塘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杭州市西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的 2025 “大师对话：鲁迅与高尔基”系列文学活动在浙江杭州成功举行。

其中，5 月 28 日下午，在浙江文学馆一楼多功能厅，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主办、鲁迅文化基金会承办的“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图片展览，用带有立体感的表现手法，全面展示了高尔基伏案写作的珍贵工作照，以及与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豪的合影。那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生动展现了高尔基的创作生涯，还有对高尔基一部部优秀作品的介绍，包括鲁迅评价和翻译高尔基作品等相关内容，可以说丰富多彩，将参观者带入那个风云激荡的文学时代。

当天下午，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高尔基曾孙女、高尔基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佩什科夫·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高尔基



“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图片展前言



高尔基被授予“无产阶级作家”，并担任苏联首任作家协会主席



高尔基的代表作《海燕》介绍

玄孙季莫菲·佩什科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奥莉加·舒甘等嘉宾来到展览现场，并参观了浙江文学馆古代展厅、近现代展厅和其他展厅。他们不时驻足凝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解，体验“穿古装”等互动环节，还对展览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赞赏。

参观结束后，高尔基曾孙女、高尔基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佩什科夫·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高尔基玄孙季莫菲·佩什科夫向浙江文学馆赠送了签名版《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下诺夫哥罗德：围绕博物馆》画册，鲁迅文化基金会也赠送了《2025 故乡杂志》《鲁迅家庭大相簿》等藏品。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物品，寄托着对浙江文学馆的珍贵情谊。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长程士庆也回赠了具有浙江特色和文学魅力的“文学四季”系列品牌产品。以藏品互赠的方式，开启了这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传递中俄文化交流的深厚情谊。

高尔基青少年时期的艰难生活经历

笔者认真参观了“大师对话：鲁迅与高尔基”图片展览，并反复阅读展板上的文字介绍，从中详细了解到高尔基这位苏联（俄罗斯）文学大师苦难的青少年时期和后来走向文学创作的人生经历。

1868年3月28日，高尔基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哥罗德镇一个木工家庭。不幸的是，在他4岁时，父亲便因病去世，他和母亲只好寄居在外祖父家。由于外祖父家并不富裕，高尔基在11岁那年因家庭贫困而辍学。随后，他只能开始独立谋生，曾做过鞋店学徒、搬运工、面包工、码头工人等，这期间饱尝饥饿、残酷压迫与社会歧视，可以说是一段非常辛酸的苦难经历。

人们都说愤怒出诗人。这段难忘的苦难经历，使高尔基深刻洞察社会底层民众的艰难挣扎，也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更为他的作品注入了真实而强烈的现实主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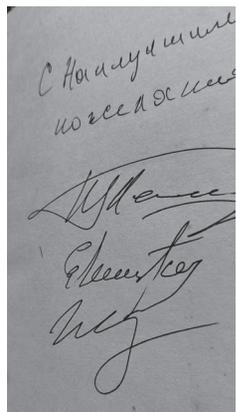
在16岁那年，高尔基离开外祖父家，孤身前往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也就是俄罗斯的重镇喀山，试图进入大学读书。由于他11岁就辍学了，没有上过初中和高中，自然不能进大学学习。但在喀山，他接触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开始参与秘密的革命活动。

没想到在1889年，他因参加秘密革命组织而被捕，获释后行动仍受宪警监视。但他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而是通过自学一些高中和大学的文化课程，特别是在写作方面进步较快，并开始在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

经过几年的努力，高尔基的文学创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892年，



参观展览的中俄嘉宾



高尔基后人的签名

他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笔名(真名叫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正式步入文坛。

这部短篇小说通过茨冈人罗伊科·左巴尔与拉达的悲剧故事,歌颂自由高于生命的永恒主题,展现了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核心特质。作品以草原茨冈部落为背景,以流浪汉题材揭露社会黑暗。小说刻画了骁勇洒脱的罗伊科与孤傲美丽的拉达,他们如“自由的鸟”般反抗世俗束缚,其炽烈性格和悲惨结局充满诗意与力量感。最后,小说的主角罗伊科与拉达因拒绝向彼此臣服而走向毁灭。

作为高尔基的创作起点,这部小说奠定了他对底层人民精神力量的探索基调。通过茨冈民族的野性美和生命激情,向旧世界的奴性发出挑战,为后续《伊则吉尔老婆子》等浪漫主义杰作铺路。这部作品不仅是高尔基的处女作,更

是俄罗斯文学中自由主题的经典表达。

此后他创作了《切尔卡什》《马尔华》等作品,刻画失业工人、流浪汉等底层人物,揭露非人环境对人性的摧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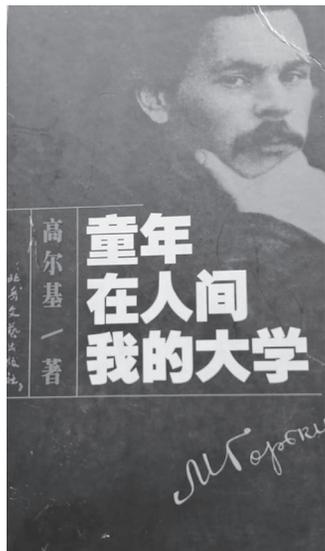
1895年,高尔基又发表了浪漫主义短篇《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等作品,以浪漫主义笔触表达对自由与理想的渴望。《鹰之歌》是高尔基浪漫主义散文诗代表作,通过鹰与蛇的寓言式对话,歌颂自由意志与战斗精神,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旗帜。列宁夫妇曾盛赞其鼓舞作用,工人群体秘密传抄,称其为“战斗的革命诗歌”。

更可喜的是在1898年,他终于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随笔与短篇小说集》,逐渐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

随后,高尔基将创作形式由短篇小说转向戏剧,写出《小市民》《底层》等作品,以犀利笔触揭露社会矛盾,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无产者形象。



高尔基的家族图



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三部曲”



革命意义

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伟大武装起义，它成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也是首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此次革命为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



鲁迅与高尔基“对话”



年轻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高尔基

对很多人来说，影响较大的作品是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这也是他1901年发表的散文诗巅峰之作，诗中以暴风雨中的海燕为象征，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战斗精神，被誉为“俄国革命的战斗宣言”。这首诗曾被选入我国中学的语文课本，像“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等全诗的内容，笔者上中学时可倒背如流，还会高声朗诵，并产生了文学启蒙的作用。有时笔者在活动中、会议上充满激情地朗诵或演讲，也是由此形成的习惯。

可以说，从中国抗战到非洲解放运动，“海燕精神”成为被压迫者的跨时代精神密码。高尔基这部如惊雷撕裂暗夜的诗篇，至今仍在每一场人类精神的暴风雨中回响。

高尔基自己身上，也具有这种“海燕精神”。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他就积极参与起义，反对沙皇统治，并为起义者提供资金与物资，经常亲自走向街头英勇斗争，后因革命失败被迫流亡美国、英国等地。

1906年，高尔基在流亡期间成长篇小说《母亲》。小说以20世纪初俄国沙皇统治下的工人生活为

背景，讲述了普通工人家庭的故事。主人公尼洛夫娜是一位饱受苦难的母亲，她的丈夫米哈伊尔·符拉索夫是工厂钳工，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悲惨死去。儿子巴维尔原本也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但在革命书籍和同伴的影响下，他逐渐觉醒，投身于工人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的领导者。在巴维尔的影响下，母亲尼洛夫娜也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村妇女，逐渐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她积极参与散发传单、组织群众等工作，甚至在儿子被捕后，主动承担起革命重任，深入城乡宣传革命思想。

1908年至1910年，高尔基住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这期间列宁多次去拜访他，高尔基在交谈中多次讲起自己的童年生活，于是有一次列宁真诚地鼓励高尔基说：“您应当把一切都写出来，老朋友，一定要写出来！这一切都是富有极好的教育意义的，极好的！”高尔基回答：“将来有一天，我会写出来……”

1910年，高尔基表示：“我要在我的小说中证实那些有时似乎不可思议的事情和心态。”1913年，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问世，1916年《在人间》出版，1923年的《我的大学》诞生。

高尔基这些作品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塑造了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



高尔基后人向浙江文学馆捐赠画册等珍贵藏品

文学成就了高尔基的辉煌后半生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外流亡的高尔基回到国内，积极投身苏维埃文化建设，并参与创办《世界文学》杂志，致力于整理俄国文学遗产与介绍外国文学。

由于高尔基对“十月革命”中的某些极端现象提出不同意见，他与列宁产生分歧，1921年因健康原因和与当局的矛盾，选择出国疗养，定居意大利。

1928年，在斯大林的邀请下，高尔基再度回国，成为苏联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并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参与推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成为苏联的文学巨匠。

虽然高尔基晚年健康状况不佳，但他仍坚持文学创作，从1925年到1936年，完成了四卷本也是他一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作品以主人公克里姆·萨姆金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展现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俄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萨姆金出生于民粹派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经历俄国社会的动荡与变革，目睹家庭成员因政治斗争遭受迫害。他在外省中学毕业后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求学，其间因参与学潮、接近革命党人多次被宪兵队传讯，但始终未真正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萨姆金成为一名律师助手，与妻子瓦尔瓦拉结婚。他试图在文学界、新闻界发展，却因缺乏坚定信念和行动力，始终未能取得显著成就。1905年革命期间，萨姆金一度被卷入起义行列，却又“无意中”成为告密者；革命失败后，他与妻子分手，迁居多地，甚至短期旅居国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期间，萨姆金始终以旁观者姿态存在，最终在1917年4月列宁返回彼得格勒时，被密集的人群挤倒、践踏而死。

作品通过萨姆金的形象，高尔基揭示了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市侩化、精神空虚与随波逐流，批判了个人主义和缺乏社会责任的生活态度。小说以编年史般的



青年作家高尔基与老一辈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合影

出国休养

1921-1924年，高尔基在柏林生活，后迁至意大利。他通过书信和会见来访者，抵制拉普等团体的排外倾向，团结不同风格作家付出诸多努力。这成为高尔基的做法。



斯大林（右一）等苏联领导人会见高尔基（中）



展览现场

宏大视角，再现了俄国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现象。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逝世，享年68岁。他的文学作品曾被译为71种语言，发行量巨大，对世界文学影响深远。然而，其晚年对斯大林体制的妥协（如为古拉格劳改营辩护）引发争议，部分作品被批评为政治宣传工具。但不可否认，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散文诗《海燕》等，仍是世界文学的经典，展现了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关怀与对自由、正义的永恒追求。

纵观高尔基的文学人生，是一部充满苦难与抗争、理想与追求的奋斗史，也是俄国社会变革的生动见证，他的作品和思想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鲁迅与高尔基都是世界文坛的两座高峰

在浙江文学馆举行的2025“大师对话：当鲁迅遇见高尔基”图片展览的最后一部分，便涉及鲁迅等中国作家与高尔基之间的关系。

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在中国绍兴出生。高尔基于1868年3月28日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哥罗德镇出生，高尔基年长鲁迅13岁半。事实上，两人生前并未见过面，唯一能谈得上有关系的是鲁迅翻译了高尔基

的短文《我的文学修养》、短篇小说《恶魔》以及《俄罗斯的童话》。

令人遗憾的是，在高尔基逝世后的第四天，鲁迅的学生、《译文》杂志主编黄源，将刚买到的德文版《高尔基全集》送给了病中的鲁迅，希望作为鲁迅“日、德文互照”翻译的参考。因此，鲁迅去世前，仍带病坚持校译高尔基的著作。不幸在4个月之后，鲁迅先生也因病在上海溘然长逝，他想翻译《高尔基全集》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两位“文学巨匠”也没能见上一面。

虽然鲁迅与高尔基没有面对面谈论文学的机会，但此前鲁迅通过阅读和翻译高尔基的作品，对高尔基就像一位神交的文坛老朋友一样，多次高度赞誉其文学地位，称高尔基为“‘底层’的代表者，无产阶级作家”，认为其作品深刻反映人民苦难，并直言“高尔基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鲁迅非常推崇高尔基《童年》的价值，特别指出《童年》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因其真实展现底层生存状态与人性光辉，对青年具有思想启蒙意义。

鲁迅与高尔基还有精神共鸣，他强调高尔基“一身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认同其与民众的情感联结及对黑暗社会的批判立场。

同时，鲁迅还拒绝“中国高尔基”的称号，谦称自己仅是“破落户子弟”，但始终将高尔基视为文学标杆，尤其赞赏其对底层命运的书写。

鲁迅与高尔基两位文学大师，虽然分处中苏两国，却共同以笔为刃揭露社会痼疾，呼唤社会的良知，成为20世纪中苏文学照亮民族觉醒的精神灯塔，也被人们誉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两座“高山”。

孙建江其文其人

——由《一念一句》说起

Article- 冰波 Bing Bo



《一念一句》书影

作为同事、朋友，我觉得建江是一个善于深入思考、简练表达的人。他的思考和感悟总是很丰富、很透彻，也很准确。这些思考的结果，有的会变成他撰写理论文章的一部分，有的变成了出版理念，还有的，用也用不完的那一部分，他就写成文学作品。所以，这两本《一念一句·很短又很长》《一念一句·很轻又很重》，和建江的人生气质很契合，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

我和建江相识已超过 40 多年，共同在出版社工作了 20 余年，相互知根知底。

20 世纪 90 年代，建江的文学评论就已经十分出色，他、班马等评论家，一手评论一手创作，他写过很多理论著作，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写童话很勤奋，但我只写童话，直到今天，我

也只写童话，建江对我的童话一直都十分肯定，嘉许颇多。这里面既有评论家对作家的情谊，也有同事之间的情谊。他的学术专著《童话艺术空间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曾对我的童话给予专门分析和评价，让我获益良多。他还给我写过评论、序言，我也给他写过序言之类。

建江的文学评论架构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的。他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非常熟悉，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儿童文学的状况。他关注作家，是长时期的追踪关注，对作家创作路上走过的每一步，都很熟悉。所以，他能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揭示某种文学现象、趋向和潮流，从而提示、督促、鼓励作家的创作。

世纪之交，台北举办“海峡两岸童话学术研讨会”，我和建江一同受邀参加。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传承与超越——论台湾新生代

作家童话创作》。我至今记得，这篇万字长文在台湾儿童文学界引发巨大反响，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均不曾对台湾新生代作家童话创作进行过整体研究。可谓开风气之先，被台湾友人誉为大陆研究台湾儿童文学第一人。

二

建江创作的时间也比较早。著有《美食家狩猎》《树上的风铃》《见过世面的老鼠》等几十种作品，他的寓言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不过我总觉得，他的理论批评太强了，他理论家的光芒盖过了他作家的身份。

他写理论文章、写评论洋洋洒洒，但平时说话，常常说短句，且用词精准，这一点投射到他创作中，有许多具体表现。

比如，微童话。我和曾担任浙江省文学院院长的盛子潮是小学同学，子潮是评论家，那时候，他童心大发，和我一起来写微童话。建江十分关注微童话，发现新人，点评微童话，看得出，他很喜欢这种微缩的写作方式，一叶知秋，他由此看见了“微”和“童话”之间的关系，看见了童话写作中关于角色描写、文章结构、主题等方面的问题，让人很是佩服。

那时他玩微博，微博规定每则文字（包括标点）不能超过140字。他就写素描式作家微印象，这些人物素描，字字推敲，句句中肯，幽默风趣，形象逼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欢乐。他写过任溶溶、孙幼军、金波、林焕彰、张之路、董宏猷、桂文亚、刘海栖、白冰、方素珍、管家琪、徐鲁、汤素兰等几十位作家。

他这样写我：“冰波。杭州人。左手西湖右手西溪。水汽氤氲。抒情派童话领袖。屡获大奖。电脑高手。超级玩家。绝顶聪明。乃不多见才子。奇妙复合之体。作品可清丽柔美亦可风趣幽默。为人慷慨大方。为文斤斤计较。好友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职场中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中年大病。九死一生。彻悟要做回完全的自己。赞。”

但凡认识我的人看后都认为这140字实在精准、生动、传神，建江太了解我了。

三

然而，在建江那里，微童话和微评论都不是“微”的尽头，他还有更短的微寓言——只有一句话。《一念一句》达到了“微”的顶峰。微中见趣味，微中寓哲思，微中有审美。微空间，大境界。

建江的“微”背后，有着长时间的积累和长时间的思考。化繁复为极简，追求极简中的博大，极简中的反讽，极简中的深刻。这是他创作路上的自觉追求和选择。比如《一念一句》中《针眼》所写：“真不是我小家子气，阁下您总听说过‘大而无当’吧。”这里，有“小”和“大”，有“自负”和“反讽”，有“日常”与“深刻”。

“一念”的“念”，自然有“灵感”的意味。不过，这个灵感我认为不光是创作上的灵感，而是建江人生智慧的灵感。建江在生活中就很智慧、通透，他看待人和事的角度常常是多维的，他能在多角度、丰富、繁复中提炼出简单，让人读出复杂过后的平静、庞大之中的细微、感性中的理性、平凡中的非凡。我可以想象，有这样的场景：他在回味人生中写着，把心中要说的话变成具有图像、情感、哲思的几行字。那种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的写作状态，既是生动的，也是机智的，更是快意的。我来读几则我很喜欢的作品。

《橡皮擦》：不好意思，有些痕迹是永远擦不掉的。

《矛和盾》：我们给世界带来平衡，自己却成了冤家对头。

《测谎仪》：骗子高手：嘿嘿，知道测不准定律吗？

《坐垫》：只要暖和，管他和什么亲近。

《穿山甲》：严正抗议：隧道挖掘机为何无视我的存在？！

《拔河》：人生辩证法：很多时候，向后反而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盆景》：完全同意“浓缩就是精华”这一著名论断，所以嘛，容我弱弱地问一句：那其他风景还有必要存在吗？

……

大千世界尽在一句话中。

最后，我借用建江的人生辩证法，总结一句：很多时候，写短了反而是精品。■

“莽”进江湖后，想和具体的世界对话

Article- 烽火戏诸侯 Fenghuo Xizuhou 李强 Li Qiang 何岩 He Yan

我们那一代网络作家都是“莽”出来的

何岩：你为什么给自己取笔名叫“烽火戏诸侯”？

烽火戏诸侯：我小学三四年级看《东周列国志》，对里面“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印象深刻。那时把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着看，也看不太懂，但还是看得如痴如醉的。

李强：有很多读者比较好奇你的家庭氛围和阅读经历。

烽火戏诸侯：我是从山沟沟走出来的，从小就爱读书。

李强：我看到你在很多访谈里提到，当时你的大学辅导员还支持你出来写作？

烽火戏诸侯：我还是挺感谢那位辅导员的，他不仅帮我和父母沟通，同时也在校园内强调了我是个个例，不值得过度推崇和推广。

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好，非常理性。很多时候，我受邀去讲课时，也持这种态度。我们这个行业的进入门槛确实低，但正因为门槛低，竞争异常激烈。

李强：我现在也担任辅导员工作，带的学生中也有热爱网文创作的。

烽火戏诸侯：也是中文系的吗？

李强：对。实际上，我们专业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擅长创作。

烽火戏诸侯：你们并非不会写作，而是对文字的要求过高，自我设限非常严重。我曾和猫腻交流，他这两年写作不多，我觉得很奇怪。聊过之后我才发现问题所在。我说：“老猫，你现在完全是在对标托尔斯泰，那你告诉我，你还怎么写网文？”

对于网文创作者来说，其实可以适当把标准往下拉一拉。中文系的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是很深的，他们知道最好的作品对世界的



《剑来》书影

呈现方式是怎样的，知道作家如何去开掘人性的深度。但当他自己下笔去写的时候，会非常尴尬，始终不满意，一直被自我否定所笼罩。但是我们那一代网络作家都是“莽”出来的，我们哪管这些，先写出来再说。

对于都市文没有野心，只有信心

李强：你应该是“年少成名”的网络作家了，这个经历让人羡慕，这些作品中自己最喜欢和不太喜欢的有哪些？

烽火戏诸侯：我20岁的时候写《极品公子》，23岁写《陈二狗的妖孽人生》，26岁写《雪中悍刀行》。30岁出头开始写《剑来》，大致的创作脉络就是这样。中间有个人非常喜欢的《宗教裁判所》和《仙人下凡》，也有不太喜欢的《老子是癞蛤蟆》。

李强：你的成名作是都市类小说，后来却没再写这个类型了，还关注它的发展吗？

烽火戏诸侯：我对都市文已经没有野心了，只有信心。你们可能还不清楚，我最红的作品不是《雪中悍刀行》

《剑来》，而是《极品公子》。只谈商业成绩的话，包括后面的《陈二狗的妖孽人生》也是走下坡路的作品。我之前和朋友开玩笑说，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巅峰，之后都是在走下坡路。我就是靠着《剑来》强行往上拔一拔。

李强：你自己总结过受欢迎的原因吗？

烽火戏诸侯：时代吧。那个时代，大家都疯狂地涌入网络小说这个新鲜的领域。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整个学校只有两种娱乐活动，一个是打游戏，一个是看网络小说。如果这时突然出现了一本《极品公子》这样的爽文，大家没得挑。

李强：这部小说对你的写作生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烽火戏诸侯：一方面它证明了写小说能够养活自己，极大地增强了我对写作的信心。想象一下，一个人二十多岁写的作品，就已经是“小白文教科书”了。我记得在大二的时候开始写《极品公子》，第一个月的稿费就有一万块。那是2005年，一个大学生能通过文学创作养活自己，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职业选择了。另一方面是有了比较好的商业成绩做铺垫之后，你才有资格、有底气去追求更高的纯粹的文学性。

李强：到了《陈二狗的妖孽人生》这个节点，你就清楚自己能靠写作为生了。

烽火戏诸侯：不仅是靠写作为生，而且还能取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口碑。哪怕是一直到了《雪中悍刀行》《剑来》，我都非常想证明一件事，让我所有的读者不会因为看我的作品而感到羞耻。

不仅仅是文字，还包括一种文气

李强：《剑来》写到1300万字，从2017年9月到现在有八年了，但实际上每一章的质量应该要求都挺高，每天坐在电脑前强度也相当大。

烽火戏诸侯：平均下来，写得不算快，但也不慢。我

记得写得最多的一年，一年内更新了260万字。

李强：这一年写得已经相当于一部网文大长篇了。

烽火戏诸侯：当然到后面速度会放缓，但平均每天还是有三四千字。写《剑来》对我来说几乎没有遇到过瓶颈，没有被某个大情节卡住的经历，这对我来说也像一个奇迹。即使在写《雪中悍刀行》的时候也经常出现卡顿。《雪中悍刀行》“断更”不是由于生活或事务上的阻碍，而是被故事中的某个情节所困。但《剑来》“断更”更多的是因为一些难以推脱的会议或其他事务。

李强：“没有卡顿”的原因是什么呢？考虑到你的“前科”，这个结果太难得了。

烽火戏诸侯：我认为《剑来》中包含了许多类似“夫子自道”的内容，在输出这些内容时，肯定会遇到很多反弹，因为这些内容对故事的推进构成了巨大障碍，有时甚至是在挑衅读者。这正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天然的偏差，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位作者，尤其是在网文圈子里，有人能够非常完美地调和这种矛盾。如果我们默认这个前提，那么就要做好取舍。你得问清楚自己写这本小说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或者是为网络文学经典化作出贡献？抑或是仅仅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一开始不要考虑如何兼容，你只能做出唯一的选择。

李强：那写《剑来》的初衷呢？

烽火戏诸侯：我还是想和这个世界说说话。一旦你做出了选择，就是要付出代价的。既然如此，就开心地接受代价吧。

李强：《剑来》开头道理确实有点多，虽然我理解这里面有很多想法要表达，在阅读体验方面好像有一些影响。

烽火戏诸侯：我知道写作时道理讲得少一点，或者写得含蓄一点，能使读者的阅读体验更为顺畅，可能成绩会更好一点，读者的批评会更少一点。我写网络小说二十年了，对读者的喜好了如指掌。许多“文青”作者的尴尬之处在于他们以为自己输出的内容都是读者喜欢的。但

我清楚哪些内容和元素是读者一定会喜欢的，哪些是一定会反感的。但是为了让自己兴奋起来，我是要去写一些特定的内容。

每部作品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文字，还包括一种文气。我希望读者能够读其书而想见其人。

作者的“理想国”与“文学花园”

何岩：在一次讲座当中，你提炼了网络小说写作的几个关键词，包括文学性、故事性、世界观、志书，能谈一谈这几个词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吗？

烽火戏诸侯：故事性无疑是网络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

何岩：好的故事才能吸引读者阅读、消费。

烽火戏诸侯：读者看网络小说是追求爽点的，爽点就在于故事的推进。故事性能决定读者的数量有多少，渗透率有多高。但是，文学性决定了作品的上限有多高。

关于世界观的探讨，在以往的网络文学研究中似乎有所忽视。许多头部作品在网络文学中孜孜不倦地追求世界观的构建，这是一个普遍存在但又常被忽略的方面。之前的讨论往往过于侧重于故事性和娱乐性，比如“爽”。但其实不只是这样的，《雪中悍刀行》《剑来》也展示了对世界观的深入探讨。可能学者认为现有的讨论还不够充分，还是不够深入，但我们一直在这一方向上努力。

何岩：你说的世界观好像还不单单指的是作品的世界观，还包括作者的世界观？

烽火戏诸侯：其实就是如何打通作者和现实世界，如何建立一种联系。

李强：是作者的理想世界、可能世界。

烽火戏诸侯：许多西方作家都拥有他们心中理想化的“文学花园”。花园里种植的树木和花朵，都反映了他们基本的诉求。这是一个非常私密性的领域，需要读者去深入探索。我认为评论家需要将他们的诉求和观点解读出来。

李强：大家说的“世界观”其实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传统的“三观”里的世界观，一种是文艺作品中的世界设定、世界架构。在传统文学批评中，这都被视为思想性的表现，虚构一个世界也是为了折射某种现实。但探索一个世界，想象一种可能世界，这本来也是文学的乐趣吧？

烽火戏诸侯：很多评论对这个问题轻描淡写，几笔带过。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不同的作者是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构建他们的“文学花园”和“理想国”的，这很重要。

李强：《剑来》的世界庞大而复杂，这个“世界观”想写出什么样的世界观？你心中理想的“文学花园”是怎样的？

烽火戏诸侯：《剑来》的世界想要讲好人性和神性的关系。我心目中的文学花园是：每一个漂亮的句子、讲通顺了的道理、经典人物等等，都是文字组成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

网文作者最后要做的事就是“反潮流”

何岩：你提炼的关键词里的“志书”呢？意味着什么？

烽火戏诸侯：至于“志书”，也有独特的含义。可能作品并不记录当代的情况，但也表明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某些地方乡俗、文化氛围等等确实存在。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看几本地方志。这些地方志有一种隐性的记录，那就是社会的基本情绪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十年前，奋斗是网络文学最大的流行主题。如果你不谈论奋斗，读者就看不下去。在奋斗的过程中，无论吃再多的苦，读者都认为没有问题。但现在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不能只讨论那些宏大的奋斗。现在的年轻人都说：“你不要给我画饼！”

李强：但实际上在小说中“画”了很多小“饼”，哪怕掰一点下来，也要让读者吃到。

烽火戏诸侯：当然，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考量。反过来

说，网络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能允许每个阶段都存在一些特例。只要作品的文学性和故事性足够出色，那么这些特例就不是问题。我们网文作者最后要做的事就是“反潮流”，核心价值观在十年、二十年后仍能不过时。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不读武侠了？好像只是故事和人物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作品中的一些价值观，比如关于婚姻的观念等等，现在的“90后”“00后”往往已经难以接受了。

李强：你认为自己的读者是怎样的呢？二十年下来，你的读者应该涵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和观念的人。你靠什么办法让他们成为你的铁杆读者？因为一路过来，“挖坑不填”的时候还是有点多啊。

烽火戏诸侯：你要培养和引导他们，你要教读者如何阅读，而不是让读者教你如何写书。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装的话，但实际上你得通过很多的技术努力，包括设计反转来实现。这里有个小技巧，网文作者一定要擅长自嘲。我先把自已骂了，读者看到作者自嘲了，他们就不好意思再骂了。实际上，你看我在《剑来》当中有很多“挑衅”读者的行为。虽然读者也会调侃我两句，但很多人还是会心一笑。

李强：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烽火戏诸侯：你会发现，《剑来》里有像落魄山，有像陈灵均这样的搞笑担当。很多读者甚至会直白地说，他们对《剑来》的主线故事不感兴趣，是落魄山上的这些小美好支撑着他们继续读下去。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必须明确一点，这种幽默和搞笑是不同的，分寸感要把握好。

李强：小美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无法直面那个压抑的大主题。

烽火戏诸侯：想要在作品中有一些立意的时候，在严肃之外，你必须有很多温和的东西，读者才能接受。我自己回头看《剑来》比较满意的是，发现很多地方写得确实很搞笑，但它没有因此变成一个搞笑的作品，整体风格还是偏严肃、沉重的。

何岩：它就像你说的调味剂一样。

烽火戏诸侯：它会极大地提高读者的耐受能力。

网络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知识的下沉

何岩：你怎么看中国网络文学崛起的意义？一般人会说它扩大了阅读人口的基数，满足了大众的需求之类的。

烽火戏诸侯：我略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中国网络小说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阅读基数的扩大，更在于知识的下沉。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我最早对于体制内生活状态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起点中文网的官场小说，即使到现在，我依然发现许多体制内的人都非常喜欢看。这就涉及整体知识的下沉，而不是仅仅通过阅读就能办到的。

李强：意思是知识通过小说来传达了？

烽火戏诸侯：对。评论家和一些传统出版界的同仁们，他们都开始逐渐认可一个观点：许多网络文学作者都是“杂家”，尤其擅长数据分析和史料采撷。这些作者的作品甚至在专业领域的读者看来，都不是在胡说八道，而是真正有一定的了解和个人思考的。网文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推动知识的下沉。

李强：文学本身一直有传递知识、教化社会的功能，你觉得网络文学有什么不同吗？

烽火戏诸侯：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学的这些功能也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到我们这个时代，网络文学与国家社会紧密相关，我认为文学就应该往前走一步。我对《剑来》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景，就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小说，真正能够解决一到两个现实生活中的小问题。这些小问题也是需要认真探索的复杂问题。

何岩：米兰·昆德拉谈到小说的独特使命就是对抗“简单化的精神”，去探索和展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好像和你的尝试有异曲同工之妙。

烽火戏诸侯：那当然非常好，能够将一个复杂的世界，以一个相对客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与此同时，作者

在探讨世界复杂性、开掘人性深度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解决一点现实问题？你提出了问题，有没有给出答案？或者，你有没有尝试给出答案？又或者给出答案后，你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引导读者一同思考。

我当时写书简湖那一段的时候非常开心。你能想象当时《剑来》贴吧几十万读者每天都在讨论交锋，起初是在聊陈平安，然后转向对生活，最后双方开始各自站队讨论人性的善恶。这难道不是对《剑来》最大的褒奖吗？网络文学中终于出现了一部能让数十万读者同时思考人性本质的作品，我当时就非常笃定地告诉我的同事，我说以后《剑来》如果能被读者二次阅读，那一定是因为书简湖这一段剧情。《剑来》如果以后有机会经典化，也一定是因为有书简湖这么重要的锚点。

何岩：透过《剑来》，我们能看到你充满现实关怀，想要介入并改造现实的意愿和冲动。

烽火戏诸侯：我觉得必须先通过我的文字影响现实生活中的读者，从而才能真的哪怕改变一点点这个世界，对吧？无论是我自己、愤怒的香蕉还是猫腻等等，我认为网络文学需要这样的作者。

何岩：现在市场上有大量免费文，还有AI写作。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觉得作家应该在AI写作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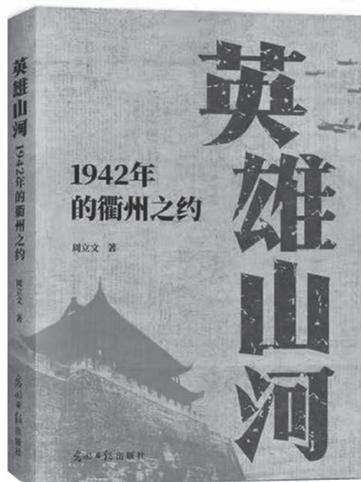
烽火戏诸侯：我非常支持新入行的作者有技巧性地利用AI。同时，我也坚决反对有实力的头部或中间部分作者使用AI。可能一方面我对文字和文学有“洁癖”；另一方面，我认为过度依赖这些工具会让人丧失文气和灵感。AI提供的终究是别人喂给你的东西，对吧？这和你通过阅读小说，自己去挖掘和发现的乐趣是截然不同的。AI可能对于写一本小说是有便利的，但对于作家的文学生涯而言，我认为弊远大于利，我是绝对不会使用AI的。

我一直觉得文学是AI最后才能攻陷的阵地。作为文娱的源头，如果文学也和AI强捆绑了，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尽管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但我们应当坚守阵地。█

山河为证，英雄铸魂

——读周立文《英雄山河：1942 的衢州之约》

Article-许彤 Xu Tong



《英雄山河：1942 的衢州之约》书影

周立文先生的《英雄山河：1942 年的衢州之约》是中国较早的以“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填补了西方视角下这段历史叙事的缺失。这部 45 万字的作品详实地还原 1942 年中国军民营救 64 名美国飞行员的历史事件，展现中美人民在二战中用血与火铸造的深厚友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悲壮画卷添上一道温暖的色彩”。

作品《后记》中那句“当我接触这一事件时，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在人世了”，道出了写作的艰难。周立文以考古般的执着和严谨打捞历史碎片，而作为衢州读者，我亦在字里行间发现珍贵细节：突袭队全员名单的披露，1942 年 1 月 23 日“衢州”地名在作品所附大事记中的初现，同年 4 月 1 日蒋介石日记里

的记载——这些沉睡的文字，在书页间重新复活。

作为一名生长于斯的衢州读者，我曾无数次在文字里触摸这片土地的肌理，也曾翻阅过诸多关于杜立特行动大救援的记叙。直到捧读《英雄山河》，我才真正感受到，一段尘封的历史如何在笔墨间苏醒，如何让山河与英雄完成一场跨越八十余年的“约定”。那些潜沉在档案馆深处的历史瞬间，如同被赋予温度和脉搏，在我眼前苏醒。这段“血与火铸造”的友谊，穿越 80 多年的时光，依然熠熠生辉。

通读一遍，精读一遍，合上书页时，我心中翻涌的是对那段烽火岁月的关切，更是对周立文叙事功力的叹服。不同于以往诸多聚

焦军事战略、强调历史事件脉络的纪实文学,《英雄山河》独辟蹊径,以“衢州之约”为锚点,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落脚于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让英雄的身影从历史的云端走进现代中国的烟火人间。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中校率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起飞空袭日本,约定在衢州机场着陆。命运的齿轮,却在那个不见星月的雨夜转向:燃油耗尽的15架战机散落浙赣皖闽,75名飞行员中64人被中国军民援救,最终在衢州集结转移。

而衢州,便成了这场意外的“接应地”、英雄们的“避风港”。周立文没有平铺直叙地罗列事件经过,而是以“约”为魂,串联起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这个“约”,是飞行员与机场的约定,是战士与祖国的约定,更是中国军民与英雄的约定。

一、以“约”为魂:历史叙事的锚点重构

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原始记录;从四省近百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到千余位长者和当事人后代的口述采集,周立文以新闻人的敏锐与史学家的严谨,将散落的历史碎片连缀成篇。他拒绝被史料束缚,而是让中国军民站在叙事中央,让尘封许久的壮举重见天日。

当世人聚焦“东京上空30秒”的壮烈时,周立文却将镜头转向1942年4月18日那个雨夜。这种视角转换如衢州古城墙在晨雾中显影,引领我们触摸海滩山谷密林间的战机残骸和斑驳血衣,打捞那些被宏大叙事遗忘的民间记忆。他以衢州为原点,编织浙赣皖闽四省救援网络:三门县郑财富带领自卫队营救机组、全员牺牲的悲壮,临海恩泽医局陈慎言和怀特医生为重伤飞行员劳森截肢时颤抖的双手,陈慎言在档案边角“事如烟了无痕”的七字批注,还有50年后72岁塞勒对渔家女赵小宝说的那句“那晚的饭菜是我一生的最香”……这些西方文献中的空白,让“中国叙事”从边缘走向中心。

作为故事重要发生地衢州的读者,我理解这种重构的深层意义。书中对衢州汪村防空洞的描写,让我直接

联想到那些死里逃生、在洞口合影、在衢州集结的突袭队员们。周立文笔下的“衢州之约”,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契约:当美国飞行员对中国军民喊出“我是美国人”,在稻田里写下“我们轰炸了东京”作为通行证和救命符时,他们或许不曾想过,这份信任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山河。

二、平民史诗:人性光辉的细节书写

在《英雄山河》的字里行间,我看到周立文的深厚功力。他踏遍浙赣皖闽山水水,将民间记忆碎片拾起:山村老农冒死收留飞行员,医护人员在缺医少药中救治伤员,百姓自发筹粮送衣掩护转移……这些没有豪言壮语的细节,字字滚烫,流淌着中国营救者的勇气与担当。书中最动人的,是平民英雄的生死相托:麻良水夫妇明知收留飞行员会遭日军报复,仍将其藏于家中;身材瘦小的毛继富不断调整步伐,为的是背着身高两米的飞行员曼奇翻山越岭;江山县村民用滑竿组成运输队,一程程护送飞行员向安全地带转移。

对“英雄”的定义,周立文呈现出诗意的悖论:他书写杜立特从指挥官到“荒野求生者”的祛魅,更让中国平民矗立成英雄群像——开明绅士变卖田产疏通道路,樵夫冒死穿越封锁线,道观里的不屈道长遭殴打不吐露风声,乞丐将最后半碗米汤喂给昏迷飞行员。被俘飞行员法罗在狱中用指甲刻下妻子肖像的执念,与象山渔民麻良水从邻家借来鸡蛋给飞行员的朴素善意,共同构成战争与人性的复调。他更是还原了三起未载入正史的救援,展现对“历史暗部”的责任担当。

周立文的笔触带着克制的温情,不一味渲染苦难,却以更多笔墨书写人性光辉。一个鸡蛋、一碗热粥、一句方言的“别怕”,便成了烽火岁月最暖心的慰藉。这种叙事让历史有了血肉,让情感直抵人心。他对“失败者”的书写尤令人动容:被日军抓获的8名飞行员中,巴尔始终走不出三年多被羁押的阴影,50岁便因心脏病去世。周立文从俄亥俄州档案馆打捞出这些“沉默的碎片”,让边缘者重获声息。

三、文学与历史的平衡：诗性表达与纪实品格

纪实文学之难，难在既要忠于真实又要赋予文学质感。周立文以“把中国军民作为主角”的视角转换，让《英雄山河》实现了历史脉络、人性微光与文学表达的三者平衡。

周立文运用“田野调查+文献考据”双轨法，深入四省近百村实证当年的营救事迹；以微观叙事凸显人性光辉，让宏大历史化作具象故事；用虚实相映的笔法，通过幸存者回忆还原心理与抉择；更以跨文化视角构建双向对话，让中国叙事从边缘走向中心。

尤见功力的是周立文的文学表现力。飞行员奥扎克在江山跳伞后悬挂树梢的心理描写——“恐惧与希望、对死亡的畏惧与对生命的渴望，在这片异国的山林间达成了奇妙的平衡”，让历史人物有了温度。“时空蒙太奇”手法，更显其匠心：2024年衢州救援者之子廖明发向突袭队员之女苏珊递出的铜钥匙，与美国雷德温中学教室地图上的衢州并置；杜立特坠机时的蛙鸣，与纪念馆孩童的惊叹声共振——历史不再是故纸堆，而是流动的生命体。

周立文坚守“三个绝不”原则：绝不编造场景、绝不用无来源对话、绝不拔高人物。他以“史料为骨、诗性为魂”的创作，融合史家严谨、记者品格与诗人诗性，构成“田野调查为基、民间友好为脉、角色代入为桥”的三重境界，赋予作品独特魅力。

其语言兼具诗性与精准：“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每一次落地都必须感谢上苍”，写尽飞行员的宿命；“中国人什么都没有，但把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道尽军民深情。而“山不高却连绵如历史，水不深却流淌着记忆”的衢州书写，更让地理成为历史的注脚。

四、超越战争的人性光辉：跨文化价值与现实启示

近年来，有关杜立特行动的作品不少，《英雄山河》却因扎根中国土地而更显独特。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史诗，

而是关乎中美友谊的“集体记忆”——以史为骨、以情为魂，让尘封历史在笔墨间苏醒，展现战争中普通人跨越语言和国界的真挚情感。

后疫情时代，作品的跨文化价值更显珍贵。周立文打破“野蛮救星”的刻板叙事，还原双向互动：村民用土方治疗伤员，飞行员教孩子英语单词，这些细节超越“国际友谊”，呈现人类互助的本能。作品既记录营救壮举，也披露日军报复致25万同胞遇难的史实，让“衢州之约”成为勇气、牺牲与友谊的三重奏。

更难得的是，作品对战争伦理的深刻反思：从衢州纪念馆的青铜雕塑到美国中学地图上的红圈，“记忆之桥”让历史偶然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血与火铸造的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

作为同行，我钦佩周立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据精神——历时半年自驾穿行四省，行程超3万公里，六进杜立特纪念地，收集130多位后代口述；更叹服其诗性智慧，让“山不高却连绵如历史”的衢州，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图腾。

合上书卷，衢江的风拂面而来。八十余载山河无恙，英雄不朽。周立文开篇那句“英雄们，我又看见了你们，同时看见了你们守护的山河”，道尽这部作品的意义——它不仅是历史纪实，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寓言，让普通人的善良勇气跨越国界，成为照亮黑暗的人性之光。这部书，值得每个珍视和平的人细读。✎

当历史照进山河

——读周立文《英雄山河：1942 的衢州之约》

Article- 徐闻见 Xu Wenjian

“杜立特行动”作为二战史上悲壮的一页，不仅是美国对日本本土的首次军事反击，更是一首镌刻在中国浙西群山村落间的跨国史诗。当 B-25 轰炸机因油尽而坠落，一段中国军民大营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英雄山河——1942 年的衢州之约》聚焦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民间历史，通过多维的叙述视角、克制的史家笔法，以及对悲剧内核的深刻洞见，构建了历史认知的新范式。

一、史笔与文心：全国战局与一隅之地的共鸣

开篇序章，作者并未急于呈现坠机的戏剧性瞬间，而是将视角拉远，从容铺陈 1942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沉重格局，从重庆到云南，从昆明到南京，正是在这幅布

满阴云与烽火的宏观地图上，“衢州”这个地名的出现，才具有了撼人心魄的力量——它不再是偏僻的地理坐标，而是承载着道义与希望的战略支点。这种将地方志嵌入大历史的写法，让微末的个体事件与时代的汹涌波涛同频共振，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厚度与纵深。

这种叙述上的平衡艺术也体现在此后的文本细节中。作品扎根于丰富的日记、信件等一手史料，又以引用史料为骨架，通过个人感受进行了审慎而合理的文学想象。以“法克特的两个葬礼”这一章为例，作者先由“我”的现实祭奠视角切入，后引用《东京上空 30 秒》中的史料回忆，又以普通村民的视角对 1942 年 4 月 19 日的坠机场景进行合理想象，通过不同时空与视角的自然切换，令历史学的严谨与文学的温度在叙述中相得益彰，焕发出真实可感的生命力。



二、悲悯与克制：中立笔触下的情感张力

本书最显功力的，在于其中立而悲悯的叙述态度。作者拒绝廉价的煽情与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以冷静的史家笔法，平静呈现中、美、日三方的客观行动。“在汪村的日子”，作者写道，每位被营救的飞行员都领到了香烟、烧酒和罐装牛奶、牛肉，而这些食品是中国工作人员跑了好几个城镇买来的。防空洞里，当被保护的飞行员们除了吃饭、喝茶，一整天都在打牌；而在外面的土地上，无数颗日军的炸弹正报复性地轰炸着这片热土，2万名士兵和平民在长江岸边成排被日本人射杀……

类似不事渲染的白描在文中比比皆是，恰是这种克制的对比，表现了美军飞行员在飞机坠落后的恐惧无助；体现了日军战略部署中的残忍与压迫，更突显了中国人民为这次战争付出的巨大隐忍与牺牲。全文没有煽情的词汇，只是让事实说话，反而比任何激昂的呐喊都更具力量，它让悲悯沉淀在每一行文字之下，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感染力。

三、建立与毁坏：一座机场的悲壮悖论

在全书的众多细节中，衢州机场的建与毁凝结了全书最富悲剧色彩也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内核。书中描绘

了这样一幅图景：为满足盟军起降要求，各县动员了无数百姓“开山伐木，随伐随运”，几十万人像蚂蚁筑巢般，用最原始的肩膀和双手，将一根根“比人头还多”的巨木运往衢州，“冻伤、跌伤、淹死者日有所闻”。它耗尽了民力，寄托着希望，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象征。然而，战局的突变使得这个倾注了血肉的工程，必须在日军的报复到来前由自己亲手炸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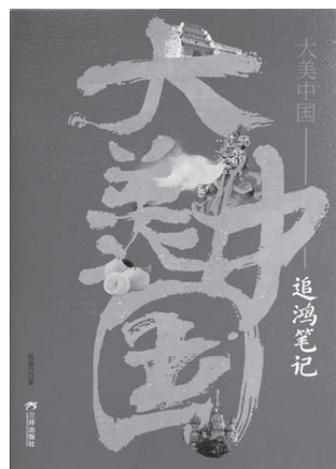
从纯粹的军事效益看，这无疑是“性价比最低”的牺牲。但正是这种无谓的牺牲，精准地刺中了历史荒诞的真相与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这建与毁的悖论，如同一则沉重的寓言：它让英雄主义超越了成败得失，回归到人在不可抗拒的厄运前，如何为践行一份承诺而付出极致代价。那一声自毁的巨响，是献给那个时代最悲壮的安魂曲，也将个体的命运卷入历史洪流的无力感，以及在这种无力感中迸发的人性光辉刻画得淋漓尽致。

《英雄山河——1942年的衢州之约》不仅是一次历史的打捞，更是一次精神的铸碑。它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不仅存在于战略决策与战役胜负中，更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在黑暗年代里，为守护生命与信义所做出看似微小却重如山河的选择。这些选择，或许曾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但其蕴含的人性光芒，终将穿越时空，照亮我们的来路与归途。█

人与自然的智性之光

——读钱国丹《大美中国——追鸿笔记》

Article-赵莹 Zhao Ying



《大美中国——追鸿笔记》书影

自然是雄阔的，秀美的山水、多姿的民风，让每趟旅程都充满新奇。人是微渺的，如沧海一粟，心怀谦卑，足勘目验，方能仰观宇宙之大。因此，以双足丈量大地，固然需要勇气，也不失为一种浪漫。钱国丹在新著《大美中国——追鸿笔记》里，便不止一次地去追寻这些景观。雨时，去乌沙头行进，任由山间那淘气的小径把沙石和草茎塞满凉鞋；晴时，漫步于远古的绍兴古纤道上，听脚踩石板的惚惚空蒙，望乌篷船内钓叟莲娃嬉笑。于是，在四时运转的间隙，这山河就倏地走入了心间，心底不由溢出欣喜、慈爱等百般滋味，这是与自然的感应，更是内心生发的共鸣。

回首这些岁月，自然的睿智、祥和愈发清晰。绍兴柯桥的古纤道宛若江南女子，体面干净，任劳任怨，河水急也好，缓也罢，丰也好，枯也罢，古纤道无怨无悔，忠贞地跟定运河不

离不弃；青田县石门洞别有异趣，拾级而上，峰回路转，溪流悄然离去，只闻水声叮咚，或远或近，或疾或徐，如风吹檐马叮咚，如女儿巧理丝桐，令人怦然心动。动静之间，景观的曼妙轻盈便从文字间流泻而出，化为诗情画意，古意绵绵。这样的笔触是诗性的，拥有雄厚与优美兼具的韵致，又因对生活的省察，生成人生体验的价值。钱国丹写布袋坑，不只写村落的建筑讲究，还将目光对准那里的草木虫鱼，特别是人们养殖的白羽毛家鸭，描摹它们的憨态可掬，率真自得。到了夜间，它们仍气定神闲地在溪水里游荡，东一簇，西一簇，惹人驻足。这些不爱回家的鸭子，颇受村落的关照，无须担心野兽的猎杀，也不必害怕人类的捕获，才能如此从容、平和。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村里拖毛竹的女人。为了生计，她们拼命劳作，每天拖四次毛竹，一拖就是两个小

时。即便竹捆不慎落入溪中，需众人用劲才能勉强抬起，可她们眼中并无自怨自艾，更多的是对苦难的莞尔一笑。无怪作者感叹：“她们的身躯看起来羸弱，可她们的体魄比我们任何人都强健，还有她们的品格，她们的精神，比我们任何人都坚忍。面对这样的女人，我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只有深深的敬畏。”

钱国丹对当地景观的感慨，源于自己的真切感受。她始终平视眼前的一方天地，毫不掩饰内心的悲喜，因此她的散文总是充满热忱。瘦身石旁，面对狭窄的空隙，她不免窘迫，只得收腹，屏气，小心地穿行；滑雪场上，几次摔跤，她紧张不已，最终在教练的带领下，勉力学会“刹车”，只不过背上已是湿冷冷的了。现实的质感，更易牵动读者心绪，引发自我的内视。而对过去的审视，则加深了思想的深度，产生一种新的交融。这种交融，存在于历史与当下，存在于职业考察与文化思索中。且看现代的温岭版图，金清港支流众多，它们纵横交错，经纬经纬，织成了聚达而丰沛的水网，滋养整个温黄平原。可在北宋时期，“温岭地最洼下，昔人谓为釜底。”十年九荒的境遇，让百姓深感其苦。亏得当时的官员罗适亲自踏勘河流港汊，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夫们，日以继夜地赶造水闸。建成后，当地果然粮食丰收，邻县的人也争相效仿，学习造闸，于是浙东地区水利事业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温饱和富庶。温岭长屿硐天石窟亦是如此。一千五百余年，台州采石人世世代代打拼，修桥铺路，如今石壁上的道道凿痕、个个洞眼，凿刻的不仅是先辈们与大山奋斗的其乐无穷，还有跨越地域的石文化的传承。由此，风景有了文化的滋养，变得厚重、深邃。作为媒介，它将人与文明联结起来，积淀为内心的理想追求，或是人文情趣，逐渐成为承载某种精神或寄托的地理符号。

书中对历史、文化记忆的考察，可谓细致入微。钱国丹以严谨的考据态度，寻觅过往，观照现实，书写人与自然的对话。不过，这些思考并未折损文字的灵性，它依旧是恣意的，跃然的。情景铺陈处，有气势，有柔情，是天地间物我合一的和谐。在作者笔下，白描和工笔相间，颇有一番挥洒豪情的意趣。“到鹤溪尽头，就见石门飞瀑，瀑如飞将军，骁勇自天降，更兼飞珠溅玉，轰然如雷滚过，算得壮观了，瀑下的银积潭碧波荡漾，涵泓数亩，也算得阔

宽广大了，而潭深‘数百丈’则不知出自何处。”山水的介绍中，满是细密的刻画，作者又特意留予一些想象空间，反能多一份空灵；柯山大佛岩里，“大佛的头面精雕细琢，尽显慈眉善目，下半身却是大笔写意，更显功力道劲”，在石佛两耳边穿行，然后年复一年的采石，将周围的石头尽数采光，光剩些骨架子，竟也有一种“残山剩水”的奇峭；玉环的湿地码头，大坝分隔水的形态，坝外是海水滔滔的乐清湾，海水又苦又涩，里面则是打造出来的漩门湖，湖水清冽甘甜。寥寥几笔，构建起精妙的生态环境，呈现出人、景为焦点的众多面相。因此，意在笔先，静观行远，便如庄子精神中的“解衣般礴”一般，抵至生命的本真状态，足见作家对游记散文题材的驾驭之术。

收入书中的，还有异国的人文景观，幽默中透着睿智，与行路者的知识图谱相连，烛照世俗纷沓。比利时的尿童雕塑，是勇敢的象征。相传在反侵略战争时期，敌军运来炸药，想将布鲁塞尔夷为平地。此时，一名名叫于廉的小男孩，在面对点燃的引信时，无畏无惧，果断用尿液浇灭了火苗，保全了这座城市。这不禁让作者想到抗日小英雄雨来，同样也是孩童年纪，与日寇斗智斗勇，还与一群孩子合作，弄走了日寇一个排的枪支。他们虽来自不同国家，但面对危难皆能挺身而出，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托尔斯泰的“雪棺材”也让人唏嘘，尽管墓穴简陋，无碑无饰，但千千万万的读者会从各地赶来，年年岁岁的缅怀，这份跨越时空、共振于心的文学信仰才是永恒的荣光。精神的同频极易引发心灵的震颤，面对相异的风景，作者不遗余力地记录所见所感，精准捕捉东西方文化的共通处，用另一种视角观察自己的原乡文化。静好的日子里，城市也展露出矛盾与晦涩的一面。在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门口，乞丐们贫病交迫，向游人讨要食物。有的保持个人的尊严，将自己拾掇干净，还继续做着针线活。有些拖家带口，全身脏臭，只知一味伸手索取。还有布鲁塞尔的广场上偶遇的一对父子，他们从北京而来，不为留学，也不为移民，只因一份纯粹的信念——儿子想用一部轮椅，让瘫痪的父亲能亲眼看看这个世界。所以，地方之美，不在乎风花雪月，而在于浸润人性悲悯的温度。或许，跟着《大美中国——追鸿笔记》，一起探听自然的脉搏，领略生命的柔软与弧光，也是一场不错的修心之旅！

在盐碱地里种下“情感之果”

——读张弛长篇小说《咸菁》

Article-陈伟华 Chen Weihua



《咸菁》书影

在海涂地上，一切生机与活力的源头，都源于“咸菁”这种豆科植物的植入。它不仅是治理盐碱的天然妙手，更是太阳的化身、精神的象征。当写作者心中有了咸菁，便会将这“有形的植物”化作“无形的灵魂”，这也正是中国作协会员、台州作家张弛将新书命名为《咸菁》的缘由。

新年伊始，长篇小说《咸菁》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五章，亦可视为五部“中篇小说”的集合，每一章着重刻画一位人物，五位主要人物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跃然纸上，就象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同时，该作品每章都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为后续创作留足了空间。

《咸菁》的故事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烈士遗孤王大山为响应政府号召，从城关酒

厂来到沿海滩涂垦荒，一干就是六年。28岁那年，他在一场台风中救下了大湾生产队队长的女儿温度，从此，两人结为夫妻，育有一女二子。其间，他还收养了结拜兄弟李小强的未婚子李化龙，从此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婚后第十一年，妻子温度因车祸不幸离世，王大山独自挑起抚养子女的重担。为了孩子的学习与成长，他尝尽生活艰辛，所幸，在外父外母的培养与帮助下，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湾村的党支部书记。

改革开放后，社会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大儿子王观今初中未毕业就主动辍学，在家务农，帮助父亲分担家庭重任。王大山对他寄予厚望，培养其入党，王观今后来也担任了村委会干部。养子李化龙眼见家庭负担沉重，也毅然放弃学业，外出贩卖眼镜，后创办了自



己的眼镜厂。大女儿王集韵高中复读后仍未能考上大学，在小弟与养弟的帮助下，创办了绣衣厂。小儿子王因瘦大专毕业后留城关二中任教，两年后又通过公推公考，走上了乡镇行政领导岗位。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发生了深刻转变。王观今因村里改造岙里水库初次尝到经济甜头后，开始一心钻营，一切向钱看，后因阻挠南洋涂医化园区开发，率众与企业员工发生械斗，被撤销了村委会主任职务。随后，他便进城谋生，在三陪女娜娜的牵线下，终于成立了大湾建筑有限公司。几年后，他又从公司分离，独自成立了房产公司，在城关和内蒙古等地开发房地产，终因资金链断裂，公司濒临破产。养子李化龙专心经营企业，将公司发展为日月眼镜集团。大女儿王集韵因经营不善，绣衣厂维持三年后倒闭，后在养弟与小弟的帮助下“二次创业”，成立了新的布业有限公司，企业逐步壮大，最终成为海翔布业集团。小儿子王因瘦在行政岗位上扎实历练，从副乡长起步，逐步升任为港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沿海港区开发与港、产、城联动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微缩的时代“创业史”，更是一部鲜活的人物“心灵史”。从心灵史的视角看，王大山在盐碱地里养育的四个子女以及孙辈，都像是在贫瘠土壤种下的“情感之果”。因此，他将劳动视作安身立命的支柱，把培育子女成人成才看作天职，也将眼前那片茂盛的咸菁视为人生最美的风景。小说中的三代人，各有独特的经历，各有对社会与人生的理解。从人物形象上看，在这部作品中，笔者着力营造了多组“两两对应”的人物关系。比如：同为兄弟的王观今与王因瘦；同为妯娌的刘美娇与李彩云；同为姐妹的王艳艳与王莹莹；同为三陪女出身的娜娜与婉儿（梅香）等等。通过对他们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对照描写，揭示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复杂性。然而，在《增广贤文》（李老師赠予王大山的识字读本）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每个人都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与情感的根基。不同的是，每个时代的人该如何面对内心的焦虑、迷茫与荒芜，又该在心灵深处种下怎样的“咸菁”？这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回答，这也正是小说试图探讨的落脚点。

作者在小说文本的结构上苦心经营了“三个三”的框架，也即：“三代人”、“三块海涂地”与“三个湾区”。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上天交给祖辈一块海涂地，他们夜以继日地种植咸菁、改良土壤，硬是将盐碱滩涂变为万顷良田，种植棉花、大豆、水稻等，养活了这一方人；上天交给父辈一块滩涂地，他们辛勤耕耘，从撤乡建镇、招商引资到开发港口、创业创新，终将故乡建成百废俱兴的滨海新城；如今，孙辈也已长大，上天同样会交给了他们一块滩涂地——他们将在上面做些什么？他们的使命又将落在何处？所谓“三个湾区”，指的是大湾自然村、大湾镇区与整个台州湾区，这里呈现的便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小说构筑了一部微缩的时代“创业史”。

从阅读视角上看，该长篇小说也可以看成是多视角、多声部的合唱。既有传统的全能视角，也有第三人称的叙说视角，更有第一人称的自我述说与第一、第二人称的对话视角，为读者全方位走进小说所建构的时空环境与人物所独有的心灵空间修筑了便捷的路径。■

爱与勇气的代际传承

——读郑春霞儿童小说《小摇渡》

Article- 郝双双 Hao Shuangshuang

郑春霞的父亲八岁就被过继给他的外公外婆，成了一名“小摇渡”，在一次又一次摆渡中，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强的少年。一向沉默的父亲原来有这样不一般的生活经历，郑春霞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将父亲故事中的那种勇气与力量传递下去。而小说《小摇渡》的主人公郑有水即是以其父亲为原型进行塑造的，郑春霞以日常细节写出了大时代背景下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爱恨情仇。

《小摇渡》由九章内容构成：《故乡是一种痛》《借我一个儿子》《漫长的八岁过完了》《我来到了上海》《我是小摇渡》《转战麒麟山》《媛媛姐不哭》《像一棵树，长在了这里》《原来我也有故乡》。

这是一部承载家国情怀与成长力量的儿童小说。故事聚焦八岁少年郑有水，以郑有水叙述的方式，贯穿了五代人的故事。郑有水的外公——叶敢死在枪林弹雨中营救解放军荣

立“舟山战役三等功”。在1976年的冬天因救人而牺牲。英雄到最后还是英雄。郑有水的外婆厨艺好，很少参加农忙。对小时候的郑有水非常严厉、残酷。因而儿时的郑有水是恨外婆的。郑有水的母亲正直、本分，善于教育孩子。而郑有水是这本书的主角。郑有水八岁被迫离开亲娘，与在枪林弹雨中营救解放军荣立“舟山战役三等功”的独眼外公叶敢死一起生活，帮外公摇渡船，成为“小摇渡”。

“小摇渡”渐渐长大，到上海见过大世界却毅然返回家乡放牛，勇救落水知青，和外公一起抚养孤儿，并在外公因救人牺牲后踏上了当兵卫国的征途，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和历练。后来的后来，“小摇渡”又成了“老摇渡”。退休了的郑有水在白溪风景区为游客摇着手划船，讲解家乡风光和海鲜特产，还有那过去的故事。郑有水的女儿通过努力考上大学，逃离故乡。叶敢死和郑有水的故事治愈了第五



代少年陈稳之的内心,延续了朴实、坚毅的生命底色。书中还穿插知青下乡、围海造田的历史背景,既让小读者读懂时代故事,更传递了面对校园霸凌、学业压力时的勇气与智慧。

《小摇渡》的故事非常精彩。郑春霞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善于设置悬念,极大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在第二章《借我一个儿子》中,外公叶敢死疼爱年仅八岁的郑有水,对郑有水是真的好,而外婆对郑有水是太凶了。外公叶敢死也对郑有水的外婆多次说过,让她耐心一点,对外孙郑有水不要这么凶。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为何外婆对外孙郑有水那么凶?而在第八章《像一棵树,长在了这里》中,通过刘师长给女儿刘媛媛写的信件的内容,读者可以知道叶敢死的儿子小龙在舟山战役中被敌人的子弹射中而牺牲。由于小龙舅舅的死去,郑有水的外婆变得暴躁、乖戾,难以相处。这也是她对郑有水暴躁、过于严厉的原因。当郑有水知道了小龙舅舅的事情后,对于外婆的恨也就烟消云散了。可以说,郑春霞善于讲故事,这样的安排使情节跌宕起伏,大大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让读者产生阅读期待。

《小摇渡》的构思也非常巧妙,章与章之间的内容过渡转换自然。每一章正文的前面有一小段文字是以郑有

水的外孙陈稳之的口吻叙述,而正文则围绕这一段文字展开,展现了浙东海滨乡村与城镇背景下一个家族的历史,有助于当下的读者了解过去的生活。第一章《故乡是一种痛》正文前的文字则是陈稳之喜欢读妈妈写的文章。而正文则是以陈稳之妈妈的口吻讲述故乡的故事、外公叶敢死外婆的故事、爸爸郑有水的故事。章末,“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学校里布置的暑假主题作业,陈稳之想到外公郑有水的故事、外公的外公叶敢死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由此,准备采访外公。第二章《借我一个儿子》开启了采访外公之路。从第二章开始,正文即是郑有水以回忆往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这种构思方式避免了平铺直叙,使得故事的呈现更有趣、更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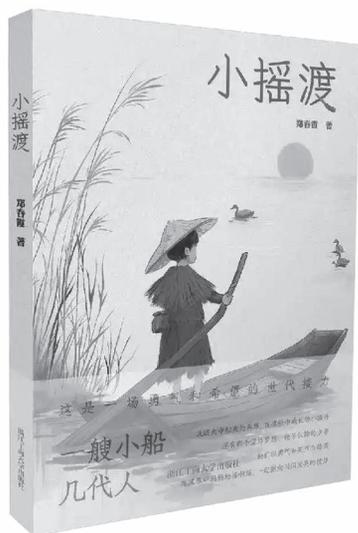
一个作家一定有他自己的“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故乡即地域。作家无法将有着自我生活印记的故乡置之度外,返回“故乡”几乎成了所有作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郑春霞也不例外。郑春霞是浙江三门人,现居杭州。在《小摇渡》中有着大量的三门或杭州的方言。如“嚓齐嚓齐”“啾细啾细”“鼻头一支生”“木佬佬”“灵光”。郑春霞在作品中也写到大量的节日饮食文化。比如过节时吃食饼筒。郑春霞在作品中还写到具有地域特色的民谣传说。如在第二章《借我一个儿子》中郑有水的外公教唱的《指纹歌》。郑春霞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还恰到好处地设置了一些诗歌与越剧唱词。这样的安排丰富了《小摇渡》的内容,而且使作品显得亲切自然。

小摇渡的成长不是孤军奋战,而是爱与勇气的代际传承。《小摇渡》用朴实的文字勾勒出成长的本质,让读者在故事中读懂勇气、传承与爱。成长就像摇渡,以爱为桨、以韧为帆,终能驶向闪闪发亮的未来。█

渡船、命运与故乡的回响

——读郑春霞儿童小说《小摇渡》

Article- 陈宣蓉 Chen Xuanrong



《小摇渡》书影

人的命运如同河流，而渡口则是命运转折的重要隐喻。在郑春霞的《小摇渡》里，一条渡船不仅连接着河流两岸，更串联起四代人的命运轨迹，承载着他们所经历的离别与归来，固守与远行，停驻在故乡的渡口之中。作品中的故事与渡船紧密相连，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叙事里，蕴含着对命运、成长与传承的深刻思考。

书名“小摇渡”指的是摇船供百姓渡河的一种职业。八岁的郑有水被迫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摇渡船的外公外婆，从此开始了他的“小摇渡”生涯。这个称谓伴随着他从童年到少年，从青涩到成熟，直至供村民渡河的渡船被现代化的桥梁取代，“小摇渡”的身份跟着他过了大半辈子。作者巧妙地将人物的身份认同与职业特性融为一体，摇渡不仅是一份谋生手段，更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在河流两岸间往复，在过去与未来间摆渡。郑有水

失去了去上海生活发展的机会，在故乡过着平淡的“小摇渡”生活，却在这失去与获得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微妙的平衡。渡船在小说中既是实在的谋生工具，更是命运的隐喻。从太公在舟山战役中摇船立功，到外公八岁起继承渡船成为“小摇渡”，再到“我”在现代社会中寻找精神摆渡，渡船承载的不仅是两岸往来的人群，更是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情感。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摇渡生活的艰辛与温暖——冬日破冰解缆的刺骨寒冷，夏日田间送饭的童真时光，渡船上的人情世故，都成为人物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对生活细节的精微刻画，让读者仿佛亲历那个虽已远去却依然鲜活的年代。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饱满而立体。外公从被迫离家的幼儿成长为担当家庭重任的“小摇渡”，其生命轨迹流露出自立而坚韧的品格。他与上海师长一家的情谊，与媛媛姐跨越年



代的亲情，都展现了社会关系中那些温暖而持久的情感纽带。特别是媛媛姐这个角色——从上海的富家女到扎根乡村的教师，她的命运轨迹象征着一代知识青年的理想与奉献，而她与方致远无疾而终的爱情，又为这个人物增添了命运的苍凉与厚度。

作品的结构犹如江南水网，纵横交错却自有其脉络。双线叙事的巧妙运用，让时间的河流在书中自由流淌。一条线索是母亲的成长经历，她对故乡拥有着既眷恋又试图逃离的矛盾心理；另一条则是外公郑有水的回忆，通过外孙陈稳之的探访逐渐展开。这种叙事策略创造出丰富的时空层次，让读者在代际的对话中感受岁月长河的静默流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讲述”本身便是一种传承行为——外公讲述自己与老一辈的经历，母亲记录家族的历史，而年轻一代的外孙陈稳之则在倾听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四代人共同坐在摇渡人的船上，在时间的河流中划出深浅不一的痕迹。

《小摇渡》对故乡这一主题的探索尤为深刻。对母亲而言，故乡是“一种痛”，是青春时期急于逃离的束缚，也是成年后不断回望的精神栖息处。这种矛盾心理，恰如她在文中的自白：“我疯狂地想逃离我的故乡……我的逃离计划获得了成功。我确实离开了它。”然而，当她真正

离开后，却又发现“我的故乡已经把我抛弃了”。这种迷茫与疏离，是现代入普遍的精神困境。而对郑有水来说，故乡是命运的偶然安排，他在被动接受中逐渐生发出主动的认同。作品通过这两代人对故乡的不同感受，探讨了在现代性冲击下，个体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家园。

作为一部家族叙事，《小摇渡》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折射出国家的历史变迁。从舟山战役到知青下乡，从改革开放到城市化进程，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交织。但作品并没有陷入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始终坚持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关注历史洪流中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这种叙事立场使作品既有历史的厚度，又不失人性的温度。而《小摇渡》更深远的价值，在于它对普通人人性光辉的发掘与礼赞。小说中的英雄不是战场上的将军，而是摇船的船工、种田的农民、教书的老师。太公在舟山战役中的英勇，外公在生活中的坚韧，媛媛姐在教育中的奉献，都是平凡人在时代中做出的不平凡选择。太公在舟山战役中立下三等功，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外公在平凡生活中坚守责任、敬老爱幼、扶贫济困，何尝不是另一种英雄？这种对平民英雄的书写，打破了传统英雄叙事的窠臼，让历史回归到每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作品通过对这两种英雄主义的并置，拓展了我们对英雄的理解——英雄不仅是战场上的壮士，也是生活中的勇者。

作品标题中的“小”字，或许正暗示了作品的独特视角——关注那些被大历史叙事忽略的小人物、小事件、小情感。正是这些“小”的集合，构成了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当渡船最终被新桥取代，当摇渡这个行业成为历史，小说似乎在提醒我们：某些生活方式的消逝是时代的必然，但其中蕴含的人情温暖、生活智慧和精神价值却不该被遗忘。太公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救人壮举，完成了这个平凡英雄最动人的生命绝唱——他始终是那个“敢死兄”，那个在命运激流中永不低头的“老摇渡”。《小摇渡》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一曲普通人的赞歌，在细微处见证伟大，在平淡中发现永恒。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河流中摇渡时，这部作品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回望的视角，让我们在湍急的河流中，找到那些值得坚守的精神渡口。■

“九问”之答：重访思想史上的任继愈

——读郭梅《任继愈九问》

Article- 莫婉清 Mo Wanqing

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星图中，任继愈先生（1916—2009）是一座难以绕过的坐标。他不仅是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更是传统文化坚定的守护者与清醒的批判者，读完郭梅老师的《任继愈九问》，我脑海里浮现的不仅是一位哲学泰斗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沧桑巨变的人生，更是一幅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缩影。她以细腻的笔触，将任继愈先生从齐鲁少年到学术泰斗的生命轨迹在纸上徐徐铺展，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份“浓荫匝地焉”的文言语感背后，是一场文化与精神的漫长修行。

本书开篇便从任继愈先生的文化基因入手，追溯其成长的精神源头。山东平原任氏家族七代书香传承，父亲任箫亭“有所不为”的骨气与淡泊，母亲宋国芳虽日不识丁却深明大义，这样的家庭氛围，为任继愈奠定了文化人格的底色，汇成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任

继愈的文言语感与学术品格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家学、地域、师长、阅读四位一体的长期滋养，最终汇聚为一代哲学大家的深厚学养与文化使命感。

如何将一个人漫长而丰富的一生，组织成一个既逻辑清晰又引人入胜的叙事整体？书中主题式的叙事结构便给出了答案。作者打破了人物传记惯用的线性叙事模式，将任继愈先生的一生分为九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主题篇章。这种结构安排犹如中国传统的屏风画，每一扇都有独立的意境，合起来又是一幅完整的图景。如在“家学渊源”章节中，作者通过七代人的文化传承，勾勒出齐鲁大地如何滋养一位哲学家的成长；而在“文化苦旅”章节中，则通过南迁经历来展现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每个章节都像一面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任继愈先生的精神世界，相互渗透、彼此映照。学术思想中可见



其治家的严谨，家庭温情中可感其学术的源泉，文化事业中则贯注了其家国一体的担当。这种“复调”结构，摒弃了单线叙事的扁平化，实现了对任继愈先生多维度的、立体化的“深描”。

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而真实植根于史料。在史料运用上，本书以第一手材料为核心、多重证据相互印证，彰显其严谨的史学品格。作者深度探寻有关任继愈先生的资料记载，并对其夫人冯钟芸、子女任远、任重，及众多亲传弟子（如李申、方广镛、杜继文等）回忆任继愈先生的有关文献进行广泛挖掘，获取了大量鲜活、私密的历史细节与内心感悟。

但对材料的运用作者并非有闻必录，尤其是像学术评论、媒体报道等第二手材料，均加以了谨慎考辨与筛选：在处理如“儒教是教”的论战等重大、敏感或存有争议的问题时，作者注重呈现多元的声音，将材料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避免断章取义或简单定性；在叙述与毛泽东的会谈及其影响时，作者综合了任继愈本人回忆、子女旁证及相关档案，既未回避这一重要历史情节，也未作夸大渲染，而是客观呈现其态度与后世对此事的淡然处之。像此类的重要事件，书中往往都有本人叙述、亲友见证、文献记载等多重证据支撑。这种对史料来源的清

晰标注与审慎处理，使得传记的叙事具有高度的可信度，经得起推敲。

面对任继愈浩如烟海的一生行迹，作者还依据对先生精神内核的深刻理解，大胆取舍。与核心主题紧密相关的材料，浓墨重彩，深度开掘；相对次要的时段与事件，则简略交代或作为背景。这使得传记主线清晰，重点突出，避免了流水账式的芜杂。同时，作者也善于将史料点化为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例如，写西南联大时期与冯钟芸的恋情，有“图书馆借书”“滇池漫步”“汤用彤先生着马褂正式提亲”等场景，温情隽永；写其指导学生，有对方广镛“兜头一盆凉水”般的严厉批评，也有对李申“我不怕”（接纳其面部伤残）的温暖包容，严慈并济；写其俭朴，有那个用了三十年、罩着侄女手编杯套的罐头瓶，有其家中“小偷来了要哭着出去”的玩笑，具体而微。这些细节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任继愈先生人格的光芒。

全书的语言风格与任继愈先生的性格特点是相得益彰的。任继愈一生崇尚平实、反对浮华，而这本书的语言也如其人，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却又有着深沉且含蓄的情感。在冯钟芸逝世的悲痛情节中，作者描写的任继愈是“凌晨即起，沐浴更衣”的肃穆，是告别仪式上“轻轻抚摸妻子脸庞”的无声之举。这种“以轻写重”的抒情方式，与中国传统美学“哀而不伤”的境界相通，使得情感表达更为厚重有力，避免了煽情与浮夸。作者还善于运用象征来表达深刻的思想，比如第九章中以竹喻人，“竹”的意象在书中反复出现，既是任继愈清瘦、刚直人格的象征，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写照，使作品在叙事之外又平添了几分诗的意境。竹如其人，竹也如其文。

书中最打动笔者的部分是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描写。作者列举历史大事件的同时，还通过任继愈参加湘黔滇徒步团的经历，将宏大的历史背景融入具体的个人体验中。当提到这群知识分子行走在贵州山路上，目睹许多百姓以背盐为生坚毅负重的场景后，作者将任继愈先生对民生疾苦的感触与思考写得振聋发聩：“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通老百姓中文盲很多，而且越是走到百姓中间，任继愈先生就越能看清他们的穷困和痛苦。”“可以说，通过这次艰苦的文化之旅，先生对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产

生了深刻的理解与信心，他开始注意中华民族根源性的问题：民族精神到底何在？在行途中，在深思中，任继愈先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真义——永存初心，勇往直前，研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这样的描写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徒步经历对任继愈先生研究方向和心理转变的影响，更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段长达 1600 公里的徒步之旅，不仅是一次地理迁徙，更成为任继愈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让他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研究西洋哲学转向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根源。

任继愈先生“承前启后”的文化使命感贯穿全书，这是一种对未来文化高潮打基础做准备的“铺路人”精神。作者用一系列生动的事例来展现这种精神，比如任继愈晚年刻下“不敢从心所欲”的印章，这并非谦辞，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文化重建的“准备期”。再比如书中记载的一个感人细节：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时，他特意为一块经常被撞的玻璃门钉上防护木板，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他文化守护精神的生动体现。书里对任继愈先生与国家图书馆深厚渊源的刻画，生动诠释了任继愈不仅是一位在书斋中著书立说的哲学大家，更是一位将学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默默为民族文化大厦添砖加瓦的实践者。他所珍视的“微不足道”（如整理古籍、编纂大典、守护馆藏）的功劳，恰恰闪耀着一种最可贵的品质——将伟大的事业融入平凡的坚守，用无限的耐心去等待和培育文化的未来。而任继愈四译《老子》的学术历程，亦是这种品质的深刻写照：作者详细记述了从 1956 年《老子今译》到 2006 年《老子绎读》的半个世纪里，任继愈如何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自身认识的深化，不断修正和完善对老子思想的理解。特别是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楚简的出土，促使他摆脱“唯心 / 唯物”的简单框架，回归老子的历史语境，展现出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体现出一种“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的学术勇气。此番种种令笔者不由慨叹，书里所谓“不敢从心所欲”的内涵，或许也是一种超越个人成就的、更高境界的“从心所欲”——心之所向，唯有文化传承之千秋大业。

书中呈现的任继愈，是沉思深刻的哲学家，也是事无巨细的图书馆馆长；是要求严格的导师，也是慈爱宽厚的

父亲与兄长；是坐拥书城的学者，也是生活极其简朴，甚至“不懂”献殷勤的丈夫。这些角色并非割裂，而是统一于其内在核心：真诚、责任与对“道”的追求。他的学术是“为己之学”，更是“经世之学”，他的家庭是情感归宿也是品德课堂，他的事业是个人志趣更是国家托付。他是“为真理而活”的典范，并非轰轰烈烈，而是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把崇高的家国情怀、严谨的学术追求和高尚的人格修养融为一体，在平凡的岗位上完成了不平凡的文化使命。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君子”形象，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现代体现，为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崇高的精神标杆。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任继愈九问》不只是对一位哲学先贤的个人纪念，更是对一种文化精神的接续与传扬。它让我们真切地看见——在先生“知止而后有定”的澄明中，有一种面对纷繁世界的静气；在“守正而不阿”的坚贞里，蕴藏着穿越时代风浪的定力；而在“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的温厚背后，更流淌着一种将宏大关怀与细微体察融为一体的生命境界。而这般精神，正是当今的我们最需要珍视和弘扬的宝贵财富。■

西门螺

Article- 楼科敏 Lou Kemin

一

一个春暖花开的周末之晚，少青在吃饭时多喝了一点酒，当从家里出来，拿出手机翻看微信，却没看到阿莱发的信息。而在以往的周末，他总能看到阿莱叫他走路的信息。时间快到8点，他知道阿莱这时还没发信息给他，说明她有事，不出来。

少青独自无聊地在大街上走着。他东逛西走，当走到遗址公园西门时，听到有广场舞的声音传来，就往那边走去，在那块世界遗产的标牌下，聚集着一批五六十岁的女人在跳舞。少青本是跳交谊舞的高手，可如今在这个小城，连一个舞厅都没了，使他对跳舞已不感兴趣，特别是这种乱跳的广场舞，听着那急躁的声响就烦。他从跳舞的人群边走过，往西门里面荡去。

西门里面很大，高高低低的树木错落有致地伸展的枝叶，使整个公园显得有些拥挤。北边有一条小河，在河边的草丛中铺着木板游步道。少青因晚饭多喝了点酒，走路时脚步有些重，吓得几只胆小的青蛙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引起他对这条小河的关注。

喜欢喝酒的少青，心想这条河边会不会有黄鳝出没？黄鳝可是过酒的好货。尽管月色很好，照得水上亮堂堂的，但在隐约的水草中，看不清水中会隐藏着什么东西。他从裤袋里取出手机，打开手电，往河边照看。有小鱼小虾停在水边，就是没看到黄鳝，但他意外地发现一条比手机还长的土步鱼匍伏在水中，他一只手拿手机照着，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来抓土步鱼，可那条看似木乎乎的土步鱼，不知怎么从他的手底下逃走了，结果抓了一把糊泥，逗得连他自己都笑了。

夜色中，弯弯曲曲的游步道显得很长，少青沿着水边照着寻着，时而见到小鱼小虾，但他对这些不感兴趣。来到一块大石旁，这石头很平整光滑，在石头与水面相交处，移动着一颗大田螺。再往前照，又发现了一颗大田螺。这令他欣喜。因为这田螺，比他从前看到过的大得多。他以前看到的田螺都是青黛色的，而这里的田螺却呈黄褐色，他想可能是这里的水土，使田螺的颜色变了样。

少青见西门小河里的田螺又大又多，便扑在游步道木板上，一颗一颗地从水里捉捞起来。因田螺大，有二三个捏在手里，便握不住。他将田螺放在游步道的木板上，又往前去捉。可当他又捉捞了几颗，在手里握不住，回到刚才放田螺的地方，发现原来那几颗已沿着游步道跑各自开了。他急忙在水中折了几张大荷叶，将田螺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拿回家去。这时他老婆已经睡了，他将田螺在水龙头下冲洗后，养在一只洋铁桶里。

二

睡到后半夜，少青因小腹胀鼓鼓的，去卫生间撒尿，听到客厅里传来刺啦刺啦的声音。他打亮电灯，见那些养在洋铁桶里的田螺已逃到地上，爬得到处都是，那种刺啦刺啦的声音，就是爬行发出的。

这时少青的老婆也起来上卫生间，见老公在地上拣什么，便问，“你在弄什么东西？”少青说，“在西门的小港边捡了些大田螺，想烧了过酒吃，不想从养着的桶里逃出来了。”

他老婆过来一看，惊叫着：“这不是田螺，是有害物种福寿螺！”

少青有点不信，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它是福寿螺？”

“田螺的屁股是长的，有两个圈。你看，这个屁股是圆的，只有一圈，它是有寄生虫的福寿螺，不能吃！”他老婆说着，叫他明天去池塘里放生。

少青听老婆这样一说，半信半疑，他为了弄清真相，便在手机的百度输入“福寿螺”搜寻，跳出了相关信息：

福寿螺形似中国田螺，属瓶螺科，为雌雄异体、体内

受精、体外发育的卵生动物。原产地是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1981年作为食用螺引入广东，其后作为特种经济动物又被引入到其他省份养殖。但由于养殖过度，食用口味不佳，市场不好而被大量遗弃或逃逸，并很快扩散到农田和天然湿地，现已成为危害严重的外来入侵物种。

食用有寄生虫的福寿螺，会引起头痛、发热、感染脑膜炎，重者可致痴呆甚至死亡……

少青将搜到的信息同他捉来的田螺比较后，只得无奈地承认，他从西门小河捉来的大田螺，就是福寿螺。

第二天上午，少青去乡间办事，他老婆将他昨晚捉来的那些福寿螺，倒在一只塑料袋里扎紧，叫他带到外面去放生。

少青将塑料袋放在轿车的后备箱中，因车开不到西门小河边，他就一边开车，一边在公路边寻找池塘小河。

当他寻着一条生态不错的小河，便在路边停车，从后备箱中拿出装福寿螺的塑料袋，跑到河边，解开袋口，拎着塑料袋用力往小河一撒，装在袋里的那些螺，全都丢进了小河……

三

从那以后，少青在晚上只要有时间，便会有意无意地到遗址公园的西门去走。

起先，他猜想在西门的小河边捉了那些福寿螺，一定会有很长的时间看不见这种螺了，可当他过了一个星期，拿着手机再去照看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上次被他捕捉过的地方，又聚集着不少大小相同的福寿螺。他一路照看过去，见有的爬在水草上，有的在高出水面的石头上移动，有的潜伏在水底的电线管道上，它们左右摇曳着两根又长又软的触须，那架势像是在向少青摇旗呐喊！

少青不知这些福寿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回想在搜索福寿螺信息时曾经看到，这种螺的繁殖力很强，一年可生2—3代，而幼螺3—4个月就成熟。可少青想，这种螺繁殖力再强，也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就长这么大吧？

原来，福寿螺也是有地盘的。在这条小河对面有一



片杂树林，虽说两岸只隔了三四十米，由于中间没桥，少青过不去，看不到福寿螺在那边出没的情形。他想，以前由于在游步道这边有福寿螺居住，对面的螺就不会过来侵占骚扰，各自相安无事。可福寿螺感觉灵敏，当得知对面的螺群遭遇不测消失时，便纷纷从对岸过来增援……

阿莱与少青好久没见面了。这天晚上，阿莱发微信叫少青出来走路。当他们在老地方会合后，少青没往以前经常走的大塘那边去，而是带阿莱去西门小可边看福寿螺。

西门是遗址公园的一个进出口，因是辅助设置，在晚上也都开着。

少青同阿莱肩并肩地走着，他滔滔不绝地向阿莱讲起福寿螺的事来。走到河边弯弯曲曲的游步道上，少青在前面用手机照着，他将福寿螺经常出没的几个地方，兴奋地指给阿莱看。

走走停停，忽然从天空飘下了雨点，两人怕这两点变大，急忙往不远处，一座闪烁着霓虹光亮的地方跑。

这个闪烁着霓虹光亮的叫“万花筒”，有几节火车车厢那么大。少青和阿莱走到里面，见用玻璃搭成的三角形空间中，在两头有屏幕不停地旋转着远古的玉璧、玉琮、刻画符号，以及走兽、鱼龟螺蚌之类的良渚元素。

这是根据万花筒原理，采用光影科技与新材料，打造

穿越 5000+ 的时空隧道，专供游人参观体验。少青指着画面中出现的螺蚌鱼虾说，这些就是水中的“肉”，因螺、蚌贝壳易于捡拾，而且营养丰富，自然成了远古良渚人最主要的副食。他告诉阿莱，我在研究，如何将福寿螺变成一道过酒的好菜！

少青对福寿螺已走火入魔，可阿莱对这种东西却不感兴趣。她所关心的，是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收到过少青发的微信。她抱怨少青看这些福寿螺，比看自己还痴情，并且听他说还要想办法，将它变成一种美味佳饌烧来吃，她为了阻止少青的这种毒头想法，暗自想出了一个对付的法子。

少青在白天从未去西门逛过，这天中午，天气晴好，他突然奇想，在大白天去西门看福寿螺。

当他走在游步道上一路看过去，特别留意那几处大螺经常出没的地方。因没看到螺的踪影，正感到纳闷时，突然发现在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下，堆着一大堆福寿螺。他不明白，这福寿螺怎么也会像海里的鲸鱼那样集体上岸自杀？再仔细一看，竟是被人从水里捞起，敲破螺壳，曝晒而死。他在敲破螺壳的窟窿中，看到成群的蚂蚁和几只红头苍蝇在忙碌地啃食……

少青问一个手里拿着扫帚畚箕，嘴上叨着一支烟的保洁老头：“这些福寿螺怎么爬上岸了？”

老头反问：“福寿螺怎会一起爬上岸？那是我受人所托，从水里一颗颗捞起来敲破，为了点数，而堆放在一起的。”

少青急问：“这是怎么回事？”

保洁老头告诉少青，前天有个打扮洋气的美女，见我在游步道上扫地，她说这条河里有害的福寿螺太多了，你在这里保洁，为了生态，我请你从水里捉捞一颗福寿螺，付你 10 元报酬，多多益善！美女说着，从肩上背着的小包里拿出二张百元大钞，递给我，叫我买条香烟吃吃，算是辛苦费。

少青听了，真是哭笑不得，这演的是哪出乌龙？他知道，这背后指使的那个美女，肯定是阿莱，他恼火地给阿莱发了个微信，怪她无事生非！

阿莱回道：“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你说要捞起来，想当作美食吃，我怕你吃了福寿螺中毒，将细菌传

给我。为了杜绝后患，我出钱，关照保洁员，将河边凡看得见的福寿螺都捞起来，集中敲碎，这也算是为环保出一点力！”

少青看了，气得七窍生烟……

四

自从敲螺事件发生后，少青有一个多月没去西门。当他再去西门的游步道走时，天气已从夏天转入秋天。

他拿着手机在游步道上照看，发现在小河边熟悉的地方，又出没了许多大螺，好像根本没发生过敲螺事件一样。

少青无法想象，这西门的小河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螺？他为了能在水里看得更远更清晰，特意从淘宝上买来一个能照 1000 米远的强光手电筒。这晚，他拿着电筒去西门试照，那些高大的树，远处的水面，被照得比白天还光亮。他跨到游步道外的一块大石头上，用新家伙观察着福寿螺动态。

福寿螺的雌性雄性，都在水面的草丛交配。在明亮的电筒下，少青见两颗黑糊糊的螺，各自张开口子上盖着的螺眼，像并蒂莲似的交胫叠股，牢牢吸吮在一起。少青出于好奇，从旁边折了一根细树枝去拨弄，试图分开它们，但因牢牢吸吮在一起，用软的树条怎么也拨不开它们。结果他用一只手去扳，才将两颗雌雄交配的福寿螺强行分开。由于少青的好奇心坏了这两颗螺的好事，他在内心感到一阵愧疚……

福寿螺虽说看不出有嘴巴，但少青却亲眼看到没嘴巴的福寿螺，将生长在水中的一根小草，缓慢地舔食、咬断倒下，漂浮在水上。

“在照啥东西？”

正蹲着身子，观察在兴头上的少青，忽听身后有个熟悉的声音在问，他抬起头，隐约中见是人高马大的大脚水毛，从游步道走来。

在这个小城，大脚水毛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环保志愿者，他平时有事没事，总喜欢到一些地方义务巡逻。

少青见是水毛，站起来回道：“在照福寿螺。你瞧，这



河边有好多。”

大脚水毛停下脚步，跟随少青的手电筒，一起去照看。

见多识广的水毛说，福寿螺多的地方，说明水质好，这种东西主要栖息于流速缓慢或静止的水体中，爱在夜间活动。它们喜欢集群，尤其偏爱像西门这种水草丰盛、水质清新的湿地。这种螺的寿命可长达 3—5 年，最长的可达 10 年。

随着电筒光的照射，他们在一丛芦苇上，见有颗福寿螺背着重重的壳，正蠕动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它爬到合适处，就停着产卵，留下一颗红桑果似的标记……

水毛指着芦苇上的卵块，告诉少青：“辨认福寿螺最容易的特征，就是红桑果似的粉红色卵块。那是雌螺在水上的固体物表面产下的卵。福寿螺会走壁爬枝，而同是在水中生长的螺蛳、田螺，却没这种本领。”

少青听大脚水毛如此一讲，知道他对福寿螺有研究，便将在这里几次捉螺的经历告诉他。水毛听了说：“这个有害物种，有极强的耐旱能力，在干旱季节，它埋藏在湿润的泥土中，可以度过大半年，被水灌溉时能再次活跃起来。因此，福寿螺对田里的水稻，池塘的莲藕、茭白等农作物危害极大，特别是体内寄生虫多，人要是吃了，对身

体危害极大。”

说到福寿螺对农作物的危害，水毛告诉少青，周边有个藕花洲农庄，本来每到藕花开时，从杭州来度假的人很火爆，后来因池塘里福寿螺太多，藕花杆茎被咬得一片狼藉。农庄主宝根为了灭掉这种有害物种，听植保专家说，鸭群能吃掉藕塘里的福寿螺，就出钞票叫养鸭大户老僵尸家的几百只关棚鸭来剿灭！可那里晓得，由于藕塘里的螺比鸭生出来的蛋还要大，螺没灭掉，却梗死了好几十只关棚鸭，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原先好好的藕花洲农庄，就因这种有害物种横行，倒闭了……

大脚水毛一边说，一边将看到的福寿螺，从水里一颗一颗捞起来，甩在游步道上，然后用他那双大脚，毫不留情地全都踏碎。

五

金秋的时候，少青去浏阳河边的韶山冲旅游。当他排了2个小时的队参观伟人故居，到里面转了一圈，只呆了5分钟就出来了。

当他走过故居下面长着藕叶的水塘时，见许多游客在伟人故居的正对门前抢着拍照。少青从人缝中突然发现，在池塘的藕叶杆上粘着他熟悉的粉红色卵块。他赶紧拨开拍照的人群，钻到下面的临水的台阶上，用手机一颗，二颗，五颗六颗地拍下来。他非常震惊，连这里也会遭到外来物种入侵。

当少青从水塘边上来，同行的胡大师疑惑地问：“你在拍什么？”

少青一边将拍下的照片给胡大师看，一边说，连这里都有福寿螺！

胡大师听了笑道：“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我在西部的黄河边，也看到过这种印记。”

少青担忧地说，看来福寿螺已横行各地了。

胡大师提醒，“哎！你别当它是祸国殃民的东西，有一年我到泰国旅游，看见一个女人，在摊头上要了一大盆福寿螺，一边挑着螺肉美滋滋地塞进嘴里，一边在手里捏着一束像大葱似的草，沾着调料，当作好东西大饱口福。”

少青说：“那是国外。”

胡大师道：“你别国外，外国的。中国人为什么说福寿螺有寄生虫，吃了要中毒，而泰国人吃了，就不中毒？主要是我们国家食物充足，有得吃的缘故。以前在我们家乡，都厌小龙虾脏，也是没人吃的，而现在小龙虾却成了一些地方的美食。如果哪一天没饭吃，饿肚皮了，许多人会将福寿螺捉来，当好东西吃，将它吃得精光。”

冬天到了，西门枝繁叶茂的树叶纷纷掉下，整个公园显得空旷起来。

少青一般都是晚上8点光景过去，这时那些吃过夜饭出来走路的，早已回家。他看到除了几个牵着绳子遛狗的，或是结识不久的情人还在手挽手地在散步，游人稀少。

穿着牛仔裤和羽绒衣的少青，明显感到了寒意。他走在游步道上，已很难看到福寿螺出没的情形。正当他感到失望时，突然在一丛被割平的茭白茬中，看到一颗比鸡蛋还大的福寿螺，像块石头似地潜伏着，探出二根触须，左右晃动，寻找食物。

天冷了，别的福寿螺都不见踪影，而这颗大螺却奇怪地出现在游步道边。少青想，也许因这颗螺壳厚、肉老、耐寒力强，需储存更多的食物过冬，才出现在水上。但随着寒冷加剧，这颗超大螺也会像其他螺群一样，潜入水底，进入冬眠……

从这个春天到冬天，在少青心中，福寿螺的份量已超过了阿莱。

阿莱为了打响爱情保卫战，难怪要剿灭这种有害物种。

而在这个慢长的冬天，少青却在强烈地惦记着那些潜入水底冬眠的西门螺。

他满脑子乱想，如何将福寿螺做成一道人人爱吃的美味佳饌……

小小说两题

Article- 钟燕 Zhong Yan

1945 年的烟花

陈大发是半坑村里最著名的玩药发木偶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叫他陈木偶。据说从明清时期，他的祖上就是药发木偶的手艺人。每逢过年或吉庆，是陈大发最忙的时候。用樟木雕成的木偶，用古法提炼黑硝配火药，做成的药发木偶在长长的竹竿上喷出火花，点亮了半边的夜空，陈木偶也在烟花中闪闪发光。陈大发就哈哈大笑说，你们也可以叫我陈发光。

陈木偶那天晚上是带着徒弟阿赖去的，在雅阳镇上为汪为人老爷的母亲祝寿，陈木偶在心里叫那个老女人为老不死，老不死笑得连假牙都掉了下来，于是汪为人很高兴，赏了陈木偶很多钱。阿赖是桂花收养的儿子，陈木偶记得，一队戏班子摇摇晃晃走进他的眼帘是在民国十二年，他当时正好站在村口，看到班子搭起台子，灯火通明地在村里演了

几场帝王将相，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陈木偶记得寡妇桂花在那天的黄昏发出了一声惊叫，她就站在那棵半死不活的泡桐树下，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她说这肯定是戏班子哪个戏子留下的，这东西是福还是祸，谁要谁抱走。

陈木偶说，这不是东西，这好赖是个人。

桂花说，那到底是好还是赖。

陈木偶大笑起来，说，暂时是个赖吧！我可以叫他陈阿赖。那天陈木偶说完，抬头看到了村东头那片红得发慌的火烧云，像是要把天给烧塌了。他还看到寡妇桂花抱着襁褓里的阿赖走进了那片火烧云，身上像着了团火。陈木偶说，喂，你没嫁给我，后悔了吧。要是嫁给我，你就不是寡妇。桂花说，不后悔。陈木偶又说，你带着这个阿赖，就多一张嘴，迟早要后悔。桂花说，不后悔。

阿赖像地头的野草疯长着，他不爱听话，他爱和桂花反着来，所以桂花挥起的荆条一



次次落在小牛犊般的身体上，每落一鞭都伴着一声吟唱般的咒骂，你这个天杀的。吃完荆条的阿赖总喜欢斜靠在村口那棵泡桐树下，等待一个戏班子出现。因为陈木偶告诉他，说你娘是戏班里的人，你娘不要你了，你害了桂花。

后来村里人发现，阿赖可能还有些傻，他很小的时候就会排十二生肖，村里人都觉得桂花有福气，可能收养的是一个状元。但是到了阿赖十多岁，他还只能排生肖，村里人就笑，说完蛋了，桂花的后半生惨得很。桂花就带着阿赖来找陈木偶，说你收下阿赖当徒弟。

陈木偶说，他学不会。

桂花说，你个老光棍，你个死脑子，活该你当老光棍。

陈木偶说，当年你没看上我，你嫁给了陈小华，非要说他能说说唱，说唱能当饭吃吗？我看你嫁给陈小华，就是一个笑话。

桂花皱眉头，就闲话少说，你收不收。

这时候陈木偶看到阿赖跑到了围墙跟，撒了一泡长尿，陈木偶就叹了口气说，我都听你的，收。桂花就笑了，说，你要是不收，你还真对你不客气。陈木偶说，你笑起来很好看。桂花随即就板起了脸，说别动歪心思，我心里只有陈小华。

阿赖在泡桐树下等戏班子，一直没有等来，最后等来

了日本鬼子。鬼子进村的时候，把整个村都给烧了。那天陈木偶带着阿赖去县上替人表演药发木偶，回到村口的时候，远远看到了一村的大火，哭喊声震天，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枪声。阿赖要往村里说，说村里有我娘，我娘怎么办。他被陈木偶紧紧抱住了，说你不能去送死。

第二天陈木偶带着阿赖回村，把烧成一炭的桂花给安葬了。在坟前阿赖一滴眼泪也没有，他说陈木偶，你为什么不会哭？陈木偶心里难过，他心里一直有桂花，但桂花心里没有他，于是他在桂花坟前说，陈阿赖交给我，你放心。又说，下辈子我要和陈小华争，争取下辈子你能看上我。

后来陈木偶就带着阿赖离开了村庄，在外面晃荡了有一年。一直到第二年，他们在镇上遇见了汪为人。汪为人高兴地拍大腿，拍一下说一句，他说我娘还惦记着你们的木偶戏，又说今天来我家里表演一下？我当了维持会长了，驻扎在镇上的太君要来我家米西米西。

陈木偶说，会长不就是汉奸吗？

汪为人不生气，说话不要那和难听，会长其实就是领导的意思。

陈木偶说，我不去，我不缺钱，我的钱现在多得花不完。

汪为人就把脸板了下来，他拍了拍腰间的一把盒子炮说，那我怀疑你通共，随时可以把你就地正法。不信你试试。

阿赖插话说，汪领导，晚上几点？

汪为人说，还是你识相，七点。不见不散。

汪为人摇摇晃晃的走了。陈木偶带着阿赖跑，跑到半路的时候，陈木偶突然发现阿赖不见了，和阿赖一起消失的是药发木偶的行头。于是他想起了阿赖在路上问他，他说木偶，你们要跑到哪儿去。陈木偶说，跑得越远越好。阿赖说，有多远。陈木偶说，我也不知道。阿赖说，跑多远都还是在中国，中国到处都是日本鬼子，我觉得不能跑。

那天晚上，等于陈木偶跑回到镇上寻找阿赖的时候，还没到镇口就听到了一声巨响。后来的一切，陈木偶都是听镇上的人讲的，说那天炸掉了几个日本军官，把汪为人也炸到了半空中。说，那天药发木偶的样子很好看，满

地烟花，火树银花。说陈木偶和阿赖肯定也炸死了，他们看上去很勇敢。陈木偶穿行在镇街上的人群中，他一言不发，满脸都是泪花。

阿赖的尸体被扔到了野外，最后是陈木偶把阿赖的两截身子拼起来，埋在了桂花的身边。陈木偶说，桂花，你儿子来陪你了。又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来世我还是要和陈小华一决高下的。陈木偶还请石匠刻墓碑，石匠刻上了陈阿赖之墓五个字，陈木偶就很生气，说他妈的，你给我重刻。石匠说，刻什么？陈木偶说，刻陈英雄之墓。

街芦渡

咸丰四年的春雨，密集得像是从天上倒下来一片海。一只孤雁衔芦掠过雨幕，雨还未转晴，阿芳刚送走爷爷——竹里族长周之焕，然后在祠堂的照壁上贴出一张红纸，“造桥招亲”，内容是有哪位造桥师傅能将桥合拢，她就嫁给谁。消息传出，排队来应聘的师傅很多，他们在某个清晨，看到阿芳推开了门，在屋檐下的一丛红彤彤的阳光下梳头发。阿芳脸上露出一个红彤彤的微笑，梳着红彤彤的头发，梳完头发阿芳望着红彤彤的一群师傅说，我爷爷一辈子造过七次桥，但每次造的桥，当年就因为不牢固而被河水冲走。他死不瞑目。

造桥师傅王首直来自秀才村国岭，读过些诗文，拱手向前说，造桥修路，造福桑梓，鄙人愿意一试。

谢天意来自高山峰门，目不识丁却精于算计，他两指朝天起誓，要么我造完桥在桥上过，要么我造不成桥在桥下死。他妈的，不蒸馒头蒸口气。

其他造桥师傅不甘示弱，都亮出自己的吃饭家伙。河对岸的东坑人跑来看热闹，一个大娘说，这桥年年造年年塌，今年我们东坑可千万别蹚这趟浑水。另一个后生的目光在阿芳身上打转，我要是会造桥，我倒想参加比试。

比试到了日头落下才结束，最后王首直和谢天意胜出。王首直作揖，姑娘放心，我自当全力以赴。谢天意梗着脖子说老子拿命搏。

俩人分头开始造桥。族里的人都跑来帮忙当小工，就连之前自阿毛溺水后得了失心疯的阿毛娘也好像不疯

了，突然安静下来的她天天只晓得闷头烧水送饭，闷头打下手。有人说，阿毛娘你再生一个。阿毛娘盯住那人说，呸，不生。说完止不住的泪，便没人敢再提这旧事。

河岸两头每天人头攒动，一波是忙着干活的竹里人，一波是围观的东坑人。他们看着王首直和谢天意带着竹里人凿桥台，东坑人说哪有这么干活的，过两天这桥台准塌。过了几天桥台不仅没塌，拱架也起来了。东坑人有些傻眼，但仍嘴硬地说这拱架比上次我们东坑和竹里联合一起搭的差多了。又过了几天桥身上的将军柱也立起来了，东坑人坐不住，说这桥从来都是两族人合造的，功德也是各占两边，哪有一边独占的道理！东坑人拿着麻绳家伙什儿也加入了造桥大军中。

阿芳每天担着做好的饭菜送到河岸的这边，又送到河岸的那边，把香喷喷的饭菜端到王首直和谢天意跟前。王首直看着碗里油亮的狮子头发呆，心想以后我要教我们的儿子读书写字，给他讲水浒，讲孤雁衔芦渡关……

谢天意一口一块排骨，啃得眉毛飞起，他看着阿芳离去的背影，鼓囊囊的腮帮子里冒出一句，妈的！我谢天意一定要讨你阿芳当婆娘，让你给老子生八个儿子，全跟着我四处造桥。

吃完了阿芳送的饭，俩人就有了使不完的劲。干活的小工歇了一轮又一轮，只有王首直和谢天意还在忙不停。一直熬了七天七夜，熬得眼睛通红，仍不肯先停歇。大家都说俩人为了娶阿芳为妻连命都不要了，谢天意手上活不停地回道，你们懂个屁！男人要是没了女人，男人要命还有什么用。

两边的桥身疯了似的往河中间长，眼看着就要合拢了，王首直和谢天意都很有默契地停了下来。两边的木拱桥身全都是纵横编织的榫卯结构，没有用一颗钉子，合拢时卯榫的位置必须咬合得严丝合缝。

叮叮当当的响声停了下来，两队人马站在两边的河岸，手里紧拉着绳索，等待着最后一声号令。阿芳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昂着头远远望着河上的两条巨臂。“放！”两个声音同时在两岸响起，梁木逐渐靠近合拢。两边河岸的黑点发出欢呼。

桥身合拢了。王首直和谢天意爬到桥上检查最后的连接点，脸色却愈发阴沉起来。妈的，刚才谁绳子放慢了。



谢天意冲着底下的人喊。又转头对王首直道，他奶奶的，锁没卡紧，这么大的缝都不用大水冲，风一吹就倒。

王首直一脸凝重，似乎没听见谢天意在说什么，对着几块木构件不停比划着，又拿起一截木炭自顾自地画起来，谢天意凑过去一看，上面画着一个造型奇特的锁结。

你这画得什么玩——意……谢天意看着图案说着说着就突然没了音，像地里的庄稼被抽干了水分一下变得干瘪了。他死死盯着王首直画的结，仿佛入定了般。半晌才出声，声音都变了调。这，叫什么？

锁龙扣。王首直一刻不停，已按画中的样子削起了木条。谢师傅，你看过《水浒传》吗？

锁龙扣！锁龙扣！只剩下一个声音在不停敲打着谢天意的脑壳。

大雁会衔芦而翔，既能节省力气，也能防备赠戈。我在想，我们造桥也是一样的道理。

锁龙扣！锁龙扣！

你知道吗？就是借势而行，大雁可以衔芦，我们也能借着水势……

锁龙扣！锁龙扣！？

谢天意如梦初醒。他看着王首直手里举着木块已经攀上了桥的至高点。看着王首直一点一点地将它卡进

桥里，然后坐在那里休息，呲着一口大白牙向阿芳挥舞着手。阿芳朝着桥上也使劲挥舞着双手，其他人兴奋地高喊起了王首直的名字。

妈的！王首直你现在就从桥上掉下来摔死好了！谢天意心里上来一股狠劲。远处传来一声低沉的轰鸣声，紧接着一条条白线向这边扑来，谢天意下意识地喊了一声，他看到了喜悦困惑惊恐这几个情绪在王首直的脸上快速地流动了过去。

大水又来吃人啦！阿毛娘在人群里发出一声哀嚎，人群一下炸开，开始四处窜开逃离河岸。洪流向桥扑来，挤进木缝间，桥颤抖起来。

反应过来的王首直拿起最后一块木头死命地往里敲。一个用力过猛，失去重心人便掉了下去。远远的，从水底飘过来一个声音：你对阿芳一好一点……

你他娘的！我们还没比完呢！等老子救你上来继续比。

众人没拦住，谢天意跳了下去。

洪流终于退了，两位造桥师傅消失了，桥却留住了。一道倾斜的弧线，像鱼嘴张开，正对着湍急的水流。河水撞上桥身，自然地被分成两股，洪流之力被削减了大半，桥身反而更稳固了。阿芳笑了，曾经有人和她说过雁衔芦这个故事。

东坑人给这座斜桥起了名，叫王家桥，竹里人给这座桥起了名，叫谢家桥。阿芳说，你们各叫各的，但是，这座桥就应该叫衔芦渡！

几年后，阿芳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教书郎，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姓王，小的姓谢。再接着，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姓肖。于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教书郎是姓肖。 ▣

寻找刘芳

Article- 马朝虎 Ma Chaohu

一

占建拉了一个微信群，只要是太平村的人，都拉进来，目的是为了寻找刘芳。每天，占建都要在群里问一句：有刘芳的消息吗？在占建眼中，刘芳是改变他命运的人。在太平村，跟占建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都希望在刘芳困难的时候，能帮她一把，就像当初她帮助大家一样。

刘芳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已经整整 10 年了。

2015 年春天，占建听多位同村人说，刘芳遇到了麻烦事，具体是什么，又都说不上来。占建非常担忧，立即给在深圳的刘芳打电话，刘芳回答得轻描淡写：“我过得挺好的呀，不用担心。”那时候，占建已经在广州做服装生意，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五个月后，占建去深圳谈一笔生意，趁机专门去隆升制衣厂看望刘芳。这家制衣厂，占建再熟悉不过，多年以前，他就是由刘芳带到这里工作了六年，然后在刘芳的鼓动下，出去自主创业。

听说占建是刘芳的老乡，制衣厂保安不让他往里走，脸上露出一丝怪笑，说这里已经改朝换代了，三个月前，

制衣厂胡老板生病死了，他香港的大老婆把厂子卖给了别人，把他内地的小老婆赶走了。

事情比占建想象的还要糟糕。

保安说话很难听，占建还是忍住没跟他发火。他明白保安所指的胡老板内地小老婆，就是他要找的刘芳。占建偷偷地塞给保安两盒香烟，保安这才告诉他刘芳暂时落脚的地方——五公里之外一家小宾馆。

此时是南方的九月份，太阳晒在人身上，依然有灼烫感。当占建敲开宾馆客房的门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面前的是一位脸色暗淡、神情疲惫的中年妇女，那个优雅而又美丽的女人已荡然无存。宾馆房间狭小而又零乱，桌子上摆放着一瓶矿泉水和吃了大半的快餐。

占建眼眶湿润，离去的时候，一再叮嘱刘芳，需要帮忙随时给他打电话，并把自己身上全部的现金——8000 多元钱留给刘芳。刘芳怎么也不肯收，笑着说：“我哪里会像你想象的这么惨？这些日子我只是心情不好，想独自一人静静而已，过几天就好了，你们真的不用替我担心。”

这是占建与刘芳的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刘芳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原来的电话号码成了

空号，QQ常年掉线，没有了任何音讯。占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刘芳，汇集过来的信息莫衷一是，有说在深圳的，嫁给了一个开超市的老头；有说在东莞的，在服装店做销售；有说在北京的，在开出租车；有说在温州的，在幼儿园做保育……这些地方或者有大坪村人，或者有占建的熟人，让他们多方寻找，也没有任何结果。

2023年夏天，刘芳81岁的父亲刘大堂癌症复发，临终前想见见女儿，也未能如愿，带着遗憾闭上了眼睛。刘大堂的丧事，是占建出面操办的，很多在外地谋生的大坪村人得到消息，也纷纷赶回来奔丧，而最最不应该缺席的刘芳，偏偏缺席了。

刘芳是家中独女，母亲在她15岁那年生病去世了。刘大堂一走，刘芳又不知流落何方，房子就变得空空荡荡的了。

这座房子建于1991年，是刘芳拿钱回来建造的，据说图纸是请香港的专家设计的——一层有两个卧室，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老人房和一间次卧，除了这些，还有储物间、车库、公厕等布置；二层有三个卧室，还有书房，主卧配单独的室内套间；三层在面积上缩减不少，产生层次感，还有观景阳台和室内休闲区域。

房子建好后，引来周边几个乡镇的许多村民前来参观，目光里全是羡慕和神往。隔过几年，村庄里零零星星地耸立起楼房，但都没有刘家的气派。到了本世纪，有在外面赚了钱的村民回大坪村盖房子，在设计、材料、装璜等方面都超出了刘家，但都没有轰动效应，很多人说，要是没有刘芳，他们可能造不起这样的房子。

刘大堂丧事办好后，每隔一段时间，占建都要叫上自己民宿里的几位服务员，把刘家的房子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他希望有一天刘芳回来了，可以舒舒服服地住进去。

二

2020年，在外面闯荡多年的占建嗅到了一种商机，带着一笔资金回到大坪村，把几座清末民初的老房子租下来改造成民宿。民宿开业后，特别是节假日，客满为患，生意红火。大坪村人曾经竭力想逃离的远山远水，如今

是许多城里人无限向往的诗和远方，世事变化，让人猝不及防。

大坪这个边远小村庄，三面被绵绵大山环抱，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与外部世界相连接。在上个世纪，村民要去一趟县城也很不方便，要步行两小时到集镇坐中巴车，进城的中巴车一天两趟，上午下午各一趟。村里甚至有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到过县城。

刘芳出生于1966年，深山出俊鸟，她是村子里女孩子当中长得最漂亮水灵的一个。占建和刘芳同龄，是墙壁紧挨着的邻居，两人从小就随大人一起下地干活。刘芳母亲去世时，她刚好初中毕业，自己不想接着念书，家里也没条件继续供她。女孩子长到一定岁数，家里就托媒人给说上一门亲，挑选一个好日子把她嫁出去，从此，洗衣做饭，生儿育女，在劳碌中过完一生。这就是农村女性的宿命，千百年来一成不变。

很少有女孩子能从这样的宿命里挣脱出来，生活的好坏，完全要凭个人运气。刘芳决定去集镇上学裁缝手艺，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增加一些可能。

手艺人那个年代的农村，是受人尊敬，赚钱比种地多的行当。对于男性来说，可供选择的手艺很多，像泥匠、瓦匠、木匠、铁匠、漆匠、剃头匠、杀猪匠等等等等，只要有一把好力气就行。但对于女性，只剩下做裁缝这一选项，所以，乡村的女孩子挤破脑瓜去学裁缝。要不是刘芳长得好看乖巧，裁缝店师傅还真不会收她为徒。

这一年，占建在集镇里上高中。

这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场影响中国深远的变革已经拉开大幕，只是在偏僻的虹村还感受不到。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就像扔一块石头到平静的水面，激起的波纹荡漾开来，肯定会波及到每一个角落。

集镇的裁缝店有十来位年龄与刘芳不相上下的女孩子，来自于附近的几个乡镇，裁缝店师傅是位中年妇女，她深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古训，她每个月让徒弟交三块钱的学费，传授手艺却遮遮掩掩，平时就让大家做点锁扣眼、剪线头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事，还规定学满三年才能出师。

刘芳感觉有些憋屈，但也只好忍着。女孩们在一起，叽叽喳喳，总有说不完的话，晚上，师傅回家，女孩子

们就在裁缝店里打地铺。刘芳和一位名叫黄英的女孩走得最近。

黄英家在集镇上，比刘芳大两岁，叔叔当兵提干，转业后分在县工商局工作，黄英讲的很多让刘芳听后一愣一愣的消息，都是她从叔叔那里贩卖过来的。

198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黄英约刘芳去集镇东面的河边散步纳凉。乡村的夜晚，风轻缓柔软，挟带着草木的香气，虫鸣声像网一样笼罩在四野，人走近时停住，人一走远，叫声又起来了。

突然，黄英拉住刘芳的手说：“我们去深圳打工吧。”

深圳两个字，最近时不时地被人提起。刘芳隐约知道，深圳在南方，跟香港很近，办起了经济特区，建起很多高楼大厦和工厂，内地的年轻人，纷纷去那里找工作，工资很高，生活很潮……

刘芳被说动了，决定和黄英一起去深圳，还有一位姓林的女孩子也愿意同行。那个晚上，三个年轻的生命激动不已，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

走的那天，她们约好在集镇里坐下午的中巴车。车子开动时，那位姓林的女孩不见人影，后来写信联系才知道，她被父母锁在房间里不出来。

那天的中巴车拥挤不堪，汗水、烟草、家禽、农产品的气味混杂在一起，令人瞟眼发痒。车子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驶过，啾啾作响，尘土飞扬，沿途不时有人上车、下车，车子喘着粗气，奔向终点站——县城。

刘芳和黄英的终点站，不是县城，她们要继续奔向更加炎热的南方。在县城下车后，乘火车到广州，再转车去深圳。

三

等占建再次见到刘芳，是三年以后了。这次，刘芳是从深圳回大坪村过春节的。这时，占建高中毕业已两年，高考落榜的他，只能跟祖辈们一样，艰辛地从土地里刨食。

占建清楚记得那天刘芳出现在村口时带给大家的震惊。

腊月里的村庄，一年的农活已忙完，村里人终于有了

难得的清闲，于是凑在村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漫无边际地聊天。远远地从村道上走来了一位女子，头发烫成大波浪，上身是粉红色的皮衣，下身是白色的喇叭裤，脚上是黑色的高跟鞋，手上还提着两只鼓鼓的行李箱。大家从没见过这么漂亮洋气的女子，目光全定格在她身上，以为她是来走亲戚的城里人。

当刘芳笑咪咪地跟大家打招呼，拉开行李箱，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分给女人和孩子，又拆开一包包香烟敬给男人时，大家这才恍过神来，认出她是刘大堂的女儿刘芳。

对于大坪村来说，这个春节过得与以往一样又不一样。

这时候，深圳已不再是陌生的字眼了，大家有从报纸上看来的，有从广播上听来的，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在口头上传播的信息——深圳钱好赚，女人比男人钱好赚，漂亮的女人比不漂亮的女人钱好赚。漂亮的女人之所以钱好赚，要么是在歌厅舞厅宾馆出卖色相，要么被有钱人包养起来做小老婆，刘芳这么漂亮的女人，又经常往家里寄钱，肯定逃不出出卖色相，或被人包养这两种情况。那几年，刘大堂在村子里一直抬不起头。

村里人和刘芳之间，仿佛隔着一层什么。刚开始的几天，没有人去刘家串门，经过他们家门口时，只是扭头匆匆看上一眼。

到了正月初三，村里的年轻人再也不能矜持了，有的主动走进了刘家。于是，人越聚越多，围着刘芳问东问西。刘芳讲述的外面世界，让大家听得眼睛闪闪发亮。

占建的眼睛也在闪闪发亮。

正月初八那天，刘芳回深圳，跟着她一起走的，还有两女五男，占建是其中的一个，本来，人数还不止这些，有的临走时，被父母锁在了房间里。刘芳占建他们走的时候，很多人站在村道边看他们走远，眼神颇为复杂。

到了深圳，刘芳把他们安排进了隆升制衣厂上班，每个人的工种都不差，有设计、工艺、销售，全是制衣厂的核心职位，有技术含量，更有发展前景。

刘芳为何能在制衣厂说一不二？占建后来慢慢知道了其中的缘故。

那年，刘芳刚到深圳时，黄英叔叔通过战友的关系给她找到了一份工作，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扔下刘芳一个

人，像无头苍蝇一样蒙头乱蹿，又四处碰壁，带的钱很快就要花光了，仍然没能找到工作。刘芳住的是一家价钱便宜的旅馆，老板娘几次暗示怎么做来钱更快更容易，刘芳都装作没听懂。当时，旅馆里有几位女孩子，到了晚上涂脂抹粉，敲响一扇扇客房的门……

就在走投无路，准备按旅馆老板娘暗示的去做的时候，一家制衣厂招收缝纫工，刘芳学过裁缝，被录用了。

这家制衣厂就是隆升制衣厂，老板姓胡，原来是宝安人，改革开放前，他移居香港。深圳特区成立后，身在香港的胡老板被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1983年，回到深圳蛇口办起了制衣厂。

胡老板那年38岁，已经在香港结婚，但妻子因身体原因，未能给他生下一儿半女，令他十分遗憾。胡老板妻子，内心也十分愧疚，觉得对不起丈夫。刘芳的朴素和出众的容貌，很快吸引住了胡老板的目光，先是把她从流水线上调到工艺部，后来又把她调到总经理办公室，给她开的工资，足以让刘芳咋舌。

情窦初开的刘芳，知道胡老板的用意，作为一个来自边远山村贫困家庭的女孩，她向往美好的生活，虽然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命运，但她不愿意就这样出卖自己。

一天，胡老板专门请刘芳吃饭，当面提出了要求，希望刘芳给他生下一儿半女的。就在两天前，刘芳接到了老家发来的电报，说父亲刘大堂被查出直肠癌，急需一大笔钱动手术。

刘芳别无选择。

一年后，刘芳给胡老板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胡老板激动不已，觉得刘芳为胡家立下了大功，他香港的妻子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只是提出一个要求，等孩子断奶后马上送到香港由她来抚养，并永久对孩子隐瞒真实情况。交换的条件是，她默许刘芳的存在。

每个月，胡老板一半时间在深圳，一半时间回香港。胡老板回香港的时候，刘芳成了制衣厂的“大老板”，负责厂里的全部事务，胡老板在深圳的时候，她成了“二老板”，说话还是管用的。

知道这些，占建并没有对刘芳另眼相待，倒是对她非常的理解和同情——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女孩，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四

一年时间转瞬即逝，又快过春节了，兴奋和喜悦闪现在每个人的脸上。当初随刘芳出来的七名同乡，在刘芳的带领下，踏上了回乡探亲的旅途。

占建对刘芳充满了感激，这一年，他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术，关键是还赚到钱，减轻了父母的负担，妹妹考取了中专，要不然她连学也上不起。

这年大坪村的春节，江南湿冷的空气里浮游着一种躁动，刘芳的家，人员进出频繁，不时传出响亮的说笑声，灯光要很晚才熄灭。

占建也不时听到有人对刘芳的议论，语气里带着不屑、讥讽和羞辱的万分，占建非常生气，走上去呵斥道：“你们知道什么？”

乡村里的春节，交织着人情世故和世事变迁。

但春节过后，又有十几位年轻男女随刘芳一起去了深圳。

那时候，一个人在外地立住了脚跟，是可以携带整个村庄的人的。此后连续几年春节过后，随刘芳一起去深圳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大坪村近三百户人家，到后来，差不多每户有一人是被刘芳带到深圳赚钱的，这让附近几个村的人非常羡慕。

这些刘芳带出去的老乡，有的就安排在制衣厂上班，有的通过她的人脉关系，安排到其他厂里上班。每到节假日，刘芳喜欢把同村人叫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要是谁遇到困难，刘芳从不含糊，要力出力，要钱出钱，不管年龄大小，大家都叫刘芳“芳姐”。

给占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刘芳总是一次次地对大家说——在制衣厂在电子厂在流水线上做操作工，不应该是你们一辈子的事，你们要学技术、学业务、学经营、学管理，以后才有更多的机会，才能赚更多的钱，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这些话占建听进去了，很多人也听进去了。

渐渐地，村庄里对刘芳的闲言碎语少了，倒是对她生发了佩服感激之情，有外村人抵毁刘芳，他们生气地怼回去，维护着她的名声。刘芳春节回乡，邀请她到家里吃饭的人排起了长队。1991年，刘芳回乡造房子，家家户户都

来帮忙，刘大堂也成了受尊敬的人，邻里之间产生口角，会叫上他评理。

在刘芳的一再鼓动下，占建决定离开制衣厂，出去办服装贸易公司。那天，他对刘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刘芳拍手称赞：“好，确实应该闯一闯，有什么困难跟我说，隆升厂的服装你先拿去，销出后再跟我结帐。”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像占建一样原来在隆升制衣厂工作的，在刘芳的鼓动和帮助下开始自主创业并事业有成的本村人，就有十几位。

后来，占建将自己的公司迁到了广州，与刘芳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但只要回深圳，不管多忙，都要抽时间去看看刘芳，聊一聊各自的近况。

随着时间的流逝，刘芳的漂亮中，又增添了一份优雅，但是，从她那淡然的笑意里，占建还是捕捉到了一丝掩饰不住的忧愁和遗憾。

占建在心里轻叹一声。

五

那些年，占建能真切地感受到胡老板待刘芳确实不薄，算得上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特别是给他生下了儿子后，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般情况下，不管刘芳说什么他就依什么。也因此，隆升制衣厂成了大坪村人的根据地和本营。

胡老板身体出现问题是在2015年春节过后，他连续多天咳嗽，还咳出了血块，去医院一检查，是肺癌晚期，住进了香港的医院。

刘芳去香港看过胡老板一次。那时候，胡老板已经处于昏迷之中，都没能睁开眼睛看她一眼。病房里静悄悄的，这时，走进来了一位英俊健壮的小伙子，从他的脸型上，刘芳一眼看出了自己的影子。刘芳胸口剧烈地起伏——这是我的儿子啊。当刘芳正要走上前时，他用那种冷漠甚至是厌烦的眼神剐了她一下，让刘芳顿时泪如雨下，这更加招来了他不屑的神情。正在这时，胡老板妻子也走进了病房，生硬地将刘芳推了出去。

刘芳感觉到了钻心的疼痛。

没过多久噩耗传来——胡老板病故了。

胡老板妻子甚至不让刘芳去参加葬礼，送他最后一程。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作为合法的第一继承人——胡老板妻子不久来到了深圳，将制衣厂以及其他的资产进行了处置。

在一家宾馆，胡老板妻子和刘芳进行了一次谈话，愿意拿出50万元作为刘芳的补助。

刘芳最终连50万元的补助也放弃了。

这些事情，是在深圳的那家小宾馆里占建与刘芳见最后一面时，她告诉他的。从那以后，刘芳割断了和所有人的联系。

占建一直在思考刘芳为什么要躲着大家，可能是难以接受生活带她的巨大挫败吧？其实刘芳完全不必这样，那些曾经被她帮助过的同村们，都愿意回报她，帮助她走出人生的低谷。然而，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回不来了，所以，刘芳选择了逃避，独自在一个地方舔舐伤口。

每次出差谈生意，自己开车或者坐高铁，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城市、乡村、街道、人流、灯火，占建会不由自主地想，刘芳会身处何方呢？

占建在大坪村办起民宿后，自己大多数时间住在了村子里，几乎每一天早晨，他都要绕道经过刘家的房子，看一看上锁的门打开了没有。

占建一直相信，刘芳终归会从过去走出来，开启新的生活，有一天，门上的锁被打开，刘芳笑咪咪地从里面走出来，主动跟他打招呼：“早上好。”

彼此的秋天

Article- 傅爽 Fu Shuang

道路两旁的栎树很显眼。他们仿佛拥有了两个季节，树叶间还留着夏日的青绿，树梢却已染上了秋日的明黄。南方的秋，总是来得这样迟缓，人们还没从夏日的余温中缓过神来，秋意就已携略带凉意的风，明晃晃地，叫人措手不及。

天空，挂着丝丝飘渺的白云。空气里透着日渐清冽的凉意，细密的水汽在四周游弋，让万物披了一层薄纱般的灰色基调，将天地晕染得朦胧而深远。

风起了，带着些许迟疑的湿冷，轻轻掠过树梢。那些泛黄卷边了的叶子，再也抓不住枝头，随风颤了颤，在空中打了个回旋，终于松开了握住整个夏天的手，开始三三两两的飘落，像一只只疲倦的、飞舞的蝴蝶。院子里原本已经静止的花，此刻微微颤动了起来。想来又是起风了。南方的秋天，就是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的。别墅门前的花卉也随着时节换成了紫红色的三角梅。花瓣艳丽，纤薄如纸，三片合抱成一朵，远远望去像极了成群停驻的蝴蝶，把别墅门口的景色点缀得生机盎然。秋意渐浓，季节更替的气息在这幢别墅里兜兜转转。但好在，总有些美

好被这家别墅的主人执意地留下了。

想来时间的步履匆匆，不觉又是一年。我的奶奶越来越老了，脚步也似乎比以前“沉重”了许多。而我的女儿终于可以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后，开始尝试着挣脱我始终握紧的手，摇摇晃晃地独立行走。我不知道原来放手可以如此从容，虽然她每一次踉跄都让我的心悬而起，但在无数次跌倒过后，最终又变成了她总能在即将触地的瞬间找回平衡，稳步向前。每次跌跌撞撞地摔倒过后，没有哭闹，而是撑起小手，自己爬起，继续往前。原来，成长的轨迹，早已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埋下伏笔。而年迈的奶奶也似乎越来越需要我们的守护与陪伴。在这个秋天里，突然发现，衰老和成长在这个看似背道而驰的轨迹里，遇见了彼此，实现了最温暖的相遇。

女儿慢慢成长的日子，我遇见了温柔。一种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的温柔，如同着秋日里的晨露，悄然凝结在生活的枝叶上。日子忽然满起来，连同那颗纠缠的心，也跟着沉缓下来。前年此时，大宝正在咿呀学语，今年秋天，二宝也已开始认真学步。生命真是神奇的存在。前日被

外婆收起的那两件外套，今晨又被翻出裹在了孩子们身上。那件大宝最喜欢的红色罩衣，如今穿在二宝身上略显宽大，却依旧鲜艳如初。二宝穿着姐姐的旧衣，颤颤巍巍地扑进我的怀里，甚至连衣领摩擦脸颊的触感都和去年如出一辙。那领口，分明还残留着奶香混着阳光的一股奶呼呼的味道。日子大抵就是这样，有添有减，转转停停，在反复里延伸着，顺着季节的时序。时光似乎在此刻得到了重叠，恍惚间，我居然分不清我怀里的是大宝还是二宝。那相似的眉眼、相似的奶香，还有那相似的呢喃，这些个似曾相识的瞬间在此时层层叠加，竟让时光的边界慢慢变得模糊。原来生命并非单向流逝，它们会在某个转角与我们相逢、与我们重合。就在这恍惚中，生命的模样反而也泾渭分明了。

那个原先搭建的围栏，依然摆放着琳琅满目的玩具，姐妹俩也时常在围栏里快乐玩耍。只是，再也关不住日渐长大的大宝，她总能利索地拉开拉链，又或者敏捷地从围栏上头翻出。而二宝也可以熟练地探出头，好奇地张望姐姐奔跑的方向。围栏依旧摆放在客厅一角，却已从守护变成了见证。这方小小的乐园，终究关不住两颗探索世界的心。望着大宝日渐灵巧的身手和小宝熟练地攀爬她搭起的台阶，我知道不久后我也得和对面一样给围栏边上的窗户装上防护栏。记得当时发现对门的邻居装上防护栏时，我还曾打趣：“住得这么高，小偷爬不上来的。”如今和对面的女主人一样做了妈妈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综合交错的金属，防的不是小偷，而是孩子们“跃跃欲试”的小手。围栏终究还是困不住那颗想要探索窗外的好奇心。

白天似乎越来越短了，路灯在渐浓的暮色里次第亮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将世界润染成温暖的橘色。夏日的此时，夕阳还恋恋不舍地挂在天边，还有清爽可口的瓜果和饮料相伴。而今，同样的钟点，路上已亮起了万家灯火，饭菜的香味从厨房溢出，与柔和的光影交织成琥珀色的网，洒满了这温暖的人间。

对门防盗门店打烊的时间越来越早，夫妻二人早早卸下一天的疲惫，才过傍晚六点，就哗啦啦地卷起了卷帘门回家去了。男人拿着保温杯站在路边，望着空荡荡的大街发了一伙儿呆，女人则利索地锁好门。然后夫妻俩

开着一辆银白色的轿车消失在大街转角，往月山路而去。而隔壁的装修店打烊时间却还是依旧，灯还亮着，老板刷着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他疲惫的脸，他的儿子在认真地做着作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赚钱也越来越难，人也越来越少。”装修店的老板对我说，“整条街都这样”。经他提醒，我才惊觉这条街，确实安静了很多。街角的那户副食品店老板在接连送走了儿子和老伴后，显得落寞。夏日的某个黄昏时分，看见他独自坐在摇椅上，望着空旷的街面，格外的孤单。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这条街了。每天匆匆路过，竟未察觉这些细微且确切的变化。有人离开、有人搬离、有人入住、有人办喜事。那些熟悉的门店，正在以悄无声息的姿态改变着颜色。看似一如往常的生活，原来竟将这些不知不觉的改变细碎地藏在确凿的细节里，藏在了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里。就像秋风不会让树叶一夜间全部掉落，却可以让每片叶子在不知不觉中变了颜色。渐渐的可怕，就在于不知不觉。秋风，不会为谁停留。

远处传来一声接一声的卷帘门落地的声响，就像是这条街的夜晚画上了句点。我抱着小宝站在大街的中央，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长，忽然很想敲开每扇门问问：“你们过得还好吗？”我很想知道这些陪我度过数次黄昏的邻居们，是在重复着往昔，还是正在走向更好的明天。

母亲打电话来说：“起风了，赶紧回家”。踏进家门，看见母亲正在洗碗，父亲则陪伴着大宝的画面，奶奶纳着鞋底，我猛然回过神，我想或许我要的答案藏在这庸常且有温度的生活里——有人选择提前下班回家，有人坚持到深夜，但，就像生活本身，从来没有模板，也从来不止一个模样。这些形形色色的生活，构成了我们这个小城最真实的生活肌理，这些险些被人遗忘的烟火气，才是生活最动人的部分。

我们行走在时间的缝隙里，在晨昏的更替中来来往往。时光柔软，我们缓缓行走，行走在秋天特有的温柔里，行走在旖旎的秋天里，踩着时间的刻度，把感悟和期盼细心打包，化作一个个希望，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等待着在秋天和冬天的漫长积蓄，在来年的新绿里，以求得光阴的成全，最终得到一个圆满的回响。 ▣

旋涡

Article- 孙敏瑛 Sun Mingying

一

默默的，我坐在门诊室外的长椅上等待叫号，母亲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走廊里一片嘈杂，听不清她在念什么，大约是药师经，不然就是长寿经。她是佛教徒，虔诚无比，没读过几年书，却能把那些用词艰涩意象纷繁不易理解且非常拗口的佛经念得顺畅无比，每次家里遇到不好的事，周边山上那几座寺庙她就去得更勤。

这一次，是因为父亲的失常。从壬寅年农历九月末的一个黄昏开始，父亲忽然之间完全抛掉了做人的尊严，他在不止一次的失禁后，没有觉得尴尬，也不以为耻，母亲帮他收拾残局的时候，他不仅不知道配合，还用拳捶她的脸，用手揪她的头发，把她推撞在木楼梯上……他做起这些事来力大无穷，几乎要了她的命。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境况。各

家医院有名气的脑外科专家都找过了，医生们开出单子，让父亲做各种检查，然后分析病情，列出他们认为对的药，但是，治来治去，父亲并不见一丝丝好转，反而一日更比一日糟，不出俩月，他连独立吃饭这件事也做不来了，就算母亲拿勺子喂他，他也总是把饭含在嘴里不晓得咽下，身心俱疲的母亲就一边哭，一边生气地大声骂他“讨债鬼”，他对此毫无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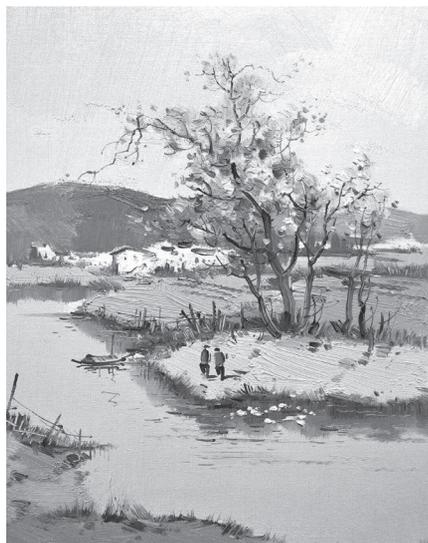
我陪母亲去了一次温峤那边的孙家祠堂。对着破旧的泥像，她诚心诚意一遍遍匍匐求拜，希望父亲能得到列祖列宗的照拂。昏暗的祠堂里，憔悴的脸、瘦削的身影，笼着一层无声的暗影，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慢慢往下沉，一直沉到看不见底的深渊里。

父亲曾经当过兵，是一个退伍军人，有钢铁般的意志，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低头，在近二十年的时光里，他一直反反复复地在和疾病或祸事打仗：二十年前的那个秋天，父亲在

替人拆房顶时不小心跌下，伤了腰椎，足足躺了四个月；十三年前，他在村里修路时，头部动脉瘤破裂，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昏迷了十七天，差一点永远离开我们；五年前，他罹患肝癌，也是惊心动魄地做了两场手术；最近的一次，他感染新冠病毒持续高烧病况危急……

几乎每一次都是千难万险。

我曾幻想过，若有一个能未卜先知的人告诉他，会不会让他避开那些灾祸呢？再细想，又觉得不一定能做到，这么多年了，谁还不晓得他的脾性——即便知道那些屋子长久无人居住房梁早已腐朽，他还是带头爬上去。他一直是这样，每次遇到难做的事就绝不推让，也由此，除了将他自己，还连带着我们的人生进入一个又一个漩涡，直至无力自拔。



二

我总是在带父亲去一位医生那里看病的同时，又帮他预约下一位医生。我迫切地希望能遇见一个真正高明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治好父亲的病，就像以前一样，在经历一段时日的痛苦折磨之后，他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在这场病之前，父亲和母亲在乡村里的生活是简单的，有时候，把他们的前一日和后一日重叠起来，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晴日里，他们吃过早饭，会一起去村道上走走，从春到秋，斗转星移，大片大片的稻田渐渐由青转黄，从热闹丰盈重新变得岑寂空旷。附近的月河里曾生满了开蓝紫色花的水葫芦，近年来都被人清理干净了，他们在河边散步时，小风会从河面上吹过来，摇晃那些绿色的野草和叫不出名的野花。一直走到两里地外的老年活动中心，他们就不再往前了。这儿每天都有一些农户在出售地里的菜，还有贩卖猪肉和鱼虾之类的小摊，就像一个简易菜场，所供应的食品虽算不上丰富，却也足够周边几十户普通的乡村人家应付他们的生活。买上一把小菜，称一点鱼虾或割一点猪肉，父亲和母亲便慢慢走回家。到家了，离做午饭还早，母亲会去附近的鞋厂转转，看有没有可以带回家做的活。

倘若碰上雨天，他们就哪儿也不去，母亲打扫屋子，整理衣物，做两个人的三餐，父亲则坐在窗边看书、听收音机或看电视。

村道旁的芙蓉花树都是父亲当年和村民们一棵一棵栽下的，如今它们枝繁叶茂，每年秋天都会把纯白的、浅粉的、深红的花朵开在同一棵树上——这本是看惯的景色，并没有什么值得一说，可是，父亲再一次被病魔缠住，那些宁静的日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被一场大风席卷而去。

三

从我住的地方到医疗中心，得先步行十三分钟到最近的公交候车亭，然后坐四十分钟的车到医院站点，加上等公交车的时间、等电梯的时间，常常需要一个多小时。

有一段日子，好像我总是在等车。简陋的站台上，就我一个人。天空中，云朵很慢很慢地飘，路口空空的，风吹到脸上，刺骨的冷，我的内心便生出一种灰蒙蒙的感觉，似乎时间在无限拉长，我等待的那辆车，它永远也不会来。

父亲生病以后，我的话变得极少，和言语一起丢失的，还有脸上的笑意。偶尔，因为别的事，我的心绪会好一点点，但一想到父亲的病，我心里那只漏气的皮球就又回来了。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深夜睡下，哪个人来和我说话，我有时能听到，有时又充耳不闻。

有位医生给我们罗列了好些会得这种病的缘由：长期的慢性脑缺血、阿尔茨海默病、神经的生化改变、脑血管疾病、叶酸和维生素 B12 缺乏、中毒……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疏漏，也不知道究竟起于何时，在我们毫无察觉的阴暗时刻，父亲的人生之舟已经载着他摇摇晃晃漂向至苦之境。

四

以往，父亲住院，我送去的食物，有炒年糕、水饺、馄饨或汤圆。炒年糕用的是小青菜或大白菜，加入切得很细的肉丝，另外摊好一个鸡蛋，也切成丝，一块儿炒起来，会特别香。水饺或馄饨汤里会撒上许多碧绿的小葱粒。汤圆则无论芝麻馅还是花生馅都好，一口大碗里可以盛上二三十个。

父亲这一辈子，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几样。

可如今，这些美味在他这里完全失去了诱惑力。他忘记了如何咀嚼、如何吞咽，每天不得不靠输液续命。望着他渐渐消瘦的脸、变得枯木一般的手臂，我会这样想：一个人，这样活着，还能算是活着吗？父亲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把本来应该自己承受的痛苦全都抛给了我们，让我们来替他抵挡人生中的风、霜、雨、雪。

过年时，医院里的病人极少，被我们扶着，父亲跌跌撞撞地进行所谓的锻炼，空荡荡的走廊里没有一个别的人，就好像我们被抛到了一个没有人类的平行空间，每一脚踩下去，只会让人觉得虚空。

和疾病抗争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病痛磨损的，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肉体，更多的是一个人的意志。人生如战场，一个原本斗志昂扬运筹帷幄的人，也许不会被对手打败，但在险恶的疾病面前却束手无策，只能偃旗息鼓。一个人能看见、能听见、能自由

呼吸、能用话语表达内心的爱憎，能食时齿颊生香、睡时安枕无忧，能策马奔腾浪迹天涯……这些虽然都算不上是什么本领，但拥有这些并非不值一提，这都可以算是一个人的福分，一旦被噩梦般的疾病缠上，这些便会一点一点失去或飞速失去。

五

癸卯年春天，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脑外科医生。对于我父亲的病，他似乎颇有见地，他判断这是脑积液引起，还说之前他的一个患者，城南那边的，差不多的状况、差不多的年纪，在他这儿做了引流手术，就慢慢恢复了正常，现在九十多了，还活得好好的。

这位医生并不有名，但他对我父亲的病给出的判断和别的医生不一样。他两鬓的白霜、眼角的皱纹，都让我愿意相信他的经验是可靠的。

我的心里重新燃起火苗，觉得父亲又有救了。

那天下午，这位医生为父亲做了腰椎穿刺。

父亲一直在颤抖，在拼命挣扎，他本能地想要摆脱医生对他的束缚。医生就吩咐我们：“按住病人的手脚。”然后又说：“固定住他的身体！”他的嗓门很大，声音在我的耳朵里撞来撞去。

医生走后，病床上一片狼藉，父亲蜷缩着，像一个无助的小孩。

那一刻，苦涩的潮水彻底将我淹没……

几日后，医生终于还是来说，放脑积液的手术不必做了，两次穿刺的结果表明，脑积液并不是引起病人痴呆的主要原因。

手术不能做了，在医生的反复劝说下，父亲被插上了鼻饲管。

很抗拒给父亲插管的是母亲，她反复说：“过些日子就可以回家了，插着管子，村里人看见了会笑话。”

医生回她说：“病人已经不能自主进食很长一段时间，长期吸收不到足够的营养，状态只会越来越差。”

医生的话当然是对的。父亲已经度得只剩一层皮，仿佛支撑他身体的力气即将消失殆尽，他的活动空间越

来越窄，窄到就限制在那张病床上。

为了防止父亲拔管，我们给他戴上了约束手套。他有时候觉得痒，会用手套去挠头、挠眼睛……我们就抓着他的手，替他挠。

六

插了管，单靠医院里的营养液是不可能的，风雨飘摇的家，没有余力再承受那些费用。再三和医生沟通后，我们决定，在家里做了米糊送去医院。

从那天开始，每天天一亮，我就得起来做米糊。

家里原先有一个豆浆机，好久没用了，我试了一下，先用生米，然而做出来的米糊有些夹生，硌牙，想要再打一遍，豆浆机的底部却糊了，米糊还是没打好。后来，我只好用笨办法，先用电饭煲把粥煮起来，再把煮好的粥放到豆浆机里打成米糊，这样一来，打出的米糊和软细腻，带着食物本来的香气。

我在粥里放了许多食材：鸡蛋、山药、百合、莲子、核桃仁、红枣和牛奶，再加一点点瘦肉和大白菜，这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反正不必经过嘴直接推进胃里，口感我就没有去考虑了。

等我做好米糊，带着保温桶赶到医院，往往已是上午快要九点。

父亲躺在那张靠窗的病床上，光线透过玻璃进来，淡淡的，照着他的脸。

我跟他打招呼：“爸爸，早上好。”

他虽然睁着两只眼睛看我，但是脸上毫无表情，就像对着一个陌生人。

他已经完全不认得我了。

我思索着，自己最后一次和神志正常的父亲说话是在什么时候？应该就在他住进新河医院前的几个月吧，一次，我带他去医院门口的小餐馆吃饭，给他点了一份鱼香肉丝饭。厨师的手艺很好，做出的菜香气扑鼻，他就着番茄蛋汤，把一盘饭吃光，还表示这饭做得很好，让他吃得很舒服。

可是现在，那张曾对着我笑嘻嘻的脸呢？怎么就换



成了眼前这个虚弱又陌生的老头？

以前也有很多次面对困顿的境况，我以为自己已经练就了这样的本领，可以把艰苦的日子咀嚼消化，让它变得不那么苦涩，甚至变得平淡。但是，父亲的病终于让我失去了原先那种洒脱，陷入灰心，我不再相信恢复健康这样的奇迹还会在我父亲的身上发生一次。

七

癸卯年农历四月底，父亲转到城北一家卫生院。

这家医院不算大，但洁净。西南边有一条河，许多大树在岸上生长，有黄山栾树、桂花树，还有枫树，繁密的枝叶倒映在水里，小风缓缓地吹，白鹭翩翩飞临，河水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看上去一片宁静，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将这里当成一个美妙的地方，毕竟是因为父亲生了病，我们才会来到这里。

我们买了一只破壁机，这种机器做米糊非常方便，生米也可以做，做一次米糊，半个小时就够了。母亲学会操作以后，决定自己在病房里做，这样我就不用每天送米糊了。

我没有因为卸掉担子而在心里觉得轻松，要照顾父亲，是我们共同要做的事，我的担子轻了一些，就意味着



八

父亲住进医院后，我们的日子就变得支离破碎，四个冬天加上三个春天的苦熬，各种昏暗、苦涩、飘忽、困倦相互搅拌，使人一点一点麻木下来，如今，乙巳年的秋天也要过去了。

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我推着父亲的轮椅车出去。附近的田地里，玉米已经成熟了，原本狭长浓绿的叶片已经被秋风染黄，玉米须也失去了从前的嫩红，变得蓬松稀疏，可是，剥开紧裹的苞叶，露出的，却是一排排饱满而充满生气的玉米粒。父亲曾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他种过四季豆，种过玉米，也种过土豆、番薯……他喜欢果实累累的庄稼，可是，如今面对熟悉的场景，他的眼神里却没有一丁点儿光彩，我的心底便蔓延上来一寸寸的荒凉。阳光照着，他的头微微歪过去，陷入了沉睡，仿佛这不是明亮的白天，而是暗黑的夜晚。

望着这张睡去的脸，我呆呆地想：这便是我的父亲，他也曾怀抱真诚，热情地生活，如今却成了一个悲伤故事的主角。我知道，他的灵魂早已在远行的路上了，给我们留下的，只剩下这具没有解药的困顿的躯壳……

母亲的担子重了一些。她原本也不是怎样健康的人，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前几年还去上海割了胆囊，这样辛苦地照顾痴傻的父亲，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撑得住？我每次去医院，都见她在忙，为父亲铺护理垫，用针管帮他推送米糊，帮他洗头洗澡，定时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让他锻炼行走……她全身心地伺候父亲，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熟练工。医生和护士都说她做得好，还让别的病人的家属来向她学习。

母亲原本做事干练，这没有让我觉得意外。我意外的是，她没有像我之前担心的那样情绪崩溃，而是安安静静地做着这一切，任劳任怨的样子。她甚至找到了没有火却把一个生鸭蛋变成熟鸭蛋的方法。“喏，就是这样。”她演示给我看，把一只鸭蛋洗净后放在一只空瓷碗里，然后倒进去滚烫的开水。等水变凉了，就换开水重新泡上，做三遍，一只鸭蛋便熟了，和在锅里煮出来的一样。

母亲和以前不一样了，曾经的她动不动就抱怨，爱在鸡蛋里挑骨头，并不是好相处的人，可是，父亲这次生病后，她好像彻底消掉了火气，向命运投降。她不再叹息着问“为什么会这样”了，在茫然四顾无路可退无路可走的境况下，坚定地迈出了她的步子。

唱词先生

Article- 应辉景 Ying Huijing

这是初秋的一个傍晚，微凉。石马路边，依稀漾出细碎虫鸣声。这些年，这个叫鸣山的小小村庄，在时间皱褶里，生出许多浪漫情怀。

我们已是多年未见。小的时候，我很倾羡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艺灵。

灵儿回来的信息，是从她母亲口中得知。母亲说，一年也就回来三五次。

很多时候，如果说名字是一个人的温暖符号，那么，我一直认为“艺灵”这两字的组合，就无须考究与细察了。她的名字与成长轨迹，是婉约地存在与宠幸。在我们中间，我们纯粹直接呼喊——灵儿。

灵儿有三姐妹，她排行老大。她从小爱看戏唱戏，一声咿呀，心无旁骛。虽小小年纪，看得似懂非懂。孩童时代，她有时也在我们中间随口露上几首。她凌波微步的样子最好看。比如兰花欲放式，执扇、开扇，微妙眼神和手部动作，亦如行云流水，叙述着惟妙惟肖的故事。

灵儿拿“戏”只是好玩。可能，命运总是悄悄亲近一个骨子里真正热爱的人。直到有

一天，母亲拉着灵儿的手，来到村口大榕树下，一位女先生正襟端坐，词调抑扬顿挫，脸部每一帧表情似落樱朵朵。灵儿第一次领略到“唱词”的魔力，这就像一粒种子，在干涸心田中悄悄发芽。七天日夜，她开始对“唱词”有丝相见恨晚的莫名触动。那一年，她15岁。

年长的人说，没有一个孩子能像灵儿这样专注听词的。她的那双眼睛不但会说话，还会生出一股或凝重活泼，或若有所思的神气。他们说，这副神气是天生的。

所谓“唱词”中的“词”，在温州一带叫作“鼓词”，其内容为说唱故事。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也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曲艺品种。旋律上趋于丰富，节拍多样化。不过，运用方言演唱，也就自然更接地气了。传统民风民俗、忠奸斗争、天文地理、医卜星相……这些喜闻乐见的元素，都藏在“鼓词”的包罗万象中。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这诗中所写是陆游听的词目《蔡中郎》（《赵贞女蔡二郎》）。其内容是说蔡伯喈（蔡中郎）弃亲背

妇，为暴雷震死。此故事早在宋时就广泛在温州民间流传，后被说唱和戏文广泛用作题材。诗中写到“负鼓盲翁”是指温州民间唱鼓词先生大多是盲人。有趣的是，诗中所言“赵家庄”，很可能就指瑞安市塘下镇赵宅所。据明弘治《温州府志》载：“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为瑞安簿。”史料有言，陆游在任瑞安主簿其间到塘下赵宅听温州鼓词是完全有可能的。

爱“听词”的灵儿，开始喜欢打听周边所有“唱词”信息。不管刮风下雨，白天夜晚，路途遥远，她总能听得饶有味道。有人调侃：听词是老人家干的事，小孩儿去听，就是瞎凑热闹。老人们也风趣地送给灵儿另一个称呼——“听词媪”。

母亲喜忧参半。她说，你有本事以后唱给我听。这句话沾着神灵般气息，风吹过，落在未尽暮色里。

16岁的秋天，灵儿转校市区入读。她一边求学，一边拜师学唱。九月鹿城，阳光不紧不慢。这一天，阳光泛着金色光芒，她的脚步，她的行囊，如同一朵初绽的小小牵牛，小小身影追着阳光奔跑。

灵儿是腼腆的孩子，话不多。但最让人破涕为笑的一句便是：我要读书认真，我学唱要比读书更认真。这话贴舌尖，心念如烛。

灵儿长得水灵。刚遇见先生，先生说这孩子有一副古典美，有骨子里透出来的气息，最讨人喜的是嘴角一对梨涡，颇有“一颦一笑皆是情，一顾一盼皆有意”的微妙神情。

学唱的日子染着苦涩，它会在不经意间滑落枯燥与孤寂。唱要与心灵相通，一字一句，一板一眼，都要神闲气定。这种小折腾的日子，她也想到了打退堂鼓。工作室是简陋的，藏有一扇窗子，一副陈旧桌凳，一面椭圆镜子，当然还有一个孩子，一位先生。每次中场休息的时候，灵儿就兴致盎然地望着这些朝夕相伴的道具，有时她轻轻抚摸着它们，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她热衷眼前的这些小家伙们，它们在灵儿的眼里依旧可爱。

鼓词要遵循方言演唱，温州地区要以瑞安城关方言为标准音。所以，初学唱者，必须要先学好标准音色之后，才能唱其音韵、音色。瑞安方言，虽为听懂，但没有一定的语言环境，就显得略有难度。这种软糯婉转的音调，在

待人接物或是情感交流时，总飘出一股浓厚书卷味。

那时候，灵儿就像一个刚牙牙学语的孩童，听录音、反复试说，反复纠正。那一年，她不敢回家，因为怕刚刚熟悉的语言环境折断学唱羽翼。

日子的面孔影影绰绰。孤灯下，一句要学到位的方言，要磨合多少遍，不记得！天未亮即起，她尝试跟自己多角色对话。骨子里执着的人，舍不得不认真，舍不得丢弃每寸时间给予的馈赠。

灵儿说，先生是个狠人。每次狠心一上来，她似乎完全忘记面前站着的还是孩子。

第二年，需要掌握更多学唱技巧，而每道技巧就是一道坎。有时，遭先生嫌弃，成了家常便饭。灵儿说她从未想过放弃，因为放弃毫不费力。

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因为动作不到位，先生一声令下，罚她擦洗家中地板。刹那间，委屈的泪水滚落下来。就这样，她一边抽泣着，一边跪着擦地板。感觉每个角落，都蒙着层阴影。一直到天黑，地板擦好了，膝盖也磨红了，泪水似乎也流完了。先生心酸地摸着头说：“孩子，唱词没那么简单，争气点，争取明年上台！”

伫立良久。与灵儿而言，先生的这句鼓励与信任，开始在她心里跌跌撞撞。抬起头，冬天的窗外，略有暗香浮动。

一年时间很快溜走，先生着实为眼前的这位学生感动着。

丰子恺在《渐》中说道，人生是不知不觉地渐进了，让人不察其进行的痕迹，也正是因为这“渐”，不至于使人感到无常而不乐为人。

“争气点，争取明年上台。”灵儿脑海中无数次翻腾着这句话，它像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学艺是一道行走的影子。周而复始，热爱可抵时间漫长。牛筋琴、扁鼓、三粒板、小抱月，这些鼓词中的主要伴奏乐器残留着昨日努力的碎影与逸趣。凡唱词者，这几样乐器必须要精通。可是刚刚接触这些家伙偏偏与灵儿结下了“深仇大恨”。

比如说牛筋琴，像古筝又不像古筝，似古琴又不像古琴，又称唱词琴，是最主要的伴奏乐器，而它的另一搭档就是鼓敲，它类似于筷子般长短，用于弹敲牛筋琴、扁鼓和抱月。先生说灵儿的手指纤细，灵活度高，可是偏偏

在手指手掌间落荒而逃、无地自容的恐惧感。用手指扣着这根筷子，另外三个指头总是不听使唤。用右手拇指、食指捏住，要松紧自如，保持鼓敲底部与掌跟齐平。曲艺之河中的这些有趣之物啊，它们依然在呼吸着，如山川河流，在人类自由的弧度里勾画节奏与灵感。

当第一个声音悄悄滑落在牛筋琴上，它是美妙的，又像是被施了咒语般，划过一个孩子的沉默心海。先生耐心示范，左手右手，拇指食指，拍打接敲，落调收尾，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节奏，灵儿总是在似曾相识的日子里循环往复。耳膜里钻进的声音，夹杂着感慨，她觉得自己就是天地间一片遗忘的孤独叶子。

时间再走。时间也从来不会辜负一个有心之人。唱词已是扎根在灵儿身上的一道护身符。节奏、道白、摇板，它们在灵儿口与手中生长与延续。紧打慢唱，鼓词儿的旋律慢慢在屋檐下有了温暖期许。

仲秋夜晚。先生告诉灵儿，明天曹村有一场唱词活动，要让灵儿参与一段表白的唱和，大可让她见见世面，这无疑是个天大喜事。那一晚，她像极一只喜鹊，蹦跳着，心中塞满喜悦。所谓表白唱段，就是将故事的大概内容要向听众交代清楚，让听众听懂其故事发生的概况。先生示范了语气轻重快慢，灵儿跟着试唱，很快记上心来，呼之欲出的感觉如清泉汩汩。

各位听众：

《粉妆楼》故事是一部喜闻乐见的小说，流传民间，历史悠久，发生在唐朝乾元年间，边关鞑鞑国，兴兵犯界，罗增奉旨，挂帅征番，未知胜败如何，请听我慢慢唱来。

“请听我慢慢唱来”，怀揣着一个忧心梦想的开始。随口呼出的这句唱词，像极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可爱又惹人怜。鼓敲继续。先生与灵儿相视一笑。刹那间，那是第一尾初出茅庐的归属感。

唱词的日子，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日子，浸染着神灵降临般的敬畏与喜悦。

唱词几日，也是村里村外最为热闹的时候，堪比过年。邻里之间，他们相互递上问候与祝福。挨家挨户的大红绸子高高垂挂，散逸着浓郁喜气。

温州鼓词《南游大传》，在地方上又称“娘娘词”，堪称鼓词曲目中很经典的一部大词，是一部流淌在温州大地上的美丽神话传说，颂唱了陈十四娘娘陈靖姑从诞生到闾山学法、斩妖除魔、坐宫受香灯的奉生故事。

灵儿喜好的是《南游大传》，擅长陈十四娘娘的二哥二仙官角色。

灵儿第一次穿上旗袍，将发髻高高盘起。一场大词的序幕渐渐拉开。

此刻，台上与台下，唱词旋律如一弯新月明亮澄澈。唱词人的丰富表情，熨烫着玲珑神态，皆可捕捉身临其境之感。那一瞬，或温柔慈悲，或怒目圆睁，或眉头紧锁，或低沉哀思，眉目之间，情感的流露与归集，是不可逆转的时间迁徙。

词中的故事跌宕起伏，飞鸟闲云，山川星空。交缠的悲喜、遗憾、梦想，它们徐徐幻化成舞台中的不朽图腾。

台下分不清谁是谁，长长木凳上坐满了头发灰白的老者。他们端正坐着，翘首观望着，唱词的跌宕起伏，迅速变幻出奇迹般沉寂。

这是农历二月的一天，天落着雨。雨是好的，村里人说，雨水生财。雨从天井上方扑簌簌斜飞而下，不知不觉，浮出一层薄薄轻雾。

宫内张灯结彩，大堂上方大型灯彩工艺精湛，虾兵蟹将，栩栩如生。台上，檀香、沉香的味道徐徐缭绕。

一段段情节，一句句细节，荡气回肠。群仙聚宴蟠桃会，平阳南门斗玄坛。传授治病，祈求护佑，鼓敲继续，高潮迭出：

只见她，青丝巧梳朝天髻，百纳道袍镶绫经。

剑眉杏眼人俊秀，英姿勃勃有精神。

背插一支桃木剑，肩头背着一包袱。

见了惨象忙留步，跻身人群问原因……

人群中，起落的目光，不止一次仰望着坐台中央。她是平静的，她的目光从未挪移。灯光的投影，仿佛水一样拂过这张脸庞。这一场，母亲成了听词人。

一介小女，唱词依旧铿锵，如一枝幽兰。写到这里，冠以“先生”之名，俨然妙不可言。█

裁缝鲍林德

Article- 小路 Xiao Lu

林德现在基本上在家赋闲了。

林德赋闲之前，曾经是我们福佑村一个小有名气的裁缝师傅。

在这里，我之所以非常谨慎地使用了“曾经”两字，是因为商品经济时代的迅速发展，我们传统的手工业，即人们常说的行行出状元的“三十六行”，已日渐式微了。有的甚至早已消失，还有的呢？也已成为政府不同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些早日的“状元”们，现在，基本上废了——已没有用武之地了。

在写林德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福佑村老一辈的几个裁缝老师傅。他们都已经作古了，他们的名字也将很快地被时间的尘埃所湮没。这些，曾经为我们福佑村的家家户户做了一辈子“生活”、给村人带来过温暖的人，后人将只能在纸页发黄的宗谱里，偶然地翻到他们的名字了。而我，作为一个从小穿过他们缝制的衣服的人，借这篇短文的一角，为他们顺便地补记上几笔（想必林德不会特别

地介意罢？），那也算是我对他们的一个怀念、一种别样的感恩吧！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福佑村老一辈的裁缝老师有三个：一个叫鲍荣雨，再一个叫鲍文勋，还有一个是荣雨的大儿子，叫鲍建兴。荣雨和文勋是两兄弟，是弟跟哥学的手艺呢，还是两兄弟的手艺都是祖上给传下的呢？这个我就知道了。的确，时间是最高级的橡皮擦啊，不要说那些过去久远了的事情，即使是一些刚逝去不久的人和事，都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谁也不知道了！一个千年村庄的历史，就在这样不断的发生和不断的遗忘之中，无声地延续着啊！

刚才打岔了不是（我是什么时候落下的这个顽固旧疾呢？唉！），现在紧接上文——我们家是一个有七八个人吃饭的大家庭。后来我哥哥他们又娶来了嫂子，人口就更多了。我们家一般每年春、秋两次要请裁缝老师上门做几天的衣服。春做夏装，秋做冬装。全家大小，

人人有份。布料都是我母亲去抱岙供销社的棉布柜台，凭布票剪过来的。有一年，供销社里布料紧缺，柜台后面的布匹货架上空空如也。我父亲通过关系，到供销社生资门市部主任那里开后门，弄来了几条日本化肥的尼龙包装袋，给我们做裤子穿。尽管裤子做好后也拿去染了青，但是尼龙这个东西染不彻底，穿在身上，“日本株式会社”、“尿素”、“50 (Kg)”等字样依稀可见……

我们家三个裁缝老师都来做过，有时候是荣雨、建兴俩爷儿，有时候是文勋。那么多年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摆平同行的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的。两兄弟就住在隔壁，叫谁，不叫谁的，那是多为难的事情呀！后来呢，大多数就叫建兴一个人做了。建兴成家立业后与两个长辈住得远，单独请他做方便。更重要的是建兴年轻，脚手紧，裁剪、缝纫干脆利落。不像两个长辈，身材量过了（量体裁衣么），把布料摆在裁剪板上横就直就，磨磨唧唧的，几寸几分半天也比划不清。

而且，两个长辈都是老派的做法，衣服、裤子做的都是“直筒筒”，没什么型。所讲者农村人不甚讲究，只要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新的，也就满足了。后来大家发现建兴做的衣服平直、有型，特别是他做装的中山装，上下四个兜儿，角是角，边是边，领口也做得齐密，穿在身上自我感觉格外的好。所以村里人都喜欢叫建兴做。

这样，建兴老师就有些忙不过来了。尤其是年边将近，许多人家都急着要做新衣过新年，正月辰头好走亲戚。一些人家怕与建兴预定好的日子有意外变化（比如被别人家强拉过去了），头天晚上就去建兴家把他的裁缝车、烫斗等行头，隔星夜挑到自己家里来，稳稳当当地等着建兴第二天来开工……

就在这么一个历史的背景之下，林德精明的母亲，就看准了这个“不愁没饭吃”的手艺，在林德初二刚读完之后，就让他去学做裁缝了。

哥们，咱们现在应该要把话题转到林德身上了。我暗中感到庆幸的是，好在我是在写文章，而不是在安排人物上台演戏，否则，一开头让主角鲍林德粉墨登场，刚亮了一下相，又马上让他晾在一边这么久，人家肯定要撂挑子走人了，我阿爸不干了——戏班子里有句话，叫“救场如救火”啊，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写文章呢，就有这个好

处，笔下的人物随时可去，也随时可来，来去自如，不存在那种走人、不干的担心。

——好，OK，闲话少说，现在让本文的主人公鲍林德回来，接下来咱们就聊林德。

真诚地说，那个时候我与林德的关系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铁哥儿们。我在抱岙中学读初一的时候，他读初二。我们家又住得近，每天早晨去上学，要么是他等我，要么是我等他。我们都是呼呼地扒拉完一碗泥鳅似的蕃薯丝干，背着书包，形影不离地去上学。先是走过一条溪水哗哗的矸步，然后绕过抱岙村的一片梨花带雨的梨园沙洲（古诗般的意境，很值得回忆），再横过一渡溪水哗哗的矸步，一起到了抱岙中学，然后钻进各自的教室。

放学回来呢？只要是我们的课节一样多的，我们也必定是互相等候。放学的时候肚子饿得一塌糊涂了，要急着吃饭，我们就如《牧羊曲》里所唱的——“狗儿跳，羊儿跑”地一道回家……

他初二快读好的时候，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去学做裁缝了，他妈已给他找好了老师。

林德拜的老师不是我们村的鲍建兴，而是一个年龄与林德相差不大，他自己从温州学过来的、会做“新潮”服装的外村老师。这个老师我也认识，叫周益平，用现在的话说是“帅哥一枚”，人挺机灵，他爸是“双庙”运输社的工作同志，是管撑船老大的。林德跟周益平在附近各个村庄做“门头衫”学了三年。我从岩坦高中毕业的时候，林德也正好三年的学徒当满，学出师了。

出师一回来，林德就自贴布料，为我量身定做，设计了一条很“港式”的裤子。这条裤子紧腰、提裆、喇叭口，裤线笔挺，且贴着两个臀兜，特新潮。我穿起来，衬衫下摆往里一扎，皮带一系，自我感觉特别扎型。那时我才十七八岁，啧啧，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小年轻，瞅着，你说有多青春！

有我这条裤子一穿，村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咦，林德的手艺不错嘛！接着，他的“门头衫”生活也打开局面了。白天，他在别人家的门头，脖子上搭一条软塌塌的皮尺，在裁衣板前拿一个饼干似的“粉饼”画线、咔嚓咔嚓地剪裁，或者伏在缝纫机上叮咛叮咛地踩车缝纫。有时候呢，我看他右手的中指上套着一枚“顶针”，坐在那里



一针一线，一砑一引地锁扣眼……做的特细心、特静、特像个娘们！

晚上呢？他嘴里带鱼腥气腾腾地从主家吃了饭回来，就带上我到附近村庄去看电影，或者看戏。他手头有钱，不像我，学校刚出来，身上断分板。因此，电影票、戏票什么的，当然都由他出手了。当我穿着他做的裤子，跟着他，穿梭于戏台前的男男女女之间，觉得自己真是前所未有的青春和自信……

林德比我年长了几岁。他言语木讷，心地善良、纯洁得像个圣徒。他人缘非常的好。因此，他认识、结交了附近村庄的好多青年朋友。在那些看戏、看电影的“社交场合”，他把这些朋友也介绍给了我认识，让我打开了认识社会的第一扇窗口……

当他听到我要去当兵的消息后，他既为我高兴，同时又有一种依依不舍的失落感。就在我将要入伍的前几天，他失踪了一阵子。原来，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专门为我弄来了两包在当时十分稀罕的“凤凰牌”香烟。他知道我不吸烟，他说，你带上说不定有用。但让我后来一直后

悔不已的是，当时我就不懂把这两包好烟贿赂一下某位有用的首长，好让他对自己的前程有个关照，而我像个笨蛋似的，一支一支地分给了班里的老兵，让他们“打排箫”似的，打掉了……

在部队期间，我和林德互相通信，知道他在附近村庄做生活小有名气了，也忙得可以了。而且知道他与隔壁地方坑口村一个叫李爱珍的女青年谈上了恋爱，又结了婚了。我就想啊，他们是不是也在电影场，或者戏台前钻来钻去认识的呢？那时候，地方上年轻人盛行那种军单帽，林德里说也很想要一顶军帽。我就把自己刚发过来的一顶崭新军帽寄给了他，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戴过那顶帽子。

我部队回来后，他们夫妻俩还在我们村做裁缝红火过一段时间。后来做衣服穿的人渐渐地少了，大家都去市场买衣服穿了，林德的生活也就渐渐地淡了，一个地方的名裁缝也就这样走向冷落了。迫于生计，他们举家外出，到甘肃一带市场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方开裁缝铺子去了。此去经年啊，我与林德几乎已失去了联系。直到他在外面得了一种咳嗽的毛病，在兰州的几家大医院都看过了，都找不出原因，也治不好。于是他们举家回来，在本埠的一些大医院轮番地检查，轮番地治疗，也始终找不到病因，弄得那些大医院的大医生们好不尴尬，好没脾气啊！

后来，他的病怎么就好呢？这个事，我看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病好后的林德，基本上就在家赋闲了。我回老家，偶尔也横老朋友林德家去看一看，坐一坐，有话没话地聊上几句。但坦率地说，我们已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很难聊到一块去了。虽然他对我依然还是那么热情，依然发出圣徒般纯洁的呵呵微笑，但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已隔了一层了。

隔了一层什么呢？我不知道。■

从临安到徽州

Article- 谢健健 Xie Jianjian

月夜,在敬亭湖李白像前

——赠程士庆,为黄鳝血或黄山雪

秋夜的湖边是一条幽暗的小径,环绕它
我们的脚步因无目的而虚浮,甚至话语
也会被凉风打散,幻听出黄山雪落的响动。
渐渐地,我们聊到了诗人,聊到我们途经
又错过的李白像,月光就如水流泻过阴云,
不断地指引着分岔的来路:李白,时刻
都在向我们靠近,直至你真的来到他身前。

李白像需要一种仰观,就像它一直仰视着
夜空。现在,那些他写下的追月亮的诗,
每一首都如闪电一般,划过我们的脑海。
而我们此刻的肃默,或许是在倾听记忆中
最动人的那一句:度过了宣城里安适的晚年,
他依然是个为捞月而死的诗人,这个小时不识月
的孩子,永远在追求一颗最澄澈、明亮的星辰。

青山湖

——赠王文其

浮萍联结着浮萍,没留下空隙。
下船登陆的时刻,脚步正虚浮,
阳光洒落下细密的曝光阴影,
悬浮的蓝色桶在桥底晃动不安。

满目浮萍汇聚成抹茶色的森林,
像更靓丽的一抹青绿淹过
高大的落羽杉,草坪上生出乔木。
在梦幻之间,枝头掉落了我们。

绿头鸭游荡过的水面,旋即
复归于合拢的浮萍,像要填满
一个人难以穷尽的欲壑——
自然仍然葆有这雄伟的奇力。

在同一棵树下,我们合影留念,



又失散在不同流速的人群中；
我们如浮萍在这潮湿的人世，
时而相聚，又时而分离。

在昌化鸡血石博物馆

——致钱高潮

矿坑中有人取出鸡血色的玉石，
在日光灯下回忆温州学艺的往事：
每天，喂养心中幼小的美神，
呼吸着粉尘里故乡泣血的哀鸣，
少年的肖像渐风化如苦行僧。
玻璃窗下陈列的仿玺，仿佛
要证印一种高贵的生活——
五十年低垂专注的眼睑，他期冀
要将历史铭刻在石头上。

每一层展厅都藏着我们读过的名著

人物，那些石像比文字更鲜活，
历经千万次雕琢，选择成为他的一生：
水浒一百单八将形色已不相同，
三国群英传的次序流露他的喜恶，
即使出挑如黛玉，也隐没于金陵十二钗。
三十余方醒狮印章，镌刻成国礼……
走过的路已足够修建为一座博物馆，
而他走出馆门，和我们挥手道别。

过广德

——赠李庭武

一条蜿蜒的公路修建好以后，
浙皖边界就明晰于海拔的起伏：山
渐高如内陆的信用卡透支远海的寂寞，
驯马场空荡的跑道将我们吸引，
漫步在长广煤矿枯竭的矿井之上。

来自地心的引力曾经联结过两地，
界碑隐没于稻米与煤炭的互通有无：
和谐，这地面上难以维系的幻象，
随着山村流逝于城市的深渊，像锈蚀的
窰井盖，被新世纪的年轻人侧身跃过。

从地底的矿洞向上看，边界也
只是一块稍大的石头被赋予了意义：
地下影视基地开发时，矿洞会像电影的
导演，开机录制人们聚光灯的新年。 ▣

空性六谛（组诗）

Article- 徐 徐 Xu Xu

一、空性

巢中春燕，归来
春天已势不可当

雏鸟聒噪盛满一个夜的漆器
空已被消灭，却又开始
在另外的空间滋长

麦垄里麦穗低头，闲散的麦粒
默默灌满浆汁

我一直站在事物的对面
把不幸看成获得

用衰亡看待萌生
用必然丧失的预见去领受赠予

用未知和无常的无穷之重去尺度
去抹平，去谅解时间
对人类必然的掠夺

空就是
打碎一切好与坏
之后在碎片中再造全新的好
与坏

二、空名

一个蜂蜜玻璃罐子
它遽然变空
肉眼可见
清晰呈现一个从满
到空的过程



它一点一点被看不见的食器掬走
送进不同的口腔
被褒贬不一之后
始终还坚持自己是
蜂蜜罐子

不同舌头调动
所有味蕾
味甘，野马顷刻从颓败的人群
奔涌而出。嘶喊声
咽喉里举起烧红的烙焰
空罐子，空了的蜜罐子
被从窗口
狠狠掷下

而它拒不摔碎
以罐形坚守蜜义
味甘，味甘苦辛酸甜
百味皆从空出

——空
成为一种最阔大的满

三、空执

摊开双手
覆过来是肉粉色指甲
椭圆、狭长甲盖
手势凌空，不光让窗外构树
怀揣深奥预言
大地丰茂，却缄默于天空耽视
人之目力比纸更薄
我们却用其，捆绑万物

站台笛鸣，一双手微张姿态
是张狂还是卑微
内容相似
当树叶全部落光
果实被兀鹫和
狼厉山雀尖喙啄去
鲜红汁液成为一种
空的阐释

你的手，越想抓住什么
天空便示之以——无穷之远

四、空界

凌晨两点
娥江长满疤痕的堤岸
孤灯爬过
微光，涌在潮汛退却后
把“信义桥”上城市的房门
层层关紧，一个人被关进
俄罗斯套娃最内层的
寂静

我披衣起身
艰难，将自己从沉潜的月色中

剥离干净
被“他物”的需求模式固化
什么依然是
被诋赞的实像？像笋
举出丰硕的内心
像无数个我之间层叠
断裂、遮蔽、互相拘禁之后
带着罅隙的和解

所有低伏于一个幽闭空间
一切都开始，暗下来
无边际，正如
空——是灯火的基座
却也是，墓碑的质地

五、空相

院墙角，芭蕉曾被我
目光洗过多遍
它奋力结出果实
被西风翻阅
零下七度的南方
芭蕉叶在冷和暖的结界空舞
这种曼妙
是般若的显形
它投影在白墙，与光和幽暗
在一隅
铺开的绿色
是空——在月影中构筑
清奇骨骼
形成一种对空的误读

此山，在空中轻舞
他山，已错失了青苍

六、空途

鞋楦一被抽出
脚就坠入迷途

所有圆形都难有指向
日、月
以及人的黑色眸目

我开始
对一切难以辨认方向的
事物，都无动于衷

我的鞋子不是——
我钟爱他们
那样明晰而直白

朝向终点，并且知道必然要蹚过
泥、沙、石子
冰、霜雪、白刃与星火

当我们向时间交出虚焰般的肉身
灵魂的火总会
咬住羞赧的瑟索，扩张等价于熄毁

每一次身体的位移
都是生命征途的接近与完成
却也是一种

——面向空的撤离 

春天是一种说话的方式（组诗）

Article- 李晓春 Li Xiaochun

春天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立春之后，梁下的燕巢
已经呢喃有声

立春之后，节气的发轫
也不再轻言细语

大地回暖，梅花
开得极妍。之后，是桃花

风信子。之后，是苜蓿播种
竹笋磕破泥土

上了岁数的母亲
坐在藤椅上，打瞌睡

阳光下她的头发
有细雪消融的暖

这时节，春天正漫过江水，油菜花以
民谣的形式，占据村外的山冈

车慈岭的秋天

提及千祥
人们会先想到——
肉质细嫩，无膻味的羊肉
活血行气，止疼痛的元胡
编织草席、坐垫的席草
提及千祥
少不了古老气息的老街
它的步子很慢
似乎在等人们跟上来
如果说秋天
自然更少不了车慈岭上
乌桕红了
柿子红了
十里红枫，十里红

来雨时

麻鸭最是高兴
拍打着翼翅，在雨水里嘎嘎鸣叫

小孩子最勇敢
秃头冲进雨里，又从雨中逃回

少不了挨大人们叱责——
雨水是生水，淋了容易生病

祖父喜欢喝点，一窊小金生配酒
喝到未时，祖母也不去催

雨下久了
父亲会戴尖顶斗笠，提锄头出门

他担心过多的雨水
冲垮了地埂

梅子黄时雨
雨接着雨，下得最为长久

山塘，沟壑，水井明晃晃的
都装满了绿水

后院

母亲说，后院原先
是用小妹口粮田换来的一块凹地

父亲从南山拉来
垒墙脚的石头

从村西头的小土坡拉来
填低洼的泥土

母亲在后院
种梅，种桃，还移植了几根毛竹

毛竹繁衍子嗣能力强。后院很快
就成了一个竹林子

后院有一畦水池，不大
够几只麻鸭白天在水中扑腾

够夜晚养活天上
一轮明月

柿子

今天吃了两个柿子
都是非常熟的
放进嘴里
沙沙的甜
其中一个上面
有一个小洞
啄出它的
或许是一只白头短鹌
也可能是长尾巴的
蓝鹊。它们都是
长相美丽的鸟
它们吃柿子
然后回到秋天深处

糯米歌

桑梓村的风，吹来木樨花香
也送来糯米饭香

刚出笼的糯米饭是新米，
来自村外的稻田

糯米饭摊在地上，雪一样白
放酒曲要适量，且先碾碎

蹲在地上烧火的汉子，装米的汉子
可能都是爱酒之人

酒生成的日子，静得可以听见月光
把小爪子轻轻搭在窗棂

红曲酒，白酒酿，开缸尝酒的人
有一身灰白烟火气

晒谷场

十月的阳光照亮桑梓村
照亮晒谷场——
黄豆，稻谷，香榧。柿子
闪耀着黄金的光芒

十月的阳光也照着
竹椅上两个老人——
她膝盖托着竹筛挑选黄豆
他低着头晒太阳

二只白鹅，在溪边踱步
仿佛两团移动的雪块

挑黄豆的人有些累了，
她停下手中的活计，直了直青布的腰

低头的人浑然不觉，
继续沉入流水渐冷的梦境

临溪听水

什么都可以留下，清平桥上走来的人
天空中的飞鸟

阿姐沏的土茶。阿姨烤的艾草饼
阿婆煮的野生桃胶羹

姑且不论色香味
她们腰身上的蓝印花布围裙，好看得无以言说

青溪流水清澈
青溪流水响亮

不论晴雨，不论昼夜，不论是靠着
廊桥上的美人靠

还是深夜一觉醒来，青溪的流水潺潺不绝
好听得无以言说

难怪出了远门的，梦中听到青溪水响
就一刻不停，赶回家来

竹林多么阴翳，或雨水季

那年进山挖笋
走多远的路也不怕，爬多高的山也敢

那时候都还年轻
天下雨也不在乎

招待我们的老汉。七十有几
脸像一张老笋壳

他从陶罐里摸出几把腌过的九头芥
割几片腊肉，炖笋

他大头缸里舀出自酿的糯米酒。用竹筒盛
酒水里飘浮几粒红曲

下山的路弯弯曲曲
抱着笋，我们走得摇摇晃晃

同去的人里，一个去了杭州
一个去了广东

同城的也是多年不见。那个老汉
想必已经不在人世 ❷

共用大地的颜色

Article- 徐 铨 Xu Keng

写给诗人

没有漫长的浸泡，把生活伸进一些遥远的词汇
疯狂地经历，同庄严的情绪绝交
关爱疼痛、灼烧、眩晕和一棵树，
蹉过一切抽象的壮观美丽
或拿星子打碎湖水一成不变的镜子，
坠落、上升，无须死得其所。

邂逅

连接河网与晚霞的芦苇
冷漠的风中，伏向你的后背——
夜之眼被切割
我们将共用大地的颜色

水鸟

想做潮起霞落的一只水鸟，
主动衔起一粒粗盐的寂寞，

里头中和了过去、未来
二十三年透明的等待。
不再害怕大地、未完成的焦虑
晚霞将我烧得锃亮，
拾贝人看到，
我在捕捞新鲜的生活。

后童年楷模

沉默，欲望的佐料
掂量起个性的重量
轻盈但疲软，腼腆的孩子
端一口破碗、两个馒头
寻找体面的方式燃烧
童真的脂肪，化身几种面相
精美如化学。

猫和酒

一个奇怪的物种，人性在陌生人前脱得精光



其他人还往里面扔些怪喻。
有些古老正在溃败，而有人决心浪漫至死
既然文明毁掉了爱和艺术
就由酒精和猫把她们重新建造。

河中舞会

今天的太阳有雪的味道，呼吸的融化
和眼角的湿润。
出征！让我们流动的臂弯去波折金色的时间
为哑的船只裹上河流的旗袍共舞
你的舞伴是河絮、枫影、拿铁
我的舞伴是太阳果、麦浪、稻香
司仪是檐角，历史的小名
中场休息时，取一颗白桃啜饮。

2024

等待午夜 一个神秘的季节
金发女郎在我的梦中窃取了宝藏
故事中你的轮廓

从我内部一点点扯出
像星星隐入尘埃 坠入时光的列车
然后被丢在记忆拥挤的斑马线
人们在这拥抱、告别 如池底紧致的水
淹没在虚弱的赤诚里

蓝色短袍的诗人

过滤记忆的石头，两颗肾脏
挤出梦的形状
竟又出现你的影子
狂热的昨天，金色的闪电
那首用雨点杜撰
求爱的歌，浇熄了呻吟的柴火
上锁的思想，被机器吹跑
悬挂墙上的 红色小包
威廉斯的手推车。

遗忘：一对恋人的赌约

山岗的秘密停留在昨夜的陇畦
男人手握青涩的诗句，在她面前蘑菇般绽开
他的目光落在小麦上，小麦也变得忧郁
金色的光线中，锈蚀的心文上了尖锐的秋波
天空蒙着眼翳，嘲笑的河中流出嫉妒
暮色的狩猎告吹了！
冬季的火苗，快把记忆的金箔舔干吧
让天空的幽灵在大地回响
在汉子头脑里激荡。 ▣

握着一缕秋风

Article- 老狼 Lao Lang

在古代我是佩剑之士

在古代
笔墨课徒
画里龙蛇
清风拂动衣袖
流水如软玉
书页悸动
胸怀虽无大志
但我必佩着三尺之剑
这深藏的寒光
它熟悉忍耐、预感
一退再退
剑光如同消失的句子
没有人知道它的经历
压低了的声音如同哑巴
但我握住剑柄
如握着一缕秋风

秋风一年年吹着

秋风没有妇人之仁
一切删繁就简
放眼望去
江山悠悠长河远去
天地各有主宰
王侯之欢与布衣之乐
还有出现及还没出现的秘事
譬如：春宫、兽脊、床第、萧墙
还有一些秋蝉
声音也极为旷世高远

秋风一年一年吹着
它无声地吹去我们的头发
吹去了我们皮肤和骨头
秋风是上苍给予我们最后的哑语
那种无语你也无须明白

大风歌

大风藏于九渊、挥于八极
携昆仑与虚空
拔古木掷于星斗
掀巨浪于沧海
纵万马如奔雷
又托庄周之生死
寄周瑜之东风浩叹
扶摇三千里
浩浩乎
挟天子以令诸侯

风之大矣
但其势起于青蘋之末
若蚕丝之游离
若丽人之发丝
而谁的奔雷手
掀开灵魂的一块瓦片
君不见嵇康《广陵散》之弦断
君不见女侠秋瑾走向刑场的悲风
赤羽惊空
壮士横刀
风本无心、抱石有志
多少仁人志士化风而去
但见金声振玉、铿然有声

钱江源瀑布

在万丈的绝壁下
没有气定神闲
没有交易
没有虚妄之言
总而言之
统而言之
极简 果断

这喷薄的瀑布
哗地飞流而下
一道白影
如刀光
在我们头顶闪过
所谓古今
不过这样地一挥

大师退场

这世界的繁华和烟火闪烁、如同子弹飞
到处有露膀子的、露胸、露大腿的
以及抢山头的、抢 C 位的
没有悬而不决的疑义
人人拍板自封大师
相互呼应如同古时“渔樵问答”、自是一番快意
而生产大师的流水线日夜不停
所有的吃瓜大众都是这时代幸运的见证者
但大师的各种表演、杂耍增加了我心中的不怀好意

我们对大师仰视惯了、颈椎不免僵硬
假如我们的境界：
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角度去俯视
如秃鹫五千米的高度
苍鹰一万米的高度
那些看似高大的东西顿时缩小如沙粒
一浪水波冲刷后、形神俱灭 ☒